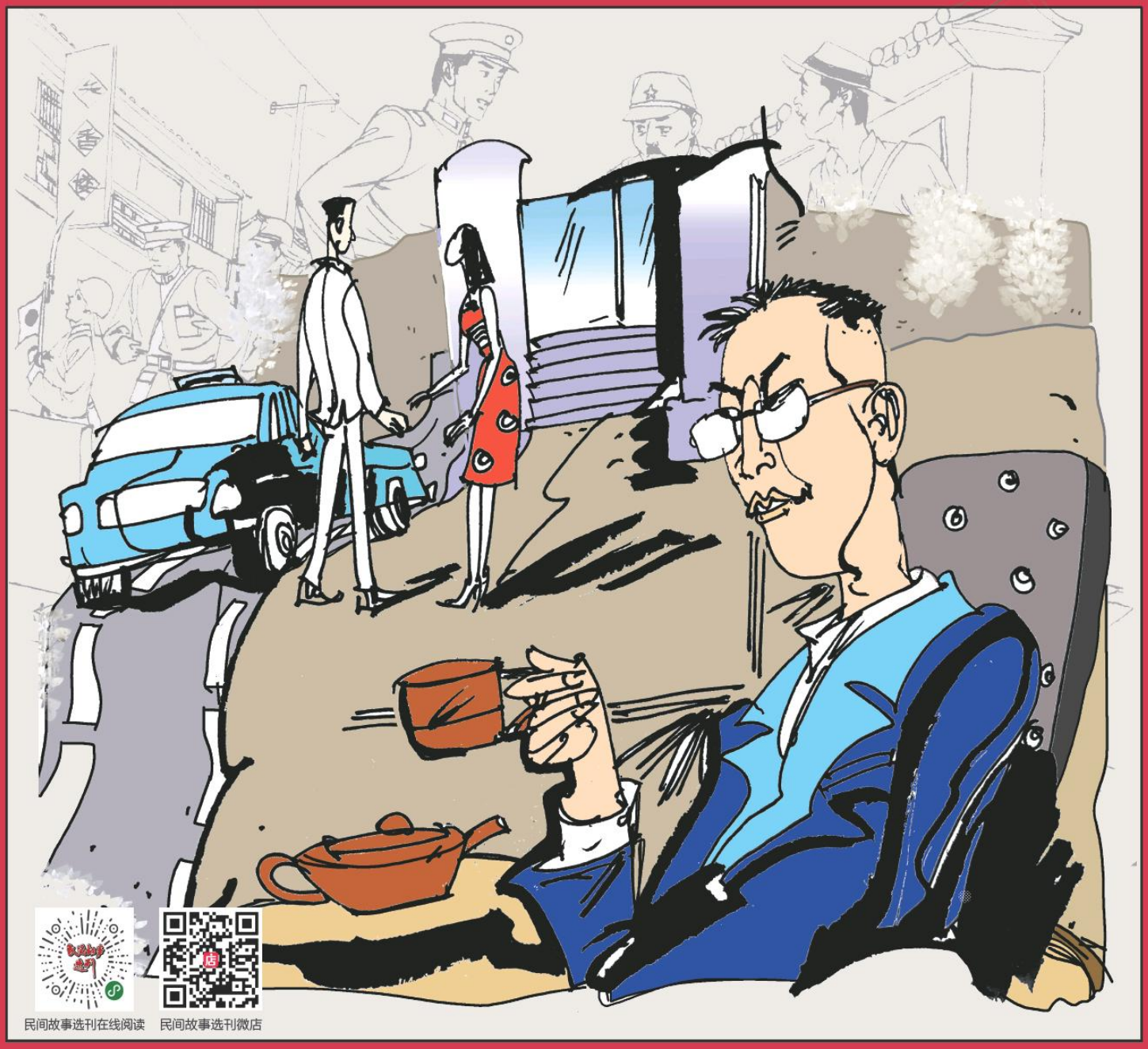
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元

造梦师
水晶念珠
你家才是贫困户

2020.10
【上半月】
总第566期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林国斌作品选



林国斌简介

林国斌，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师从中国美协理事、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河北省美协主席祁海峰，现就职于河北省文联。

作品曾入展全国第十二届美展河北省美术作品展览、京津冀百名艺术家“到人民中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河北省美术展等，作品多次发表于国内专业美术刊物。





林国斌美术作品

穷追不舍

◇文／木木　图／段明



一天，阿本去应征铁道员的职位。

面试的时候，考官问他：“如果你发现有两列火车正在同一条铁道上面对面地开过来，你应该怎么处理？”

阿本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冲到值班亭里，打开自动扳道器，避免事故的发生。”

考官问：“如果扳道器失灵了，怎么办？”

阿本说：“那我马上跑出去，用手动扳道器改变轨道。”

考官问：“如果手动扳道器刚好被雷电打坏了，怎么办？”

阿本说：“那我再跑出去，打电话给下一个值班亭，让他们打开那儿的扳道器。”

考官继续追问：“要是电话发生故障，打不出去呢？”

阿本说：“那我再跑出去，到路对面打公用的应急电话。”

考官不依不饶：“要是公用电话也被小混混砸坏了呢？”

阿本挠挠头皮：“那……我就跑回村里叫我二叔来。”

这时轮到考官愣住了，问：“你二叔是干什么的？叫他来有什么用？”

阿本说：“我二叔当了一辈子农民，还没有见过两列火车碰鼻子哩，我叫他来开开眼！”

选自《特别文摘》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10（上）【总第566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穷追不舍　木木　1

惊险故事

气球历险记　卢金聪　4
迷途　漆雕醒　7
正义在我胸　庞栋　10
告别穷游　刘赟　13



拍案惊奇

挖不得的地道　焱燚　17
竹剑锄奸　黄平　20
鱼香话退秋　夏刚　24
官宴　青霉素　26

世说新语

画鸭　高军　28
你家才是贫困户　赵志广　30
奇赌　王永刚　32
一道名菜　郁林兴　34
玉腰带　华闲莺　38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祝您愉快　孔燕　42

处心积虑的意外　[日]夏树静子　45

开心岛

天生贵族　周海亮　48

酒鬼　好森　49

仗义女司机　王小柔　50

异度空间

造梦师　闲云归路　52

水晶念珠　[日]东野圭吾　57

逃跑的眼睛　赵梓童　60

时光倒流　宗原　62



古今异事

鹿大夫　雷文　63

索宝　冀满田　64

狐狸报恩　金颂军　66

怪丐　阮嘉明　68



侠客传

招安的蚊子　龙飞天　72

错情　李军文　76

捕快铁鹰　石上流　78

故事段子

谁也救不了你　赵盛基　6

三泡茶　陈思呈　29

男人和鸵鸟　邓笛　51

送行　王伟　61

半世等儿抓药归　小余　75

又见无名岛　王坚忍　80

八戒笑坛

干吗去　等　40



气球历险记

◇文/卢金聪 图/段明

朱家沟盛产松子，每年松子成熟后，当地村民便纷纷出来采摘。他们采松子的方式很特别，不是爬到树上摘，而是坐着氢气球采。这种氢气球高达数米，下方连着一个篮筐，人就站在筐内，当气球升到树的高度，筐里的人只需伸伸手便可将树上的松子果采下来。当然，为了不让气球飘走，还要有人在地上用绳子拉住气球。等一棵树上的松子采光，地上的人再把气球牵到另一棵树旁。

小勇是个初中生，他的父亲朱城就是这样一个采松子的工人，看着父亲每天坐着气球采松子，小勇心里直痒痒，他也想上气球体验一下，可父亲总以危险为由不让他上去。

一天中午，小勇又在饭桌上求父亲带他上气球，父亲又拒绝了。小勇气呼呼地说："不带我上算了，哪天我自己悄悄上去。"

一听这话，父亲立马变了脸，还给了小勇一个耳刮子："你要敢趁我不注意偷偷上气球，看我怎么收拾你！"

虽说挨了耳刮子，小勇心里还是不服气。这个年纪的孩子大多都有逆反心理，小勇暗暗决定，一定要上一次气球！

星期天，小勇叫上表弟阿坤，问他："你想不想坐一次气球？"

阿坤犹豫地说："想，可大人不让坐，说是危险。"

"哪有什么危险！大人天天坐也没出事，他们就是怕我们把气球弄坏了。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有什么事我担着。"

听小勇这么说，阿坤同意了。于是两人来到松林，小勇带着阿坤找到父亲工作的地方，当时正值中午，父亲和其他工人都吃饭去了，父亲的气球被几根绳子绑在一棵树上。因为气球的篮筐不大，一次只能上一个人，他俩决定轮流玩，小勇先上，阿坤负责在下面守着。

上这种气球有讲究，小勇先穿上了父亲的脚扎子，然后利用脚扎子沿着绑气球的那

棵松树往上爬，等爬到可以够到气球篮筐的高度，再从树上一下子跨进篮筐里。

初次登上气球，小勇兴奋不已，玩了好一会儿还觉得不过瘾，于是他对阿坤喊道："老在一个地方待着太没意思了，你把绑在树上的绳子解了，拉我去附近转转。"

阿坤应了一声，便把绑在树上的绳子一一解开，然而当他解开最后一根绳子时，没了束缚的气球猛地向空中蹿去！这种气球一个成年人都不一定拽得住，更别提一个小孩子了。阿坤紧紧地拉着绳子，双脚都快离地了，他急得大喊："哥，你快下来，我抓不住了！"喊完，他就不得不松了手。

上面的小勇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气球带上了天，等反应过来时，他已经在百多米的高空了。小勇急得快哭了，他用尽全力把身体的重心往下压，想把气球压下去，可气球就像一只脱笼的鸟，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越升越高了。

与此同时，下面其他采松子的工人也发现了这只飞上天的气球，纷纷聚拢过来。闻讯赶来的还有小勇的父亲朱城，当他从阿坤口中得知小勇在气球上时，都快崩溃了。有人通知了驻守在林区的消防队，等他们火速赶到现场，也傻了眼——气球已经飞到了近六百米的高度，这可怎么救？

这时，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人说，让气球下落的方法只有两个：一是这种气球都有应急降落装置，只是操作起来比较复杂，需要经过培训才能知道如何操作，可小勇什么都不懂，因此这个方法行不通；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想办法在气球上划一条细缝，这样气球并不会爆炸，通过这个细缝能达到放气的效果，从而一点点降下来。众人一听，都觉得这种方法比较可行，可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个自救的方法告诉小勇呢？有人拿喇叭对着天上大喊，可这种高度喊得再大声也传不到小勇耳朵里；有人提议叫一架直升机过来，但从最近的市里调直升机过来最快也得两小时，而这种气球最多坚持半小时就会爆炸。大伙陷入了焦虑之中……

就在这时，那个工人问朱城："气球上有没有配对讲机？"

这句话瞬间提醒了朱城，他一拍脑门说："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说完，他从腰间取出一个黑色的对讲机。大多数采松子的工人都选择在气球上用对讲机与地面的人沟通，这样就不用扯着嗓子对下面喊了。由于一时紧张，朱城居然把这么重要的茬儿给忘了。

事不宜迟，朱城赶紧打开对讲机，可他喊了半天却没有回应。他这才发现，这种对讲机是比较老旧的型号，最远通信距离不过四百来米，小勇却身处近六百米的高空，这怎么能联系上呢？

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又再次化为了幻影，朱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其他人也是急得团团转。

过了一会儿，人们发现朱城不见了！有人喊了一句："糟了，该不会是一时想不开寻短见了吧？"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恐慌，众人赶紧四下寻找。很快，有人发现朱城爬上了不远处的另一只气球，他正在割气球绑在树上的绳子。还没等大家跑过去，绳子就断了，气球载着朱城径直向空中升去……

这朱城到底想干啥？原来，他想，对讲机的通信距离只有四百来米，如果自己也被气球带上天，不就缩短了与儿子的通信距离了吗？于是他赶紧爬上了气球。

再说天上的小勇，孤身一人身处高空，正抱膝蹲在篮筐里哭呢，忽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这声音起初还很嘈杂，随后越来越清晰，顺着声音他发现了一旁的对讲机。等他拿起对讲机，只听里面传来父亲的声音："小勇，能听到吗？是我，是爸爸呀！"

"爸爸！"小勇激动地大叫起来，幸好父亲曾教他如何使用对讲机，他按下通话键，对着那头喊道："爸，你在哪儿？快来救我！"

父亲的声音再次传来："小勇，你往下

看就能看到我了。”

小勇把头伸出去，看见空中飘着另一只气球，气球下方有一个人拼命地挥着手……小勇边哭边向对讲机喊道：“爸，我好怕……”

对讲机那头传来父亲令人心安的声音：“乖儿子，别怕，你不是一直怨我没带你上过气球吗？今天咱就当上天过把瘾了。你找一下，爬树用的脚扎子还在身边吗？”小勇看了看，说：“在。”父亲又说：“现在你拿着脚扎子往气球上划一下，别划太狠，一道细缝就行。”

小勇举起脚扎子，迟迟不敢动手：“我不敢，我怕气球炸了。”

“没事，你看我。”父亲示意小勇往他这边看，小勇看见父亲举着脚扎子对着气球划了一下，气球果然没有爆炸，这给小勇增添了信心，他咬着牙用脚扎子在气球上划了一条细缝，里面的气体顿时顺着那条缝往外“呼呼”直涌，小勇忙将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可父亲已经飘远了，他们之间失去了联系。

说时迟那时快，小勇发现下面的树林变得越来越清楚，他明白自己在下降。气球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当气球降到与树顶差不多的高度时，小勇瞅准机会跃到一棵松树上，他紧紧抱着树干，大声呼救。

一个小时后，搜救人员将小勇救下，送往当地的医院。小勇很幸运，除了脸和手划破了点皮并无大碍。在医院里，小勇见到了许多人，唯独没见到父亲，他着急地问：“我爸呢？他在哪儿？”

一个工人说：“你爸下来的时候摔在了一块岩石上，多处挫伤，一条腿骨折，刚做完手术。”

小勇听了，哭喊着要去病房看父亲。一见到父亲，小勇就哭着说：“爸，对不起，都怪我……”

见儿子安然无恙，朱城也是眼泪横流，他一把搂过小勇，说：“没关系，你没事就好……”

那一刻，小勇第一次明白了父亲的伟大和艰辛……

选自《故事会》

谁也救不了你

◇文／赵盛基



两个冒牌魔术师在街头行骗，被判死罪，五花大绑地押送到地狱门口。

他们不服，向上帝申诉。上帝给了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他们能在一分钟之内解掉绳索逃脱，死罪可免，否则必死无疑。

刽子手开启了打开地狱之门的倒计时开关，二人开始紧张地解脱身上的绳索。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死神一步一步地逼近，二人不敢懈怠，一刻不停地解绳。

还剩最后一秒钟，一人成功逃脱，另一人还剩一个绳扣。他绝望了，因极度恐惧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饶道：“上帝呀，救救我……”话没说完，地狱之门已经打开，他被毫不留情地推了进去。

西行路上，他遇到了时间老人，埋怨道：“你怎么不走慢点？”时间老人回答：“我对谁都一样，是最公平的。”

他又埋怨上帝：“我都向你求情了，你怎么也不救我？”上帝道：“最后关头，你本来还有机会解脱，可你放弃了最后的机会来祈求于我。你自己都不救自己，谁还能救得了你呢？”

选自《特别关注》

迷途

◇文/漆雕醒 图/段明



上课铃响了，班主任陈同带着两个警察走进了教室，依次向同学们询问刘莎莎的情况，她失联已经超过15个小时了。

李苏只觉全身发软，陈同带着一个警察径直走向她，介绍说：“她在班里跟刘莎莎关系最好。”

李苏告诉警察，她最后一次见到刘莎莎是在前一天放学时，她打算先做完作业再离开学校，刘莎莎也说有事，便没有等她，她也不知道刘莎莎回家前去了哪里。

刘莎莎失踪的消息在全校炸开了锅，有人猜测是绑架，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漂亮惹的祸。15岁的刘莎莎是班花，身材高挑，五官出众，除了本校的男生，还常有不少外校的男生专门为了“一饱眼福”到学校来“蹲守”。还有一种可能便是刘莎莎遇上了人贩子，最近报道中有不少女孩子失联。大家越分析越觉得刘莎莎凶多吉少，放学的时候，校门口挤满了得到消息的家长，大家都一脸紧张，生怕下一个出事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李苏独自一人回家，隔壁班的几个女生把她堵在一条小巷里，为首的叫林霞，她点燃一根香烟，流里流气地把烟喷到李苏的脸上：“我警告你，你只要敢乱说一个字，我就废了你！”她把烟头逼近李苏的左眼，李苏刚要尖叫，就被另一个女孩用手捂住了嘴，巷子很深，没有人发现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

本来还不确定的事现在完全证实了，她们一定与刘莎莎的失踪有关，李苏狠狠地咬着自己的舌头。

就在两天前，也是林霞带着一伙人用同样的手法逼问她刘莎莎的情况。她实在怕得要命，便告知了对方第二天放学后刘莎莎要去浆洗街买东西。

李苏没敢把这事告诉任何人——林霞个性霸道，她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就一个爷爷，成天打麻将，

完全不管她。同学间疯传林霞有一个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的“干哥哥”，就连校长也不敢得罪她，所以就算她屡犯校规，最多也只是被警告而不是被开除。

这也是李苏为什么对警察说谎的原因，一旦说出真相，她就成了一个背叛者，背叛了友情，除了承受鄙视的目光之外，还会遭到林霞等人的报复。

在警察来之前，她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她的出卖行为并没有给刘莎莎带来太多的麻烦，但她没有想到刘莎莎会失踪——林霞对刘莎莎到底做了什么？李苏的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几个女生将一具尸体埋进一个土坑。

李苏捂住自己的眼睛，但是却捂不住那个画面，她看见刘莎莎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一双已经没有了光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李苏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发现父亲又喝醉了，倒在沙发上鼾声如雷。菜也没有买，米桶里也空了，李苏摸了摸自己的衣袋，只有十块钱，她必须在父亲醒来之前做好晚餐，不然等待她的就是一顿暴打。自从母亲离开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在这个家庭里找到过任何温暖。

“谁都没有办法轻松地生活，我们只能自己坚强。”这是刘莎莎安慰李苏的话，在李苏房间的窗台上还放着刘莎莎送给她的仙人球，它们正在刺着李苏的心。

报警吧！一个声音在李苏的脑子里大喊着，也许一切还来得及。李苏坐起来，用一支发簪草草将披散下来的头发盘起来。父亲还没有醒，她掏出他的手机，但是没电了，她把屋子里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充电器。李苏冲下楼，最近的派出所离这里大约一小时的路程。

李苏疾跑起来，这样让她感觉安全些。

“李苏！”林霞带着几个女孩追上来，堵住了李苏的去路。

“你去哪儿？”

李苏喘着气：“我、我作业本忘学校了，我回去拿。”

林霞冷笑：“哄谁呢！学校是这个方向吗？”

“跟她废什么话！赶紧的。”

让李苏大吃一惊的是，两个陌生的男子竟然也出现在了这群女生之中，其中一个眉毛上有道刀疤，几乎就是在“赶紧的”这三个字之后，李苏便感到自己的头上一阵剧痛，像是被一件钝器狠击了一下，接下来意识就不太清楚了。她本能地喊了一声“救命”，但那声音实在太虚弱，立刻就被女孩子们的唱歌声和笑闹声给掩盖了。

“去哪儿玩啊！”

李苏迷迷糊糊感觉到有人背起了她，她很确定没有人会来救她，因为没有人会起疑心。

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空房的地板上，手脚都被绑着，房间里没有灯，借着月光，依稀可以判断出这房子里没有家具，没有装修，连门窗都没安装好，估计是哪座在建的楼盘或是烂尾楼。

“李苏，你醒了就太好了。”

李苏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就在离她四五米的黑暗里，那是刘莎莎的声音。奇怪的是，林霞和那些女孩子都不见了踪影，那两个男子也不在房间里。

刘莎莎没有死！李苏的心里感到一阵狂喜，她睁大眼睛，依稀可以看到刘莎莎的身体，手脚也都被绑着。

“你怎么样？”

刘莎莎大哭了起来：“我手断了。”李苏咬着牙，挣扎了几下，发现手上的绳子绑得并不太紧，而她的指头也可以接触到绳结。

“他们人呢？”李苏一面尝试解绳结，一面问，“这是哪儿？”

“他们去吃饭了。我不知道这是哪儿。”刘莎莎哭泣着，“你怎么也被抓来了？”

李苏没脸回答这个问题，刘莎莎却认为她是被吓着了：“他们打你了吗？”

李苏近乎自虐地用指甲抠着绳结，指甲断了一片，疼得钻心，但绳结如愿以偿地解开了，李苏麻利地用挣脱出来的手解开了脚上的绳

子，接着便扑到刘莎莎的旁边，把她的腿也解开了。

“咱们得赶紧跑！”

话音未落，便听到有脚步声朝这边走来，李苏惊慌地把刘莎莎身上的绳子又缠了回去，跑回原地，把绳子松松地套在手脚上做了个样子，躺下来继续装晕。

进来的两个男子正是李苏之前在街上见到的，林霞并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其中一人用手电筒扫了扫李苏，便提着一份盒饭走向刘莎莎。

“喂，想清楚没有，只要你点个头，我们立刻送你去看医生，要是再晚了，伤口感染了，可就要截肢了，你这么漂亮，不想落个残疾吧？”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可以让我爸爸给你们钱。”

“就你家那点钱，够塞牙缝吗？”眉毛上有刀疤的男子冷笑着，“老子不稀罕。你只要乖乖听话，以后有的是好日子过！”

男子将几张纸递给刘莎莎：“来，写封信，就说你是自己要走的，不想读书了，现在已经在湖南了，叫他们别找你。”

刘莎莎摇着头：“我手断了，写不了。”那人便一脚踢在刘莎莎的肚子上：“你断的是左手，又不是右手！”刘莎莎抽泣道：“我是左撇子！右手不会写！”

“别跟我要花样，老子没那么好的耐心！”男子走到李苏躺着的地方，使劲儿给了她几个耳光，李苏没办法再装，只得睁开眼。

“说，她是不是左撇子？”

李苏看了刘莎莎一眼：“是！”

“你们俩使什么眼色？敢在老子跟前耍鬼！”刀疤眉用脚踩着李苏的手，同时拿出了匕首，“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她是不是左撇子？”李苏痛得眼泪直流：“她真的是左撇子！求求你，不要伤害我！”

那人蹲下来，用刀抵在李苏的脖子上，眼睛却望着刘莎莎：“你朋友这条命就看你的了，你要不是左撇子，我就不动手。”

刘莎莎吓得大叫：“不要，不要！我写，我写。”

男子狞笑着给了李苏几个耳光：“小屁孩，跟老子玩！”

他们将刘莎莎手上的绳子解开，并没有发现她脚上的绳子已经有了异样。等到刘莎莎把信写完，刀疤眉便将信交给另一个男子：“赶紧送出去。”

刘莎莎绝望地哭着，刀疤眉得意地吹了一声口哨，对刘莎莎说：“你把人家当朋友，人家可没把你当朋友。你知不知道，你在哪儿这件事是谁告诉我们的？”

刘莎莎不相信地望向李苏，李苏羞愧地避开她的眼神，把脸埋在地上。李苏真希望自己已经死了，也许只有死了才能得到原谅。

刀疤眉对自己弄出来的气氛很满意：“这世界上啊，谁都靠不住。”他拉开啤酒罐，开始喝酒。

酒精的味道像强烈的催化剂，李苏只觉得浑身发热，那是被羞愧与愤怒烘烤的结果，她拔下自己头上的簪子，疯狂地扑到刀疤眉的身上，将簪子刺进了他的手臂。

簪子是金属的，刀疤眉的手臂被刺出了血，痛得直咧嘴，他朝李苏身上踢了一脚，李苏却使劲儿抱住了他的腿，同时朝着刘莎莎大喊：“你还愣着干什么？跑啊！跑啊！”

刘莎莎犹豫了一下，踢掉脚上的绳子，便往外冲。

刀疤眉急了，为了摆脱李苏，他不停地用拳头砸着李苏的背。李苏忍着痛，拿起簪子，使劲儿往刀疤眉的脚上扎下去，这一次刺得很深，刀疤眉的脚背冒出了血，他狂怒地用另一只脚踢在李苏的头上，李苏这才放开手，晕了过去。

李苏是在一股强烈的酒味中醒来的，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身上受过伤的地方已经被包扎过了，头顶悬挂着一个输液瓶，而父亲正趴在病床边呼呼大睡，酒味就是从她父亲的身上发出来的。

警察告诉李苏，是刘莎莎带着他们回到了那个曾经关押她俩的地方——那

是位于城郊山里的度假山庄，去年因为房地产公司破产而烂尾，刀疤眉即是林霞的“干哥哥”，五毒俱全的恶棍，之前已经绑架了两个女孩子偷渡到国外，刘莎莎因为反抗时摔断了胳膊，加上其父及时报警，所以他一时没有办法将刘莎莎带出城，幸亏李苏为刘莎莎的逃跑争取了时间，使得刘莎莎能成功逃离虎口。遗憾的是，刀疤眉还没有被抓到，估计已经逃往外省了。

直到李苏出院，刘莎莎也没来看过她，而是办了转学手续。刘莎莎离开的那一天黄昏，李苏在街上看见了她，刘莎莎也看见了她，但没有跟李苏说话，只是默默地与李苏对视了一眼，便坐进了她父亲的车里。

李苏在学校外的冷饮店里呆坐了很久，她不知道刘莎莎有没有原谅她，但至少刘莎莎没有将她出卖自己的事告诉警察之外的人，而林霞及其同伙也出于种种原因对此缄口不言，因此李苏现在还能暂时在学校过着平静的生活，并没有跌入她预料的那个地狱，但她知道，那样的伤害可能会影响刘莎莎的一生。

她并没有指望自己的赎罪能够换取原谅，这或许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她的人生会有瑕疵，但不会成为一个吞噬她的黑洞，她很庆幸那天晚上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李苏站起身来，走出冷饮店，没走几步便被一个男子给拦住了，李苏尖叫起来，他正是被通缉的刀疤眉！

“欠了老子的，都得给老子还回来！”

刀疤眉的刀还没来得及举起来，就被一个拳头给砸到了地上，李苏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的父亲疯狂地将刀疤眉揍倒在地上，对方捂着鲜血直流的口鼻一直惨叫到警察赶来。很明显，李苏的父亲一直默默地跟在女儿身后。

录完口供，夜已经深了。

李苏父女俩一前一后地走在路上，在李苏的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和父亲同路。李苏紧紧挽住了父亲的胳膊，父亲有些不太习惯地忸怩了一下，李苏将他挽得更紧了，他便不再挣扎，算是默许了。

李苏知道，这次，她又做对了一件事。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老田是个普通的庄稼汉，农闲时间就会去工地上做些瓦工活儿。今年老田压力有点大，儿子交了女朋友，还要买房，老田为了多挣点钱，便拿着行李坐车去了省城。

老田听同乡说，大桥附近有个市场，农民工都在那里等活儿。老田就也去了那里，先租好房，然后他写了一块“专业瓦工”的牌子拿着就去揽活儿了。谁知，当他与雇主交谈时，雇主总会问他一句登记了没。

老田挺纳闷，问：“登什么记？”话问出后，雇主却不太愿意回答，然后便雇用了别的民工。

正在疑惑之际，一个戴墨镜的人带着两个跟班向这边来了。老田以为他是雇主，便问：“老板，你要找工人吗？我干了好多年瓦工，手艺好，价格公道。”眼镜男没搭话，跟班却走过来说：“你是新来的吧？是在这里长干还是打短工？”

老田说：“如果有活儿干，我打算长期干。”

“那行，以后我们辉哥会罩着你。”跟班拿出一个小本子，“凡是在这个市场的民工和商贩都要交保护费，一个月500块，交了钱我就给你登记好，这样才能接到活儿。”

老田听后吃了一惊，惊问：“在这儿接活儿要交保护费？”

“对，必须要交，否则任何人也不会找你干活儿。”跟班不容置疑地说。

老田这时忽然想起雇主都问他登记了没，看来所谓的登记就

正义在我胸

◇文／庞栋　图／戴清胜





是交保护费。老田说，他来省城就带了一千多块钱，已经交了几百块的房租，如果再交钱，他就没钱吃饭了，更何况自己不惹是生非，完全不需要任何人保护。

戴墨镜的辉哥听后很不满，吐出嘴里的口香糖，说：“不需要保护也得交钱！”

老田轴劲儿上来了，质问道：“凭什么？保护费是哪家的法律？”

“呦，还是头倔驴，居然跟我谈凭什么！”辉哥笑道，“你可能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告诉你吧，刚才没人找你干活儿就是因为你没交保护费，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谁要是敢雇用不交保护费的人做工，我肯定不饶他，所以没人敢不按规矩来做事！”

这种收保护费的行径与黑社会有何差异？老田最恨这种欺负人的黑恶势力，便坚持不掏钱。谁知，辉哥生气了，只见他使了个眼色，那俩狗腿子脱下皮鞋就“啪啪”打到老田的脸上，打的劲儿挺大，老田的脸上顿时一片红肿。

老田也有脾气和尊严，他抹了一把鼻血，问他们为什么打人？辉哥说：“不遵从规矩就该打！”说了这话，那俩狗腿子又动手，老田怒了，抄起随身的瓦刀就疯狂地挥舞起来。两个狗腿子虽然躲闪却也被瓦刀打中，闹了个头破血流。辉哥没想到老田反抗如此激烈，他骂了声：“老家伙，你等着！”便拉着跟班跑了。

一个好心的大姐看见这一幕很揪心，跑过来说：“大兄弟，这帮人不好惹，如今你打了他们，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赶紧回老家躲躲吧。”

老田气愤地说：“我才不怕他们，现在是法治社会，我就不信他们敢乱来。”老田问大姐，这帮人是干什么的？

大姐说辉哥名叫梁辉，据说他的舅舅是省城的大老板，有钱有势，他依靠舅舅的势力成了地头蛇，敲诈勒索打人，无恶不作，因为他手下有打手，无人敢惹。

当天夜里，老田正在熟睡，几个文身的人窜进他的出租房，将他按在床上暴打了一顿。老田被打得不轻，快天明才苏醒过来。老田气愤不已，决定到派出所报案。

岂料，民警把梁辉等人叫去之后，他们拒不承认夜里行凶和收保护费，还反咬一口说老田曾因为发生口角打破了两个兄弟的头，让他赔医药费。民警问老田有没有梁辉收保护费的证据？老田说当时有其他农民工在场。可当找来了民工，他们却都说没有收保护费这桩事。

老田一听蒙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梁辉等人录完口供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派出所。

老田心有不甘，回去后问那几个民工为什么撒谎，不据实回答？

民工们担心地说："老哥呀，不是我们不帮你，梁辉心狠手辣，以前有报案的也有上访的，据说被他背地里给弄残了，我们如果实话实说，怕被报复呀！"听到这些，老田沉默了，可是他心里仍旧坚信，正义或许会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

傍晚，老田在房间喝着闷酒，想着白天发生的事儿，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问道："你是老田吧？"

老田看了看眼前的男人，他虽然穿着朴素，却很有精气神儿，便回答："是啊，你是哪位？"

男人自我介绍说，他也是来这里打工的，叫老赵，他听说老田因为不交保护费被人打了，特地过来看看，了解了解，并说想帮老田讨回公道。

老田说："兄弟啊，我是非常想让梁辉这伙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可你一个打工的能有什么办法？你还是少打听，我可不想连累你。"

老赵却说没事，不会受连累的，接着两人聊起了梁辉收保护费以及打人的事情，最后老赵对老田耳语起来。听完老赵的话，老田问："这样能行吗？别被他们发现呀！"

"相信我，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不会有问题！"

看到老赵如此坚定，老田说："你都这么勇敢，我还怕什么，大不了再被他们打一顿！"

第二天，老赵来找老田了，按照昨晚说好的，老田举着"专业瓦工"的牌子大摇大摆地出去找活儿，他则悄悄跟在一旁。不一会儿，就有雇主来跟老田问价格，两人正聊着，梁辉等人突然来了。他们气势汹汹地把雇主赶走后，便对老田嚣张地说："老家伙你真行啊，居然不怕死，还敢在我们地盘晃悠？"

老田反问道："这地盘是属于老百姓的，可不单单是你们的，我凭什么不能来接活儿，你们还要收保护费不成？"

梁辉冲着老田吐了一口唾沫，说："没那么简单，以前管你要500块保护费你不交，现在少了5000块免谈。另外我的两个兄弟被你打了头，10000块的医药费你得拿，否则让你老命不保。"

老田说："收保护费是违法的，想让我交钱，没门！"

梁辉冷笑一声，说道："兄弟们，给我上！"话音一落，他的六七个跟班便挥舞着手里的钢管向老田打来。这时，老赵快步跑上前来，一个绊马腿就将梁辉制服在地，接着，从腰间掏出一副手铐，"咔嚓"一声就把他铐了起来。

这时，等待多时的便衣警察也都行动了，不等那些跟班缓过神来，他们一齐上来，将坏人都抓了起来。

梁辉没有料到会有今天，吃惊地喊道："你们是谁？"

老赵掏出一本证件在梁辉眼前晃了晃，说："我是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组的副组长赵宏都，我们接到报案说你们在这里为非作歹，收取保护费还敲诈勒索打人，迫于你们的淫威没人敢作证，可今天你们的违法行为都被录了下来。"接着老赵指了指衣兜处的隐形摄像头。

老田既惊又喜，没想到老赵竟然是警察。赵宏都说："农民工兄弟们，梁辉等人的罪行，需要大家的指证，谁受过欺负，就站出来吧！大家不要惧怕，人间自有正义，我们必会扫除一切黑恶，还大家一个风清气朗的世界！"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20.6上

告别穷游

◇文／刘赟　图／戴清胜



惊　奇

季筱珉大四的时候，舍友关乐乐拉着她去了西藏，两人浑身上下加起来，除了来回程车票，只带了2000元。用关乐乐的话说，现在流行穷游，毕业前疯狂一次，特别有纪念意义。

季筱珉是个乖乖女，几次出门旅游都是和父母一起，真心不知道物价。她坐上火车的时候，还在幻想着高原雪山、布达拉宫，然而，等到了地方，却发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她跟当地人打听了一下，光几处著名景点的门票加起来就要好几百。而且当地地广人稀，村镇与村镇之间相隔很远，交通亦不方便，常常要在路边站两个小时，才能搭上顺风车。

高原风急，季筱珉有些受不住，晚上跟关乐乐商量："要不咱们花钱打车吧？"

关乐乐趴在床上计算开支，头也不抬地嗤笑："大小姐，你算过村镇间的距离吗？你知道打车要花多少钱吗？"

季筱珉瞠目结舌，看着六人间的青年旅社，郁闷道："这旅社条件也太差了。六人间，上下铺，还不如咱宿舍呢！"

"认了吧！"关乐乐翻了个身，掰着手指跟她算，"进藏不易，所以咱们尽量把有名的景点逛全了。这样的话，要玩大约10天，平均每天只能花200元，还要支付门票费用。所以啰，吃住行方面，能省就省。要不就不叫穷游啦！"

季筱珉瞠目结舌，才意识到自己太天真。2000元乍一看不少，其实在景区根本

不经花。

她们第二天路过一处卖牦牛肉干的地方，几百种口味，免费试吃。季筱珉没打算买多少，不好意思一直吃，但关乐乐却一路品尝过去，吃得小肚撑撑，最后一包都没买。看见季筱珉手里的包装袋，她“扑哧”笑开了：“筱珉，你可真有钱！这一包得多少钱啊？你要是喜欢吃，咱多待会儿就是，吃个够！”

季筱珉对她的思维方式很不能理解，但是想想那几百种口味一一尝下来确实挺撑人，也就没反对关乐乐的贪吃，只是解释道：“这是给我爸妈带的。”

第三天去景区前，关乐乐笑得跟只小狐狸似的，季筱珉怎么问，这姑娘都闭紧嘴巴不说话。直到她们离正门越来越偏，季筱珉看见了同样偷偷摸摸过来的游客，才意识到，她居然想逃票！

“这样不好吧？”季筱珉一把拉住她，小声劝她，“走吧，万一被抓到，多丢人哪！”

“哈哈！”关乐乐放肆地嘲笑，“筱珉，法不责众，听没听过啊？好啦，别担心，大家都这样办，能出什么事？大不了就可怜兮兮哭一场，跟景区管理处的保证下不为例好啦！反正咱们是女孩儿，即便说迷路了，也是有人信的。”

季筱珉张大了嘴，感觉自己的三观都有崩塌的倾向。

关乐乐趁机将她拉进了景区，两人在里面好好玩了一场。

出来时，已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季筱珉刚要去路边小吃店，就被关乐乐拽住了：“你傻啊？景区附近的物价有多高，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啊？”季筱珉讷讷懊悔，“那怎么办啊？早知道出门的时候买点面包带着了！”

关乐乐神秘一笑，拉着季筱珉就往一处巷子拐。

“你这又是去哪里啊？”季筱珉被她拽着穿街过巷，不知走了多久，到了几处农家院落前，此时炊烟袅袅，农户们正在做饭。

关乐乐从背包里翻出一串红色玻璃珠的手链，然后找了家虚掩门扉的农户，拉着季筱珉进去甜甜一笑：“阿姨，我们的水喝完了，能给我们盛点水吗？”

小院内，一名朴实的藏族妇女正在炒菜，一开始目露警惕，见是两个姑娘，才放松下来，对着旁边五六岁的女孩儿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女孩儿立即吃力地提了水壶过来。

关乐乐灌完水后，却不忙着走，而是拉过女孩儿的手腕，不由分说将那串玻璃手链给她戴上，满口夸赞：“多好看！真是太配你啦！”

女孩儿害羞地躲在母亲身后，扬着手给大人看手链，显然极为喜欢。

“哎呀，就一壶水，可不能收！”妇女大吃一惊，急忙示意女孩儿还回去。

“呀，阿姨你这是烙的青稞面饼吗？在我们那边都吃不到这么正宗的呢！”关乐乐却抢先一步靠近灶台，一脸惊喜地瞪大眼睛，而后又极为不好意思地请求，“我能尝一块儿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藏族妇女哪好意思拒绝，又觉得只给一小块儿面饼未免太小气，急忙又端了盘牛肉干出来，邀请她们留下来吃饭。

季筱珉目瞪口呆，她太熟悉那串手链了，那根本就是关乐乐之前网购衣服卖家赠的，这姑娘一直嫌土气来着！

“长见识了吧？”趁着妇女出去端菜，关乐乐冲她得意地眨眨眼，又扬扬手里的手机，“网友们提供的穷游攻略果然不错！藏民真是热情好客啊！”

季筱珉环视了一下简陋的家，制止了关乐乐大吃二喝的冲动：“你看阿姨家条件也不好，咱们意思下就算了。”

“阿姨好客，你要是不吃饱，那就是不给她面子。

你就放心吧，这边旅游业那么发达，还能亏了不成？”关乐乐满不在乎地海吃猛喝，“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正宗的藏家乐，天然无污染的。而且，你现在再说走，那不就表示你没相中菜色吗？”

季筱珉觉得也有理，只得坐立不安地用了午饭。

惊　诧

吃完饭出门时，两人正赶上了一场闹剧。

几名游客骂骂咧咧地从隔壁农户家出来，浑身酒气，恶行恶相，言语粗俗。而主人家则拉住一名成员的袖子，比比画画地说着什么。

季筱珉悄悄问女孩儿：“那位大叔说的什么呀？”

女孩儿脸色愤愤：“他们白吃白喝，吃了半头牛，还不给钱！”

关乐乐一呆，小声嘀咕：“给钱？藏民不是好客吗？”季筱珉使劲儿瞪她一眼，关乐乐耸耸肩，不以为意地嗤笑，“确实过分了。既然是免费的，那就不要太贪心嘛！”

藏族妇女欲言又止，看着跟邻家各种胡搅蛮缠的游客，脸上浮现出深深的忧虑。

季筱珉脸色有些红，她低着头从兜里掏出二十元，不由分说塞到妇女手里，又诚挚地道了谢，就拉着不情不愿的关乐乐走了。

关乐乐有些不满：“喂，你给的也太多了吧？二十元都够咱们去面馆吃面了。”

季筱珉霍然转头，瞪向她：“关乐乐，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谁家的饭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家再好客，可每年来旅游的人那么多，他们招待得过来吗？咱们这顿饭吃掉的，可能就是她们母女俩一天的口粮。”

关乐乐张口结舌，她还真没想到这层。

季筱珉数了数口袋里的钱，直接跟关乐乐摊牌：“你说的穷游，如果是死命拦顺风车，到处蹭吃蹭喝逃票的话，那么不好意思，我要回家，不陪你玩了。”

“干吗说的那么难听！”关乐乐恼羞成怒，但是想想人生地不熟，跟唯一的朋友翻脸太过冲动，也就吞了这口气，忍着气道，“好好好！大小姐，你愿意花钱就花吧！我可告诉你，就咱这点钱，根本不够玩十天的。”

季筱珉想了想，又数了数钱包里的钱，斩钉截铁地决定：“那玩完纳木错，咱们就回学校。关乐乐，人要有点廉耻心！”

拉萨街头，关乐乐跟季筱珉互相瞪视良久，这才发现，一起生活了四年的舍友，其实三观并不一样。

惊　吓

季筱珉托旅店主人帮忙报了纳木错的一日游旅行团，关乐乐本不想报，但打听了周边，都没找到去纳木错的班车和顺风车，只得作罢。

旅游团路过羊八井地热区的时候，关乐乐拉着季筱珉去泡温泉，季筱珉犹豫了下，拒绝了：“导游说会加重高原反应。”

“嘿，你还真信啊！”关乐乐嗤笑，“说白了就是怕我们耽误时间，想要快点儿结束罢了。行了，不是自由拍照时间吗，你多拍几张哈，我去其他地方逛逛。”

季筱珉一个没看住，这姑娘就跑了个没影。

再回头，就发现她夹在了检票队伍里。

总算还记得买票！季筱珉松了口气，她是被关乐乐一路逃票的霸气给折腾出阴影了，晚上做梦都能梦到管理员追在她俩背后跑，拿着砍刀问她俩要门票。

再集合时，关乐乐小脸儿红扑扑的，脸上带着兴奋之色，悄悄跟季筱珉比画：“水面上都是雾气，跟仙境似的。”

季筱珉被她这么一说，登时有些后悔没一起进去。

去念青唐古拉山的路

上，风景有些单调，季筱珉本来坐在车上昏昏欲睡，却被关乐乐吓醒了。

关乐乐一开始头晕，后来又开始呕吐，一开始大家都当作晕车处理，没当回事儿。但快到山口的时候，这姑娘忽然一头栽倒，呼吸急促。导游经验丰富，大喊一声："这是高原反应！她高原反应那么厉害，你怎么还带她往雪山跑啊？地势越高，反应就越厉害！"

季筱珉托着关乐乐的头部，茫然抬头："她之前好好的呀！一直能吃能喝，比我身体都好。"

导游想了想，一拍巴掌："她是不是去泡温泉了？"

季筱珉迟疑地点点头，导游顿时无语："不是都警告你们了吗？花九十元钱跑去受罪了……算了，你让她再忍忍，我陪你们去诊所，找别人过来带队。"

"不，不要！"关乐乐挣扎着睁开眼，强撑着跟导游抗议，"我能行，我还能去看雪山！"

季筱珉一脑门黑线，拍下她的手，低声斥道："别闹，你都这样了！"

"可是，可是……"关乐乐欲哭无泪，"二百多元呢！"

"咱们以后再来，乖，听话，身体要紧。"季筱珉跟哄闺女似的哄关乐乐，心里也颇为无奈，一直被网上攻略忽悠着穷游的姑娘怎么忽然就大方起来了，花了九十元找事儿，作啊！

等到了诊所，关乐乐已经开始流鼻血了，大夫赶紧给她推了一针强心剂，整个人才精神点儿。一波抢救后，转眼天色都快黑了，关乐乐躺在病床上闷闷不乐，心疼自己泡汤的雪山之游。

季筱珉忍不住问出了她憋了一路的问题："你怎么舍得花温泉费来着？咱们赶时间，还就泡了那么一小会儿。"

关乐乐脸色一红，看看病房里没人，小声说："筱珉，我之前没想真进去，就是想试试那个逃票攻略管不管用。谁知道……真的进去了。就，就去泡了一会儿……"

季筱珉风中凌乱，喃喃自语："你图什么啊？"

"刺激啊！"关乐乐兴奋地转头看她，"你不觉得，按照穷游攻略来，很刺激吗？有种别人办不到，我却办到了的那种感觉。而且，回去跟别人一说咱们穷游的花费，你不觉得很自豪吗？"

季筱珉忽然明白了："你是为了跟人攀比，寻求穷游的刺激？"

关乐乐兴奋地连连点头，俄而又忍不住怅然："都到了雪山下，却没过去看看，可惜了。啊，最后还是报团了，本来想一路搭顺风车、逃票玩到底呢！"

季筱珉神色复杂地看她一眼，严肃地问她："关乐乐，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这其中的事儿？"

"啊？"关乐乐满脸费解地看着她，"能有什么事儿，大不了被抓住了就道歉呗！"

季筱珉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怒火，跟她解释："乐乐，不要给藏民套上刻板印象，他们跟咱们一样，有热情好客的。省钱自然也是好事，可是为了省钱而省钱，你还有什么玩的兴致？你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去人家家里吃喝，如果是在咱们城市，你做得出来吗？你这根本就是拿着人家好客的优点，不尊重人家！"

关乐乐傻眼了，她想了想，换位思考，如果有陌生人跑去她家蹭吃蹭喝，她确实不愿意。但她还强词夺理："可，可大家都这么说……咱们也没亏待他们，不是给钱了吗？"

季筱珉叹了口气，给她举例子："大家也说山东人好酒，可也不是每个山东人都能喝酒啊！人家硬着头皮陪你喝酒，是给你面子，可你不能不讲究，把人往死里灌，那不就成了蹬鼻子上脸吗？"

关乐乐一愣，终于羞愧地低下了头，悄悄在穷游攻略下方回复："不靠谱的攻略，刻板印象害死人。"

选自《金故事》



挖不得的地道

◇文/焱燚 图/段明

秦力珪是名声响亮的盗墓贼。他盗墓的工具与众不同，是一只豢养多年孔武有力的穿山甲。穿山甲在前面翻土，他在后面运土，地道挖起来贼快！

这一天，秦力珪正在地堡里喝着小酒，忽然大门洞开，冲进来几名捕快，领头的是捕头吴仇风。秦力珪大惊失色，问道："我这地堡建在地下，九曲十八弯，你们也能找到？"

吴仇风得意地抚摸着怀里的紫云貂，大笑着说道："有了紫云貂，天下没有藏得住的盗贼。"紫云貂从小就被吴仇风豢养，专门挖掘嗅觉方面的潜力，鼻子灵敏无比，只要盗贼留下气味，无论藏得多么隐秘，它都可以循着气味找到。

秦力珪不服地说："可是这么多年了，我盗过无数次墓穴，你们不也是没有抓住过我？"

吴仇风哈哈一笑，说道："捕快也是人，求财为主。"每当盗墓后，遭到捕快们的追捕，秦力珪都会丢下一些值钱的古董，捕快们得到古董，也就不再追捕。其实，吴仇风他们把盗墓贼当作发财的工具，怎么会真的捕捉秦力珪呢？如果盗墓贼被捉拿归案，赃物都得上缴充公，吴仇风他们就失去了发财的机会。"不过，这一次是情非得已，庆王爷找我们要人。"吴仇风笑嘻嘻地说。

捕快们闪开一条道，庆王府的冯总管踱到面前，阴沉着脸说道："秦力珪，庆王爷让你去干活儿，带着家伙什跟我走一趟吧。"

情势所逼，看来不去不行。秦力珪嘴里发出几声怪叫，就见角落里泥土翻滚，钻出一只穿山甲来。真是好一条穿山甲！鳞片坚硬，犹如穿了一身盔甲，金光闪闪，四肢短而粗壮，爪子像铁钩，发出幽光。秦力珪抚摸着穿山甲的头，说道："大力士，我们接到活儿了。"

告别妻儿，出了地堡，到了洞口，穿山甲钻进篾笼里，被抬上马车。秦力珪驾着马

车，跟在冯总管和几名王府侍卫后面，向京城迤逦而去。

到了庆王府，冯总管把秦力珪安排住下，对他讲了此行的目的。庆王爷喜欢美色，在王府外的街上买了一套民宅，金屋藏娇。为了方便，打算从卧室里挖一条通道，直达民宅。原本让家丁暗中挖掘，但是不懂方法，导致塌方失败，打听得秦力珪是此中高手，故此把他拘来。冯总管告诫秦力珪，白天休息，晚上挖掘，不得走漏风声，干得好，定有重赏。

秦力珪捂着嘴偷笑，有权有势的王爷就是不一样，偷个情也与众不同，挖个地道暗通款曲。他原以为大老远的把他拘来，会有什么麻烦事，却原来只是一个风流任务。他放下心来。挖地道是他的强项，他点头哈腰忙不迭地答应下来，保证把活儿干得漂漂亮亮的。

冯总管把秦力珪打扮成家丁模样，带着他到了民宅，目测了方向和距离。从王府到民宅，中间要穿过两条大街，工程可不简单。到了晚上，冯总管把秦力珪带到王爷的卧室里，在墙角的地面挖开几块汉白玉大砖。秦力珪拍着穿山甲的头，说道："大力士，干活儿了。"穿山甲开始翻起泥土来，不一会儿，身子就没入土中。秦力珪拿起铲子，把土铲进麻袋里，冯总管派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家丁运土，悄悄地倒进后花园的河里。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地道快要挖通了。这一天，到了民宅下面，已经看见了地面的青砖。秦力珪忽然听见上面传来压抑的说话声，他把耳朵凑到青砖下仔细一听，不由得大惊失色。原来上面说话的人是冯总管，吩咐王府侍卫埋伏起来，等到秦力珪上来后，乱刀砍杀，连人和穿山甲一同剁为肉酱。

秦力珪醒悟过来，是了，王爷的风流韵事儿，岂能让他这个盗墓贼四处传播？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还好被他无意中听见了，不然就会成为冤死鬼。

挖掉地面的大青砖，秦力珪让穿山甲先钻出地面，他则把头探出洞口，看见侍卫们拔刀冲了过来，急忙发出几声怪叫。穿山甲接到命令，冲向侍卫们撕咬着，侍卫们一边闪躲，一边挥刀围着砍杀。

趁着混乱，秦力珪钻出地面，撒开脚丫子就跑，跳过围墙，瞬间没入夜色之中。

秦力珪不敢停留，混出京城后，买了一匹马，没日没夜地往家里赶去，他要赶紧把妻儿转移出来，远走他乡。等他赶回到地堡，地堡已经塌陷，妻儿的尸体就倒在洞口。秦力珪干号几声，不敢停留，掩埋掉妻儿后，一路躲躲藏藏地回到京城，他要寻找穿山甲。

那一日，穿山甲见秦力珪逃跑后，它从洞口翻滚到地道里，钻进泥土里，很快就无影无踪了。它昼伏夜出，打洞穿过城墙，出了京城，进了附近的山里。秦力珪在京城附近的山里，发出怪叫声，一路搜寻，半个多月后，才找到穿山甲。

秦力珪带着穿山甲，回到老家，找到一处深山里，和穿山甲一起偷偷地忙活了两个多月，又建了一座地堡，躲在里面不出来。为了防止紫云貂嗅到气味，秦力珪在地堡附近，倒了十几坛酒，来掩盖自己的行踪。

这一晚，皓月当空，地堡的门被撞开，吴仇风怀揣着紫云貂，带着一群人进来了。秦力珪跳起来喊道："吴捕头，想不到烈酒都挡不住紫云貂的嗅觉，你这人到底有完没完！"吴仇风苦笑道："老秦，上次身在官场情非得已，这次是人在江湖迫不得已啊！"说完，身子稍微一侧，秦力珪看见，吴仇风的背上，顶着一把尖刀。再一细看，吴仇风的身后站的不是捕快们，而是一帮奇装异服形态各异的江湖豪客。

一人上前拱手说道："在下风云帮的左天虎，江湖人称白面书生，特地来请秦大侠相帮。"风云帮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帮，近年来四处煽动民乱，遭到庆王爷率兵镇压，在朝廷的追杀下，风云帮基本灰飞烟灭，剩

下小部分帮众流落江湖，苟延残喘。

秦力珪摆手说道："你们饶了我吧，秦某人可不想犯谋逆大罪。"

左天虎冷哼一声，长剑直指秦力珪的脖子，说道："这可由不得你。"好汉不吃眼前亏，秦力珪只得应允。

左天虎把秦力珪和吴仇风反绑双手，塞进马车里，放下布帘，另一辆马车载着穿山甲，一行人化装成生意人，拉了几车货物，浩浩荡荡地往京城而去。

走到半路上，忽然马车东摇西晃起来，伴着号叫声。左天虎急忙下马掀开布帘，只见秦力珪和吴仇风缠在一起扭打。大家把两人拖下马车分开，秦力珪跳着脚喊道："吴仇风，你个天杀的，我要为妻儿报仇！"

两人在马车上面对面坐着，秦力珪忽然看见吴仇风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珠子，是独一无二的火烈珠。这串珠子秦力珪再熟悉不过了，八年前他从一个古墓里盗得，一直戴在儿子的脖子上，怎么会到了吴仇风的脖子上？秦力珪猛然醒悟过来，自己的老婆孩子，肯定是吴仇风杀死的，当即就扑倒吴仇风，扭打在一起。

吴仇风的耳朵流着血，奸笑着说："没错，你的老婆儿子是我带人杀死的，见这串珠子不错，就顺手拿了。秦力珪，你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不该逃跑，你如被庆王爷杀死了，老婆儿子岂会受到牵连？"

左天虎将两人五花大绑，嘴里塞上布团，扔到马车上，一行人继续赶路。

不多日，到了京城的一个院落里。这个院落是风云帮租过来的，作为在京城的活动点，离庆王府就隔着一条街的距离。风云帮的残部想杀了庆王爷报仇雪恨，无奈庆王府防范太严，打探得秦力珪为庆王爷挖了一条地道，目前在逃，就挟持了吴仇风找到秦力珪，让他挖一条地道连通到庆王府的那条通道，刺杀庆王爷。

在左天虎的逼迫下，秦力珪只得驱使穿山甲挖地道，挖出的土，就堆积在院落里。转眼十天过去，眼看离庆王府的地道不远了。这一天，看守吴仇风的帮众忽然惊呼道："不好了，紫云貂不见了。"平常紫云貂都是钻进吴仇风的怀里睡觉，大家也懒得管它。今天看守的人无意间发现紫云貂不见了，感觉大事不妙，就惊呼起来。他们急忙逼问吴仇风，吴仇风哈哈大笑道："已经晚了，紫云貂昨天就已经溜到庆王府报信去了，此刻，只怕官兵已经到了。"

话音刚落，就听见破门声，全副武装的官兵冲了进来，一场混战后，风云帮的残部死的死，捉的捉。

当初吴仇风寻找秦力珪有功，冯总管暗中给了他一块令牌，收买他为庆王府的暗探，暗中为庆王府效力。这块令牌被他藏在贴身的地方，趁着看守的人慢慢大意起来，吴仇风发出命令，让紫云貂钻进衣服里，咬断绳子，叼着令牌去找冯总管。冯总管长得胖，手上的油脂多，令牌上还残留着冯总管的油脂味。紫云貂凭着残留的气味，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了冯总管。冯总管认得紫云貂，马上报告庆王爷，调动官兵跟着紫云貂，捉拿风云帮残部。

秦力珪躲在地道里不出来，冯总管令人找来木柴，在洞口放烟，用两把大蒲扇轮流往洞里灌烟，企图逼迫秦力珪出来。秦力珪灵机一动，把穿山甲刨出的土堵在身后，封住了洞口。他命令穿山甲继续向前挖洞，挖通到庆王府的地道后，秦力珪用土堵住庆王府地道的两头，从洞壁的侧面继续向前挖去，边挖边将土填在身后。他知道庆王府的侍卫肯定会在附近寻找出口，就一直向前挖去。也不知道挖了多长时间，直到人和穿山甲都饿得快不行了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往地面上挖出口。秦力珪从出口探头一看，恰好在一处老巷子的拐角处，夜色幽明，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

回到老家，秦力珪又找到一处深山，建了一座地堡，躲了起来。

这一晚，地堡的大门被劈开，吴仇风抱

着紫云貂，带着王府侍卫，闯了进来。秦力珪说：“吴仇风，我知道，只要你和紫云貂还在，我这一辈子就会不得安生，我等候你们多时了。”

吴仇风发出阴森森的笑声，说道：“庆王爷也有这种想法，只要你和穿山甲存在一天，他的地道就不会安全。庆王爷挖地道，其实并不是为了风流韵事，而是防止风云帮残部的刺杀，借助地道安全转移。左天虎的残部已经消灭，但是还活跃着其他的风云帮残部，庆王府的地道还有存在的必要。我接到庆王爷的密令，你必须死。”

秦力珪哈哈大笑，伸手一按身边的机关，只听轰隆隆一声巨响，吴仇风他们惊恐地回头望去，洞口已经坍塌，巨大的气浪裹挟着土石冲击过来。此时，秦力珪使劲儿往洞壁上一靠，洞壁上的石门翻转，自动封死。石门那边，传来轰隆隆的巨响，地堡塌陷了。秦力珪在地堡里设计了机关，就是要把吴仇风和紫云貂灭掉，这样，才没人能够找到他的踪迹。

秦力珪带着穿山甲，从地堡的暗道里出来，不知所踪。

过了几个月，在西南边境一个偏僻的小镇边上，开了一家路边小酒馆，老板很怪，在屋后挖了一个洞穴，养了只穿山甲当宠物。

选自《上海故事》

竹剑锄奸

◇文／黄平　图／黄胜

意外获救

驻水西县城的日军指挥官横田中佐为了扫清周围的抗日武装力量，集结重兵偷袭国民党军队。

经过一番激战，国民党军排长刁大牙的队伍伤亡惨重，身边只剩下四五个人，弹尽粮绝，被几个鬼子逼到悬崖边上。就在这紧要关头，一个蒙面人忽然从背后出现，他枪法如神，很快消灭了这些鬼子。死里逃生的刁大牙上前感谢，蒙面人说大家都是打鬼子的，不必客气，还说此地不宜久留，让刁大牙进山里去躲避。他从身上掏出一个东西，交给刁大牙说：“把这个拿上，关键时候会有帮助。”

刁大牙一看，这是用楠竹做的一把小竹剑。剑长两寸，上面刻着图案：一个鬼子倒在地上，一把大刀穿透了他的胸膛。图案下面还刻有“武佑迪”三个字。

刁大牙又惊又喜：“竹剑？你是武佑迪武队长？”蒙面人点点头，迅速离开了。

武佑迪是八路军水西县武工队队长，他武艺高强，神出鬼没，专门锄奸杀敌。他每次杀了汉奸和鬼子，都留下一把竹剑作为标记。小鬼子提起他都心惊胆战，老百姓却津津乐道。

刁大牙带着手下进了山，走了半天，又累又饿，看见前面有一户人家，就进去找东西吃。

这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头儿在家，老头儿说兵荒马乱的哪有东西吃，刁大牙恼了：“老东西，老子在前方卖命，你连口吃的都不给！弟兄们，给我搜！”

几个士兵四处寻找，只找到小半锅玉米粥和几个生地瓜，大家顾不上那么多，赶紧囫囵吞了下去。

吃完了，他们又继续在山里转来转去，后来到了赵家堡。一个手下说：“排长，肚子又咕咕叫了，村子里肯定有吃的，我们进去吧！”



刁大牙说："不行，村子里人多，我们不能跟他们发生冲突，不然要吃亏。"

手下满不在乎地拍拍枪说："怕什么！虽然没有子弹了，吓唬吓唬他们还是没问题的。"

刁大牙却说："这是在山里，要动动脑子，要学游击队那一套。我们把衣服脱了，冒充八路军武工队，他们就会把好吃的拿出来。"

大家脱去军装，进了村子找到村长赵老根，说自己是武工队的，出来执行任务，想在这里休整一下。

听说是武工队来了，赵老根热情招待，各家各户也拿了一些鸡蛋和面粉过来，帮着生火做饭。

刁大牙他们早就饿了，饭菜一端上来，立刻狼吞虎咽起来。正吃着，忽然闯进来十多个老乡，手里拿着木棒、锄头，把刁大牙等人围住。赵老根也变了脸色，问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刁大牙一愣，还想隐瞒："不是说了吗？我们是武工队的。"这时，一个老头儿过来质问道："武工队会抢老百姓的粮食？"来人正是之前被刁大牙抢了粮食的那个老头儿。

刁大牙走了以后，他跑到村子里来报信，正好认出了他们。

刁大牙见瞒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军，刚刚被鬼子打散，因为担心老乡不给吃的，所以冒充武工队的人。赵老根大手一挥，"不管你们是什么人，反正抢老百姓东西就不是好人，先绑起来再说。"老乡正要上前绑人，刁大牙忽然想起武队长说的话，赶紧拿出竹剑，说自己刚刚被八路军武工队救了，是武队长让自己进山里来的。

赵老根接过竹剑仔细一看，马上说："乡亲们住手！这是武队长的东西。既然这样，我相信你们！"

刁大牙和手下吃饱后，赵老根告诉他们后山有个李家庄，今晚可以到那里去借宿。

傍晚时分，刁大牙一伙人来到李家庄，找到村长李大海。这次他们底气足了，直接拿出竹剑。果然，李大海一看竹剑，马上招呼老伴儿张罗饭菜，并安排他们在

自己家里住下。

半夜里，刁大牙肚子不舒服，出来上茅房，忽然听到院子外有人敲门。不一会儿李大海悄悄起来开门，把来人带进了卧室。

刁大牙心里一惊：不会是李大海偷偷摸摸玩什么花招，要害自己吧？于是悄悄跟了过去，扒着门缝偷看。就听来人说："李大叔，我是武队长派来的，有紧急情报要通知游击队，请你带我去找他们。"说完拿出一个东西。李大海接过那东西，凑到煤油灯下仔细瞅着。刁大牙一看，是把竹剑，跟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

李大海看过后说："好，我马上安排可靠的人带你去。"说完两个人就出去了。

虚惊一场，刁大牙回到房间放心睡起了大觉。第二天一早，他们离开山里，去找自己的部队了。

竹剑失效

半个月后，日军再次攻打国民党军，刁大牙这次被俘虏了。他受不了严刑拷打，投降了小鬼子，说出了竹剑一事。横田一听如获至宝，把刁大牙交给山本少佐，让他们尽快找到游击队。山本是个中国通，两人一合计，精心安排了一场戏。

这天清晨，大山深处的荷树村忽然传来几声枪响。

不一会儿，刁大牙和山本跑到村长魏德柱家，说自己是武工队的，被鬼子的侦缉队盯上了，请村长帮忙躲一下，说完拿出竹剑给魏德柱。魏德柱一看，二话没说，马上把他们藏进地窖里。

魏德柱走后，刁大牙得意地对山本说："太君，怎么样？这东西好使吧？"山本竖起大拇指说："吆西！找到游击队，你的功劳大大的！"

过了一会儿，魏德柱来到地窖，说追他们的人已经走了，请他们赶快离开。刁大牙说："村长，我们有紧急情况，要找到游击队，你带我们去找他们。"谁知魏德柱却说："我不知道游击队在哪里。"

刁大牙说："我们是武队长派来的，你不要耽误了大事！"魏德柱还是没反应："什么五队长六队长，我不认识，我一个老百姓，怎么会知道游击队的事？"

刁大牙急了，问道："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救我们？"魏德柱哭丧着脸说："两位大爷，你们手里都有枪，我谁都惹不起。你们快走吧，让皇军知道了，我们就完啦！"

两人只好离开，路上山本问怎么会这样，刁大牙也搞不清，想了想说："可能荷树村没有被武工队渗透，他们不知道游击队在哪里。"

山本生气了，问刁大牙接下来怎么办。刁大牙心想，之所以选择到荷树村碰运气，是因为自己在赵家堡、李家庄露过面，不方便再去。可现在看来，不是所有的村子都跟游击队有联系，于是他带着山本再次来到赵家堡。赵老根一看见他们，高兴地问："刁排长，你来了！吃饭了吗？"

刁大牙笑嘻嘻地说："大爷，这次我们不是来吃饭的。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已经跟着武工队干了。这次武队长派我来找游击队，有重要情报，你快带我去见他们。"

赵老根脸色一变，苦笑着说："刁排长，你弄错了，我不知道游击队在哪里。"刁大牙说："村长，你就不要推辞了。上次你帮了我们，这次就再帮帮忙，千万不能误了大事！"

赵老根说："刁排长，我真不知道游击队在哪里。实话对你说，我跟武队长也不是很熟。就是去年我闺女回娘家看我，半路上被几个地痞流氓欺负，幸亏武队长路过，把我闺女救了，所以我就念着武队长的好。上次你们来，有武队长的竹剑，我就把你们当朋友招待。可是你要我去找游击队，这忙我就帮不了了，对不住啊！"

原来如此

刁大牙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只好悻悻而去。两人返回县城，来到横田办公室，报告了行动情况。

横田大怒，说刁大牙是假投降，用假情报糊弄皇军。刁大牙吓得要死，信誓旦旦说绝不是骗人，明天再去李家庄，一定能成功，因为自己亲眼看见村长李大海安排人去找游击队的。

这时，警察局吴队长前来向横田汇报，说昨天晚上又有一个汉奸被暗杀了，在现场发现了一把竹剑，然后把竹剑交给横田过目。横田接过来一看，气得火冒三丈："又是这个竹剑，太可恶了！"

吴队长看见刁大牙手里也拿着竹剑，说："刁排长，让我瞧瞧，看看对破案有没有帮助。"刁大牙就把竹剑交给吴队长。吴队长把两把竹剑拿在手里，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对横田说："中佐阁下，这两把竹剑一模一样，都是武佑迪留下的，刁排长没有说谎，他真的见过武佑迪。"说完把竹剑交还给刁大牙。刁大牙赶紧表态："太君，明天我保证把游击队找到。"

第二天，刁大牙和山本来到李家庄，故伎重施。李大海看了竹剑，点点头说："刁排长，我去安排一下，等下带你们去找游击队。"说完就出去了。刁大牙心中狂喜，心想这个李家庄才是游击队的联络点，今天一定要找到游击队，在日本人面前露露脸。

不久李大海回来了，带着他们出发。路上山本悄悄留下记号，给后面的部队指路。走了小半天，来到一个山谷里，忽然从两边冲出手持武器的人，把他们团团围住，大声喊道："不许动！举起手来！"

刁大牙吓了一跳，定睛一看，领头的竟然是赵老根和魏德柱。他定下神来说："怎么回事？大家都是自己人，快把枪放下。"

李大海"哼"了一声："刁大牙，谁和你是自己人！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武队长救了你，乡亲们帮了你，你却投靠小鬼子做了汉奸！"

刁大牙心里一惊，仅仅过了一天，自己就暴露啦？嘴里却狡辩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不是汉奸，我是武队长派来的。"说着又拿出竹剑，"这把竹剑你们都看过，怎么还不相信我？"

李大海接过竹剑，交给赵老根和魏德柱说："你们看看！"两人一看，愤怒极了："你这个狗汉奸，果然是想骗我们！"

刁大牙头皮发麻，壮着胆子说："你们无凭无据，不能冤枉我啊！"李大海说："好！我让你死个明白。实话告诉你，武队长的竹剑看起来一模一样，其实是有区别的。他在上面刻自己名字时有讲究，名字刻的位置不同，意思就不同。如果刀尖正对着'武'字，'武'跟'吾'同音，吾就是我，拿这样竹剑的人，就是我们的同志。"

刁大牙有点儿明白了，问李大海："这么说，那天晚上有人让你带他去找游击队，他那把竹剑，刀尖对着的是'武'字？"

李大海点点头，接着说："你以前那把竹剑，刀尖对着'佑'字，'佑'跟'友'同音，说明你是朋友，所以我们就帮了你。但是你昨天到赵家堡和荷树村，说自己是武工队，要找游击队，这就不可以了，超过了朋友的界限，赵老根和魏德柱就没有带你们去找武工队。而今天这把竹剑，你自己看看。"

刁大牙接过竹剑一看，刀尖对着的是"迪"字。他明白了，"迪"就是"敌"，自己已经从友军变成了敌人。可是他不明白，竹剑一直在自己身上，怎么会变成另外一把？

这时山本面目狰狞地嚷道："你们知道了又怎么样？我们的人已经跟过来了，你们都跑不了！"李大海哈哈一笑，说："我们早把你留下的记号改了，你们的人正在另一条路上，往游击队的埋伏圈里钻呢！"

魏德柱早就不耐烦了，说："不跟他们啰唆了！早点解决他们，去帮游击队打鬼子！"

几声枪响过后，刁大牙和山本倒在了地上。在倒下的那一瞬间，刁大牙忽然想起昨天在横田办公室里的那一幕，他知道谁是武佑迪了……

选自《民间文学》

鱼香话退秋



◇文／夏刚　图／戴清胜

民国二十五年秋，自贡盐商余述怀紧皱着眉头，在自家书房里不停地踱着步。端茶进来的夫人崔氏见惯丈夫不急不躁的样子，心里顿时有些不安，忙问道：“述怀，可是遇上难事了？”余述怀抬头看了眼相濡以沫的妻子，停了一下脚步，还是摇了摇头。妻子为人贤淑端庄，但这商场上的事却是不懂，何必让她烦心。

崔氏也明白，有些事情是自己帮不上忙的，因此也不打扰余述怀。只是回到后宅，崔氏还是忍不住对女儿余话秋：“不知道你爹有什么难事，那眉头拧得像打了结似的。”余话秋听了不禁瞪大了眼睛，自她记事起，就没见过父亲发愁，如今竟遇着难事了，这倒是稀奇了，于是将手中的绣花绷子往崔氏手中一塞，道：“我去书房瞧瞧爹爹。”便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余话秋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年方十八，余述怀将她当眼珠子似的疼，重话都没说过一句，这书房重地，也就她能进。余话秋跑到书房门口又停下脚步，转到窗子旁边，轻轻地拉开一条缝偷瞧余述怀，果然见父亲愁眉不展，便打开窗子，趴在窗口问道：“爹有何难事，不如说给秋儿听听。”

余述怀一听到女儿的声音，心情便好了一大半，本不想让女儿操心，可却也知道她被自己惯得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子，于是叹了一口气道：“倒也不是多难的事，近日四川盐运使会来自贡，可是咱们在沱江的船却着了火。”

余话秋怔了怔，随即柳眉倒竖，怒道：“这是谁干的缺德事儿？分明是不想让咱们家给盐运使做退秋鱼，坏咱们家生意的。”余述怀见女儿一言便道破这事是人为而不是天灾，不禁又是惊讶又是遗憾，惊讶的是女儿竟然如此聪明，却又遗憾不是儿子。

作为自贡最大的盐商，凡是有要员来自贡，一般都由余述怀招待，一来因为他的

身份和地位，二来则是为着名扬天下的盐帮菜，数余家的家厨做得最为地道，尤其是退秋鱼。退秋鱼虽然和其他盐帮菜，如水煮牛肉、火爆黄喉、文火罐子肉等一样声名赫赫，但却只有在自贡才吃得着。

这退秋鱼不同于其他鱼类，它生活在河水较深的岩缝里，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可却异常娇贵，出水即死，所以别说运往外地，即使自贡本地人，也只是有钱的人家在秋末冬初之际，于沱江上置一条船，厨子上船现捞现做。然后放进食盒，包上几层棉絮，几个壮年劳力接力飞奔回自流井，才能吃上还热乎着的退秋鱼。

余家的船几乎是长年停在沱江上，秋天吃鱼，其他的季节赏景，可这停了几年的船竟然给烧了，怎能不叫人起疑？余话秋转身进了书房，坐在余述怀对面，歪着脑袋问："爹，烧了一条船再置一条也不是难事，或去别家借也是可行的，您这么愁，莫非还有其他的事？"

听了女儿的话．余述怀心中更是感慨，拍了拍余话秋的脑袋道："你可真是长了一个好脑瓜子哟！唉，这船烧了也就罢了，可老吴却崴了脚，现在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真叫人难死了。"老吴是余家的家厨，虽然余家的家厨不止一个，可只有老吴的退秋鱼烧得最为地道，没有退秋鱼，这宴席上就算满是山珍海味，也有怠慢的嫌疑。

余话秋听了也沉默起来，自家是盐商，盐运使可是得罪不起的。她咬了咬牙，抬起头道："爹，我去！"余述怀一愣，倒想起来了，女儿虽然娇生惯养，可是这退秋鱼却做得极好，不比老吴的差，但想了想还是摇头："那沱江上全是打鱼的汉子，你去不合适！"

"不怕的，爹，我换成男装不就行了。"余话秋摇着余述怀的胳膊撒娇道，并说自己一直穿金戴银地享清福，现在正是家里需要自己出力的时候，怎么能退缩呢？如果这样，还不如出家当尼姑得了。余述怀被余话秋缠得没法子，只好答应，其实心里还是颇为欣慰的。

只是几天后，自流井便有传言，说是余家的家厨受伤了，这次宴请的退秋鱼由余家小姐主厨。于是盐运使到达自贡的那天，沱江上人山人海，都是奔着余话秋来的，虽说余家小姐养在深闺人未识，但也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说余家小姐长得貌若天仙，而且这退秋鱼做得出神入化，连老吴都是她的徒弟，因此有的是来看人的，也有的是想来偷师。

不过大家也没失望，这余家小姐虽然一身男装，但面目清秀，尤其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像沱江的水一般清澈，那鱼做得更没话说，虽吃不上，但那汤色瞧着味道就不差。只是也有人阴阴地冷笑，暗自嘀咕："再好吃的鱼，也叫你吃了没个好。"

退秋鱼一出锅，便被立即送往自流井，盐运使吃得异常开心，伸着拇指道："难怪有诗云'酒美同消夜，鱼香话退秋。嫩凉依客坐，好月看人游'。"盐运使一脸陶醉的样子终于叫余述怀松了一口气，眼风却扫到一旁的另一个盐商莫家仁，瞧着脸色颇为难看，心里顿时有了计较。

送走盐运使，余述怀走到后堂，只见女儿余话秋和丫鬟巧儿正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见他进来，余话秋起身噘着嘴道："爹，巧儿正给我讲沱江那边的场面呢，据说好多人都去看我呢，可惜，我只能在自家厨房里待着。"余述怀听了赶紧安慰女儿道："可你的功劳却不小。"余述怀说的是真心话，若不是余话秋出主意，将她要去沱江做鱼的消息放出去，然后用李代桃僵之计让深得她真传的巧儿上船做鱼，另一面则巧用糊了油纸的篾篓装了活的退秋鱼急送至余府现场烹饪，怎么能骗过对方，使退秋鱼顺利上桌，更因为即烹即上桌，味道格外鲜美，而且还抓住了对方在鱼汤中下药的人。

"爹，那使坏的人抓到了吗？"余话秋紧张地问余述怀，余述怀点头道："是莫家

官宴

◇文／青霉素　图／段明

窗外大雨如注，袁子卿在书房里来回踱着，不时看一眼窗外的黑夜，身影被烛光拉得长长短短。一道闪电，雨夜被扯开一道缝隙，袁子卿就看到远处的翼云阁，似乎还看到翼云阁飞檐下的风铃在雨中摇晃。

“河堤那边……没来人？”袁子卿看着窗外，问立在一边的夫人，同样的话他已问过多次。

夫人趋前半步，轻声回道：“老爷宽心，师爷已带人去巡查，没人来就是太平。”

袁子卿没有接夫人的话，立在窗前喃喃自语：“风驱急雨洒高城，云压轻雷殷地声……”

窗外只有远远近近的风声雨声。

蜡烛将燃尽时，窗外有了曙光，风雨已停。

夫人看了一眼伏案入睡的袁子卿，熄了蜡烛，轻推房门来到庭院，满院雨后的清凉，石榴树上几只麻雀叽叽喳喳，树下掉落几枚青涩的小石榴，夫人弯腰拾起一枚，不觉叹了一口气。



“禁不住一点风雨，自然成不了气候。”袁子卿正站在夫人身后。

夫人看了一眼袁子卿，说：“这场百年未遇的大雨，河堤竟也无恙，老爷两

仁，他一直想取我而代之，因此……已经送官了。”说起这件事，余述怀也忍不住摇头叹息，国难当头，他更希望的是自贡盐商众志成城，而不是窝里斗。

民国三十三年，在自贡的“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会”上，盐商余述怀现场捐款一千万元，并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走出会场，只见女儿余话秋正等在门外，见他过来笑道：“爹，我刚买的退秋鱼让巧儿送回家了，一会儿给您烧了吃！”余述怀连连点头道：“好好好，要吃红烧的，多加辣！”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20.5 上

次清淤修堤成效已见，现在三年任期已满，可安心离去了。”

“是啊，我们可以安心走了，只是走时我还要设一次官宴。”袁子卿说。

夫人一脸疑惑，问：“还设官宴？你已经设过两次官宴了，第一次官宴用尽了头年的年俸，第二次官宴又让次年的年俸付之东流，现在又要……”

袁子卿看着夫人，一笑，不语。

第一次在县衙里大摆酒宴，是袁子卿刚来郧城不久。数排八仙桌摆满大堂，满桌子都是笑脸，能被新任县太爷请来赴宴，郧城的士绅们和各店铺老板倍感荣幸，没有被请到的托人送礼也得到一张请柬，郧城最好的厨师都请来了，都想露一手，衙门口很多人围观，吃不上，闻到香味也是福气。

酒过三巡，袁子卿起身向各位深施一礼：“感谢各位应邀，作为新任知县，我多次到河堤察看，薛河绕郧城而过，给郧城带来通达和繁荣，但每年的汛期就是悬在我们郧城人头上的一把剑，水流从上游夹杂着泥沙，绕城而过时泥沙淤积，不彻底地清淤固堤，郧城人头上的这把剑迟早会落下来！”

众人相互看一眼，又一齐看县太爷。

袁子卿举杯一饮而尽，又说：“清淤固堤需要银钱，朝廷拨发的有限，本县库府空虚，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各位。”

众人看着县太爷，又相互看着，这才知道县太爷设的官宴不是好吃的。宴后，银钱陆续收到，修堤是为大家好，再说毕竟吃人的嘴短。

河道清淤工程顺利完成。

袁子卿的第二次官宴是在上任的一年之后。当时，街头巷尾凭空生出很多传言，传言说县太爷假借工程，搜刮民财，中饱私囊。不少拿过钱的人就有当了冤大头的感觉，后来，传言越传越盛，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不少士绅和店铺老板就联合起来告上府衙。后经查实所集款项已全部用于清淤工程，县太爷自己还搭上了一年的俸银，袁子卿实为廉官楷模，知府命袁子卿将诬告者严加惩办。

告状的士绅和店铺老板们齐聚衙门大堂，叩头请罪，袁子卿把他们都扶起来，宣布告状之人一律宽恕，然后吩咐设宴，数排八仙桌又摆满大堂，只是每张面孔都少了一分笑颜多了一分惶恐。

菜过五味，袁子卿起身向各位深施一礼：“河道清淤已完成，固堤的银两尚有欠缺……”

宴后，银钱陆续收到，毕竟诬陷人气短，县太爷不治罪已感激不尽，破财免灾吧。

固堤工程又顺利完成。至于诬陷县太爷贪污的传言是从哪儿来的，夫人问过多次，袁子卿一笑：“天机不可泄露！”

袁子卿的第三次官宴，设在城外官道边的半山亭。

袁子卿已接到转调的公文，此时，袁子卿和夫人静候在半山亭。赴宴的人来了，很多，不只所邀的郧城士绅们和店铺老板，还有许多百姓，人们围着袁子卿，众声一词，为他送行。

袁子卿拱手称谢：“本官三年任期已满，为答谢诸位协助，在此设宴，只是宴无酒肉，只有夫人用老家的茶叶沏的香茶，请饮！”

有人上前一步说道：“县台大人，您还欠我们郧城一笔账，请结完账再走。”说话间，打开“账本”，却是两轴对联，在场的人都围上观看，上写：官爷不廉，看我青山饮我水；草民无礼，拦君坐骑脱君靴。

早有人上前，把袁子卿的官靴脱了下来，之后，把一双草鞋给他换上。

袁子卿手捧联轴，两眼含泪……

官道曲折，脚穿草鞋的袁子卿，身影渐渐消失在官道的远处。

选自《小小说选刊》



画鸭

◇文／高军　图／黄胜

阳都高雪岩先生，是国画名家，他最擅长的是画鸭。他有一怪癖，从不自己题款，每幅画画好并钤印之后，必送往阳都城北的艺宝斋，让年少于自己十几岁的斋主李天祥题款。几十年来，二人配合默契，名声都很大。

某日，年轻后生王世忠来高雪岩先生处拜师学画。高先生毫不客气，一连十八天将其拒之门外。

第十九天，王世忠又来到先生门前，仍拱手施礼：“先生，收下我这个徒弟吧。弟子情愿做牛做马也要跟先生学画。”

高雪岩看他如此心诚，心里一热，慢悠悠说道：“要学画，去艺宝斋，找李天祥。”

王世忠学画心切，尽管不大情愿，但转念一想，高先生都如此推崇他，便高高兴兴地去了。

来到艺宝斋，王世忠一开口，就又被李天祥冷冰冰地拒绝了。

王世忠道：“是高先生让我投师于您的。”

听到此话，李天祥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竟愉快地收下了王世忠这个徒弟。

在一起时间长了，王世忠发现，李天祥独身一人，除顾客外，绝无其他人与其有交往。生活上粗茶淡饭，马马虎虎，从不讲究。王世忠很疑惑，师父为什么不找个师母照料一下日常生活呢？

接着，王世忠还发现了更有趣的事儿，李天祥在为高雪岩画的鸭题款时，每次总是先在他所画的鸭背上用淡墨横扫一下。这一笔，扫得干净利索，一笔下去，水晕墨章，节奏气势，尽出其中矣。然后，李天祥才用吴昌硕行楷字体在高雪岩钤的朱红名章上方根据所留空间的大小，所题内容的多少，合理布局，一气呵成，一幅神妙的艺术品就这样最终完成了。

有时，兴致来了，李天祥先生也在案桌上铺开宣纸，提笔蘸点朱红色料，凝神片刻之后，“噌噌”两下，宣纸上出现了朱红色的鸭喙。接着用墨色上下两笔，快速画出圆中略呈三角形并带有绒毛感的头部。再用侧锋画出柔而有劲的鸭颈，再接一笔，画出

小鸭胸部的龙骨结构和体态。用笔根部稍淡的墨色提顿一下，小鸭尾羽部又出来了。这时，李先生停一下，用笔蘸点浓墨，加点水使墨色渐淡，又干净利落地画出了小鸭的翅膀。接着用淡墨横扫一下，扫出鸭背。最后画出小鸭朱红色鸭掌，点上黑睛，一只小鸭活灵活现地画了出来。

但是，李先生很少作画，画了以后也立即收藏起来，从不示人，更不张挂。王世忠跟李先生时间长了，竟也看出了门道儿，其实李先生画鸭技艺比高雪岩高，高先生画的鸭背缺少才气，需李先生补扫一笔才成，李先生才是画鸭名家！

有一次，王世忠问起了这个话题，李先生说："年轻时我是个孤儿，很穷。爱吴昌硕的行楷字，更爱画鸭。那时流落街头，沿街乞讨，并结识了一漂亮女丐。后来，高先生收留了我俩，管我们吃住，并教会了我装裱书画，资助我开了艺宝斋。从此，他总是让我题款裱画。我可以不谦虚地说，其实我画的鸭比高先生的强，但我一直想着回报他，从来不对外画。"

王世忠想，其实高雪岩先生也很明白这一点，才不收我这个徒弟，让我投师李先生，高先生是爱护我啊。

三年后，王世忠学成出师，成了一画鸭名家。想到当年高先生的推荐，每怀感激之情，时常到高先生处拜访、探望。有一次，王世忠鼓起勇气，说起此事。高先生笑笑："李先生是名家。至于鸭背，是我故意留的一处破绽。我得促他成名啊！"

王世忠又追问道："当年您同时收留的女丐后来怎样啦？"

"唉——"高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王世忠发现，正在为他们续水的高夫人手抖了一下，脸上布满了红晕……

选自《小说月刊》

三泡茶

◇文 / 陈思呈



潮州人就是到别人家里去吵架，也要喝茶。

那是亲戚和包工头的一次谈判。谈判的内容可谓腥风血雨。房子装修已经完成，但有诸多不愉快，亲戚想把原先谈好的价钱往下压一部分。

小城的人多少有些人情牵绊，这就导致他们虽然真刀真枪地谈论利益问题，却又无法翻脸。既要让对方知道你的不满，又得适当展现出圆滑的客套。

我目睹了这场谈判。只见亲戚不断让包工头喝茶，两个人一杯又一杯，除了偶尔几句日常闲聊之外，其他时间基本都在沉默。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只是两个老朋友正在饭后无事小坐，像平时每天晚上一样。

也不知这样对饮过了多久，感觉茶叶是换了三泡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几乎就这么过去了，关于装修价钱这个谈判的核心问题，他们还没有一句话涉及。

正在我暗自着急的时候，亲戚突然没头没脑地报出一个数。他一边报数，一边还如常地冲茶，仿佛这个数字毫无意义，只在数字后面加了三个字：行不行。

包工头一边喝茶，一边回了一个数字，同样在这个数字后面加了三个字：行不行。

亲戚说了一声：行。

一场刀光剑影的谈判，在漫长的三泡茶时间里，就用三句话完成了。

选自《瞭望东方周刊》

你家才是贫困户

◇文/赵志广　图/段明



村广场公示栏上的贫困户公示名单刚贴上没一天，就让老孙头给撕了。

村支书孙志刚又贴了一张，可转眼又让老孙头撕了，还边撕边骂：“孙志刚你个龟孙儿，凭啥把俺家划成贫困户？你家才是贫困户，你家都是贫困户！”

孙志刚与老孙头还没出五服，论辈分，孙志刚得叫老孙头“爷爷”，见老孙头这样，他只能在一旁干跺脚。

等老孙头走了，孙志刚与村主任赵大勇商量：“咱今年好心好意把老孙头划成贫困户，他咋还急眼了呢？”

赵大勇琢磨道：“李大孬家当初挤破头要当贫困户，结果给他家小子说的媒茬，一听说是贫困户就摇头，现在他家小子快三十了还娶不上媳妇，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可老孙头光棍儿一条，也不愿意当贫困户，俺就弄不明白了。”

孙志刚琢磨了一夜也没弄明白，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找老孙头，要问个明白。

老孙头正在喂猪，见孙志刚进来，不理也不睬。

孙志刚笑着站在一旁，等老孙头忙完了，赶紧掏出香烟递过去。

老孙头接过烟，自顾自地点上，还是不说话。

孙志刚笑着说：“爷呀，党中央搞的精准扶贫，就是不想让任何一个人在致富的路上掉队，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谁当上了贫困户就能享

受优惠政策，这是大好事，你咋不识好歹呢？”

老孙头急了，张嘴就骂：“你个龟孙儿，你家才是贫困户！”

孙志刚连忙解释：“爷呀，当上贫困户，每年有几千块钱补贴，你咋不明白事理了呢？”

“当你个龟孙儿，你家才是贫困户！”老孙头一蹦老高，拿起苍蝇拍就打孙志刚，吓得他起身就跑。

赵大勇听了孙志刚的讲述，说：“他不知好歹，咱就把他的名字扒下来。”

孙志刚摇摇头，说：“你看看他家房子破的，再看看他的瘸腿，还是个老光棍儿，要是不把他划成贫困户，咱村谁还有资格划成贫困户？大面上咱可交代不过去呀！”

两人正犯愁，县里包村干部李科长来了，听了他俩的话，说道：“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吧，他总不能对我这个外人讲粗话吧。”

孙志刚把李科长领到老孙头的家门口，让李科长一个人进去，自己在外边等着。

老孙头见一个陌生人进来，忙让座倒水。

李科长没坐高板凳，而是拿过一个小马扎挨着老孙头坐了下来，拉住他的手诚恳地说：“孙大爷，我是包你们村的，你就叫我小李吧。咱俩说说掏心窝子的话吧。”

老孙头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从李科长的手传到了自己的手，又传到了心里，他激动地说：“小李呀，你说吧，俺听着呢！”

“现在，党中央在全国搞精准扶贫，你说英明不英明？”李科长问。

“英明！”老孙头点头。

“村里把你划入贫困户，既有补贴，又有优惠政策，想让你早日脱贫过上好日子，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李科长接着问道。

“把俺划入贫困户，是要俺丢人现眼吗？”老孙头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

李科长笑道：“大爷，我听说有的村，好多人挤破头也要当贫困户，你咋就不想当呢？这有啥可丢脸的呢？”

老孙头说：“他们不要脸，俺还要脸！俺这辈子，当过兵，打过仗，啥时候认过怂？不是有句话叫，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俺可不能给咱国家丢脸！”

李科长一怔，问道：“老人家，你当过兵？我也当过兵，可惜没打过仗。”

“没打过仗是你的福气呀。俺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挨了好几枪，幸亏保住了命，可这条腿是废了。”老孙头摸着自己的瘸腿叹道。

李科长肃然起敬，激动地说：“老人家，既然是这样，更得把你列为贫困户重点照顾了。”

“俺有吃有喝，你凭啥非要把俺划入贫困户？”老孙头又急了。

“老人家，党的政策是，年收入低于3200块钱的，都算是贫困户，必须列为精准扶贫对象，以帮助大家早日脱贫。你是当过兵的，更要听党的话呀！”李科长耐心解释。

“哈哈，那俺就更不能当贫困户了，这才是听党的话！”老孙头笑了起来。

“这我就不明白了。”李科长说。

“听俺给你算算账，你就明白了。俺种了两亩地，一亩地一年收入得有1000块钱吧？这就2000块钱了。你看俺院里喂的那两头猪，一头能卖1000块钱吧？又2000块钱了。俺三天两头出去收破烂儿，一天至少能挣20多块钱，一个月下来，少说也能挣500多块钱吧，一年下来，就是6000块钱了吧？再加上别的零钱，你算算，加起来，是不是超过一万块钱了？俺都成万元户了，还能当贫困户吗？那些扶贫款，你们应该给真正贫困的人，不能浪费到俺身上呀！”老孙头掰着手指头，一笔一笔地算，算得李科长无话

可说。

屋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外，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可是，你屋里屋外也太简陋了吧？怎么看也不像是万元户呀！”李科长的心疼了一下。

“和死去的战友比起来，俺活着已经是在享福了，哪能再贪图享受呢？你可不能让俺给党丢人呀！”老孙头抹起了眼泪。

李科长的眼睛也湿润了。

老孙头如愿从贫困户的名单里下来了，却多出了李科长这门撵不走的干亲戚，十天半月就来串门儿，不是带酒就是带肉，一来就是十多年。

这天，李科长又来看老孙头，在院里喊了两声，老孙头却没像往常一样应着声迎出来。李科长推门进屋，看到老孙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又喊了两声，还是没反应，上前一看，才发现老孙头的身子早已凉透了。

为老孙头料理后事的时候，孙志刚发现了一沓汇款单，李科长看后，哽咽地说：“这都是老孙同志给贫困山区学校的汇款单，足足十多万元哪！”

话音未落，哭声四起。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奇赌

◇文 / 王永刚　图 / 段明



江涛是一家工厂的老板，前些天，一位云南的客户打来电话，说要当面把拖欠的货款给他。江涛帮客户度过了资金危机，客户对江涛很是感激，再三邀请他和家人来云南游玩。盛情难却，江涛答应了，定好了日子，老婆卢惠有事抽不开身，他只好一个人去了云南。

到了云南，客户帮江涛安排好宾馆，陪他游玩当地的名胜古迹，品尝富有特色的美食。第四天，江涛实在感到过意不去，便提出想一个人逛逛。客户拗不过他，只好由

他了。

吃过早饭，江涛把保险箱里的货款取出来，准备去银行把钱存上。在去银行的路上，他看到有个男人跪在路边乞讨，头发蓬乱一脸的疲惫，着实可怜。他停下了脚步，看男人面前铺开的纸，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男人也是来云南旅游的，孩子突发疾病急需手术，身上的钱用得不多了，没办法只能上街乞讨。

江涛眼前浮现出孩子天真的笑容，他的心被揪了一下，不由得摸了摸身上的挎包。江涛平时热衷于公益事业，资助了不少困难家庭的孩子，他也没多想，就把包里的钱全都给了男人。男人接过钱，感动得热泪盈眶，哽咽着说："谢谢恩人，麻烦恩人留下地址，日后一定把钱还给您。"

江涛想了想，从包里取出一张便笺，写下地址交给男人。接着，他就去了老街游玩，到了晚上才坐车回宾馆。

在车上，江涛玩起了微信，客户转发的一条微信，让他看后顿时傻了眼。微信说的就是白天乞讨的那个男人，其实是个骗子，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专骗那些善心大发的路人。

江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立即向客户求证。客户说有人特地跟踪过那个男人，看到他根本就没往医院跑，现在这条微信被相互转发，都快满城皆知了。客户想到了什么，问江涛是不是也被那男人骗了？江涛只好自认倒霉，定了定神说："没有的事。"客户这才放心，叮嘱他出门在外要严防骗子，管好自己的钱袋子。

抱着一丝希望，江涛去了白天男人乞讨的地方，找了一大圈，哪里有男人的身影。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最怕卢惠知道他做善事被人骗，日后免不了要跟他唠叨。江涛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回到宾馆。

到了宾馆，江涛一眼就看到竖立在大厅中央的装饰石，突然脑海中冒出一个想法，何不捡块石头回家，说是云南买的赌石，把被骗的事搪塞过去。拿定主意后，江涛心情大好，去餐厅美美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江涛到宾馆附近一处废弃的采石场，足足花了一上午时间，选中一块灰沙皮造型奇特的石头。当他抱着石头回到宾馆时，正好被前台的一位服务员看见，服务员兴奋地跑过来，问他是不是赌到好玉了？

江涛笑而不答，指了指大厅里的装饰石，说："拿回去放在书房欣赏玩的。"

服务员恭维地说："老板就喜欢开玩笑，这肯定是一块好玉石。"回头又叫来了几个人，大家对着石头品头论足，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夸赞江涛好眼光。江涛听了心里乐开了花，心想回去一定能骗过卢惠了。

江涛把这块石头带回了家，跟卢惠说花五万元赌了块石头。卢惠对着石头琢磨了老半天，半信半疑地问："这真是一块玉石？"

江涛很有信心地说："你看这石头品相不错，说不定是块极品翡翠，即使不是玉石，拿来摆看也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卢惠知道赌石的一些规矩，赌的就是一个运气，一刀切下去，如果是玉石那就皆大欢喜，如果不是玉石，就等于五万元打了水漂。运气的事谁都说不准，她建议江涛把石头先在家里放上几年再说。

江涛听了暗自高兴，他巴不得这样呢，最好让这块石头永远替他守住秘密。为此，他专门定制了一副架子，把石头摆放在客厅显眼的地方。逢人来家做客，免不了要拿石头说事，大家都坚信这是一块玉石，久而久之玉石的事被传开了。

一晃过了三年。一天，家里来了位不速之客，有意要买那块石头。正好卢惠在家，

接过名片一看，此人叫丁耀明，是市里一位工艺美术大师。卢惠把丁耀明带进客厅，丁耀明看到石头后，顿时两眼放光，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他对卢惠说："这块石头三十万卖给我吧。"

卢惠以为自己听错了，当确信丁耀明要拿三十万买她的石头时，她激动地一个劲儿说好，也顾不上打电话告诉江涛，就把这桩买卖定了下来。

丁耀明真够爽快，当即支付了三万元定金，承诺剩下的钱明天来取石头时付清。丁耀明走了没多久，江涛回来了，听卢惠说有人要把石头买下来，他大叫了一声："这石头不能卖！"

卢惠以为价格卖低了，推了推江涛说："你还不满足呀，三年时间涨了五倍，这么好的事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江涛结结巴巴地说："好是好，可、可这石头真的不能卖。"

卢惠撇了撇嘴说："就你笃定这是一块玉石，要是切开了不是玉石，我们岂不是亏了五万元，如今有人要买，何不把风险转给别人。"

卢惠不知内情，江涛不好去责怪她，可这明明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却被当成玉石来卖。他眉头一皱，心说，不行，得赶紧找到丁耀明，把钱还给人家。江涛只好硬着头皮把石头的来历说了。

卢惠听完，顾不上埋怨江涛，觉得这桩买卖有欺骗的性质，拿起钱就和江涛一起追了出去。

一路紧跑慢赶，总算在候车站台上找到了丁耀明，让江涛万万没想到的是，丁耀明就是三年前那个在云南跪地乞讨的男人。丁耀明也认出了江涛，拉着江涛的手激动万分："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恩人的下落，没想到今天被我找到了。"

江涛想起被骗的事，迅速把手抽了回来，沉着脸说："你就是个骗子，把剩下的二万元还给我。"

丁耀明一时尴尬至极，红着眼圈说："后来我有钱了，就按照地址去找您，可那是一家宾馆，我把您的体貌特征跟前台服务员描述一番，巧的是有位服务员手机里正好留有您和那块石头的照片。"

江涛愣了一下，当时他权当是做了一件善事，根本没打算要丁耀明还钱，就留下了宾馆的地址。

丁耀明说："当年，我怀揣发财暴富的梦想去云南发展，看中了一块石头，可几个商人一再提升竞价，我不惜借钱拿下了石头，结果一刀下去是块废石，一下血本无归。我欲哭无泪，为了还钱只好把老家的房子卖掉，可最后还差五万元。债主成天追着我不放，我不得已用了欺骗的手段，但很快就被人识破。就在我准备放弃时，我想到了再赌一次，结果是您帮了我。之后我就一心扑在创作上，几件作品相继被人高价买去。这几年，我把失去的钱全都赚了回来，可我没忘记当时说过的话，到处打听您的下落。我听人说起那块石头的事，就一路寻过来，一看到石头就认定是恩人您的。想到恩人故意留宾馆地址，明摆着不想让我还钱，于是我就想把它买下来，算是对恩人的回报。"

江涛原谅了丁耀明，可这块他捡来的普通石头，丁耀明却要花三十万元买下，真让人匪夷所思。

丁耀明解释说："这块石头虽然普通，却是浑然天成，只需稍加雕琢就能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接着，丁耀明问江涛："这样看来，那一赌我赌赢了？"

江涛笑了笑，丁耀明从他的眼睛里找到了答案。

选自《民间文学》



一道名菜

◇文／郁林兴

捡来的徒弟

在山东济南北部，有一个小镇叫洛口，因为它处在跨越黄河北出济南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商贾云集之地。

在镇的东端，有一家李记酒楼，说是酒楼，其实是一个只有三四张餐桌的小酒馆。别看它面积不大，但名气还真不小，据说，李家人已经在此经营了上百年，烧得一席好鲁菜。当年连康熙皇帝也曾来此品尝，并连声叫好。所以，不要说是当地人，就是南来北往的商客，也都喜欢到这酒馆用餐，因此，小小的酒馆生意一直很火。照这不错的客源，李家也早有实力扩大规模，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几代下来，李家一直坚守着这么一方小天地。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男孩，浑身湿透地来到了店门口。店主老李一见，马上把他迎进店堂，拿了些干净的衣服让孩子换上，又弄了些饭菜让孩子吃了起来。经过交谈得知，这孩子名叫格桑，是从遥远的大西北来济南投亲的，不想怎么也找不到那亲戚，现在是身无分文，又举目无亲，不知如何是好。

老李本来就是个慈悲心肠之人，看到格桑这一副可怜相，就动了恻隐之心。他对格桑说："如果你愿意，就暂时留在我们店里吧，店里现在也刚好人手较紧，你可在店里搭把手，等有了亲戚的音信，再去投亲。"

格桑一听，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就一口应允了下来。

从此，格桑一边在店里忙碌，一边向南来北往的商客打听着自己要找的亲戚，但是，始终杳无音信。

格桑是一个非常机灵的孩子，伶牙俐齿手脚勤快，客人们都错认为他是老李的儿子。其实老李对他也打心眼儿里喜欢，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感情真如父子一般。

那天晚上，老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端起小酒杯抿起酒来。格桑照例一边不停地给老李斟酒，一边与他东搭码头西搭海地聊上了天。老李抿着酒说："格桑，你来这里也有些时日了，看来你那亲戚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啊。"

格桑一听，心头一惊，是不是老李要赶他走了，所以小心翼翼地说："李伯，您是否要我离开这里了？"

"我怎么忍心赶你走呢，我是为你的以后在打算。"老李说道。

"为我以后？那您说我以后该怎么办？"

"我想，你现在也半大不小了，再过几年就是个大小伙子，也总要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对吧？一直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老李看着他说，"我想啊，现在你无非只有两条路。"

"两条路？哪两条？"格桑赶紧问。

"一是你回老家去。"

"老家，我不是不想去，只是您也知道，因为我爸妈都不幸去世了，家中只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奶奶了，要不，我也不会出来投亲的。"格桑低着头轻声说道。

"那看来只有这么一个法子了，你看行否？"

"什么法子您尽管说，只要您不把我……"格桑差一点儿掉下泪来，话说到一半就咽回去了。

老李知道他想说什么，只见他把杯中的酒一口干了，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说道："你是个诚实聪明的孩子，如果没有更好的营生，我看你还是跟我学一手

厨艺吧。虽然我们祖上到今天，这厨艺从不传给外人，但是，今天我就破个例，收下你这个学徒。常言说得好，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等你学得差不多了，不论是帮人掌勺也好，自己开个小店也好，也再不用为生计发愁了。”

“李伯，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啊！”格桑说着，差一点儿跪了下去。

从此，格桑就正式成了老李的学徒，跟着老李学起了厨艺。

名师出高徒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格桑不仅把老李的厨艺都学到了手，人也长成了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

那天，老李找到格桑，说：“我们李家的看家本领，你现在都学得差不多了，按老规矩，你已经出师，现在可以独当一面去了。”

格桑一听马上急了起来，说：“李伯，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对我恩重如山，我这辈子是怎么也不会离您而去的。”

“傻孩子，现在我还能挑会扛，这个小店，我还照应得过来，等我真的老了，你要是还能记着我，那也算我没白帮你一回。俗话说得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现在这年纪，正是出去闯一闯的时候。最近，我听说济南有名的鲁菜大酒店，正在招大厨，月薪有2万多，以你的厨艺，去应这个聘，我看肯定能行，你就放心地去吧。如果他们没录用你，那你再回来也行。”

话说到这分儿上，格桑想想也有道理，第二天就打点行装赶去应聘。结果，果然如老李说的，他被录用了，成了月薪2万多的鲁菜大酒店的主厨。

以后，格桑一得闲，总会隔三岔五地过来探望老李。老李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心想这小子还真的有孝心，自己当初帮他的这一把还真的没帮错。

时间又过了两三年，一天，格桑来电话告诉老李，他说已经从鲁菜大酒店跳了槽，自己在济南找了个店铺，开了家酒馆当起了老板。慢慢地，格桑来得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勤了，但从南来北往的客人口中，老李了解到，格桑的酒馆，因为传承了他李家正宗的鲁菜厨艺，在济南名气不小，生意可红火了。老李心想，这小子也真不枉在李家学了几年的手艺，看来真有点儿出息了。但有道是眼见才是实，一天，他特地动身，专程赶了过去，他要亲眼去看一看，所传之言到底是否属实。

当他找到格桑的酒馆，一看，是一个两间门面的酒馆，门口挂着两块古色古香的匾额：洛口百年老店，李氏嫡传厨艺。老李想，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有想法，把我老李家的名声都用上了。等到进得店堂，格桑一眼看到了他，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李伯，您怎么突然来了，也不提前说一下，好让我来接您。”

“我啊，一是想你了，所以过来看看你；二呢，我的嘴馋了，想来尝尝你做的鲁菜。”

“哎呀我的李伯，都怪我最近比较忙，没顾得上去看您。我的手艺还不是您手把手教出来的，您要尝还用得着到我这里来？”

“你的门口不是打着李家嫡传的大牌子嘛，那我当然要来尝尝，是不是我们李家正宗的手艺做出来的菜。”

格桑一听，感觉老李好像有点儿不太乐意，赶忙解释说：“李伯，我借用了您的名声做了这块牌子，事前也没与您商量，要是您觉得不合适，我这就去摘下来。”

“没事没事，你是李家的嫡传，没错。只是不要把功夫光用在牌子上，把李家的厨艺变了味儿就行。”

“这个您老放心，我格桑对天发誓，我烧出来的菜，绝对都是李家正宗的厨艺。”

“好，那我今天就要好好品尝品尝。”老李说完找了个空桌坐了下来。

“那李伯您今天要尝什

么菜？”格桑边擦桌边问。

“把李家最拿手的十大鲁菜都给我上来。”老李语气坚定地说。

“十道菜？都上？您一个人……”

“怎么，怕我付不起钱？”

“我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李伯您要尝，那我就都给您上。你在这里稍坐，我这就去准备。”格桑一看李伯这个神情，知道他今天真的要来试试自己做的菜是否变了味儿，既这样，那就全上吧。

三个条件

不一会儿，格桑一手拿着瓶酒，一手托着个盘子，一边走一边喊道：“来了，正宗的德州扒鸡来了。”说着，把酒瓶一放，随后把德州扒鸡往老李面前推了推，“李伯，您尝尝，是不是这味儿。”

老李一看，鸡皮光亮，色泽红润，外表看起来不错。他用筷子夹了一小块肉，放到嘴里一品，肉质鲜嫩，香气扑鼻，不错，还算地道。

第二道是葱烧海参，老李一尝这海参，柔软香滑回味无穷，连点了几下头。等到什么九转大肠、油焖大虾、扒壳鲍鱼、清汤燕菜等等全部上齐，老李经过细细品味，都是他李家原汁原味的厨艺，不禁露出了赞许的眼神。正想叫格桑出来一起喝上两杯，见他一手托盘一边又大声叫着走了过来：“最后一道压轴大菜：鲤鱼跳龙门来了。”然后，他把这道菜往桌子中间一放，不无得意地说，“李伯，您看看，这李家的压轴绝技鲤鱼跳龙门，做得不错吧。”

只见刚上桌的鲤鱼跳龙门，色如琥珀、外焦里嫩，一看造型，呈腾空欲跳之势，真像鲤鱼要跳龙门。因为这道菜口感独特，加上菜名又非常吉祥，所以被称作鲁菜中的珍品。现在这道菜，格桑烹制得格外细心。

此时，格桑正在得意之际，冷不丁老李一拍桌子，高声问道：“格桑，我问你，现在是什么季节？”

“刚刚进入春天啊。”格桑想不到李伯问出这么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一时摸不着头脑。

“你还知道现在是春天！我再问你，这鲤鱼可是产于洛口边上的黄河之中？是用洛口的陈年老醋烹烧的？”老李声音越来越高，连珠炮似的严厉责问起来，最后竟然吼道，“我看你就是见钱眼开，照这样下去，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名菜绝技，都会毁在你们这些唯利是图者的手中。”

原来，这鲤鱼跳龙门，确是李家的独门绝技。做这样一道名菜，李家人一直坚守着三个条件：一是选用的新鲜鲤鱼，一定是产自洛口镇边上的黄河中的，因为这一段黄河的河床比地面要高出四五米，湍急的水流到这里突然慢了下来，但到处是旋涡汹涌惊涛拍岸，所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的鲤鱼更加勇猛顽强，久而久之，其肉质比一般鲤鱼就更加坚实；二是只取六到十二月份的雄鲤鱼，这一时段的雄鲤鱼，体内长满了精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鱼白，选择这样的鲤鱼，经过烹饪后，鱼白就会凝结成胶状，具有养精固气滋阴壮阳之功；三是必以著名的洛口老醋加上适量红糖，秘制成糖醋汁作为调料。只有严格遵守这三个条件，李家的这道鲤鱼跳龙门名菜，才得以历经百年而广受青睐。

现在，老李一看格桑在春天竟弄出了这么一道鲤鱼跳龙门，再凭着多年的经验，早就看出其选材用料都已变味儿，所以就勃然大怒起来。

其实，这三个条件，格桑也不是不知道，在李家学艺时，李伯都向他说得一清二楚。只是开了酒馆以后，客人都很喜欢这道菜，于是他想：这有的赚的钱岂能随意放过？

等到被李伯一顿好骂，他才清醒过来，是啊，如果只盯着赚钱，老祖宗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许多优秀绝技，都要葬送在我手中了。唉，看来自己确实该好好反思反思了。

选自《山海经》2020.5 上

玉腰带

◇文／华闲莺　图／段明



这天上午，古玩店的杨老板刚打开门做生意，就见一个清瘦少年急匆匆闯进店，一边擦汗一边气喘吁吁地问：“叔叔，您这里买宝贝吗？”

杨老板见少年冒冒失失的样子，觉得既好笑又疑惑：“我这里是古玩店，当然做的是买卖宝贝的生意啦！你一个小孩子家，有什么宝贝可卖？”

那少年一听，连连点头：“有有有，我就是来卖宝贝的。”说着四下里望了望，打开了紧紧捂在胸前的一个包裹，露出一条光灿灿的玉腰带来。

杨老板心里一怔。作为业内行家，他鉴赏过玉腰带无数。他不动声色地问道：“这宝贝哪里来的？你家大人呢？”

少年的眼神有些慌乱，“这玉腰带是我家祖传的宝贝。”随即眼神黯淡下来，“我爷爷奶奶早不在了，我爸爸出车祸也永远离开我了，我家大人只剩下我妈妈……她的脑袋里长了个瘤，现在正躺在医院，我只有卖掉祖传的宝贝给她做手术……”

杨老板感觉很惊异。他接过玉腰带仔细端详，不由得脸色一变。他细细打量身边这位少年，一字一顿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是真的。”少年不停地点头，然后拉着杨老板的衣角，眼神里带着恳求，“您要不信的话，我可以带您去医院看看！医院不远，就在前面，我妈妈已经昏迷好几天了。”说完，少年流下泪来。

杨老板望望玉腰带，又望望少年，想了想说：“好吧，我随你去看看！”少年惊喜地擦干泪，拉着杨老板向医院跑去。

在医院，隔着窗户，杨老板见着了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杨老板问医生：“给她做手术，需要多少钱？”

医生回答道：“手术费和治疗费，至少需要十万块。”

少年一听吓了一跳，他担心地问杨老板：“叔叔，我家的祖传宝贝，能卖这么多钱吗？”

杨老板再次仔细端详着玉腰带，摇摇头回答：“你家里的这宝贝，最多值两三万块，离手术费和治疗费还差得远呢！”

一听这话，少年都快哭了，他拉着杨老板的衣角：“叔叔，您行行好，救救我妈妈吧！就算我借您的，我长大后还您好吗？”

杨老板把玉腰带揣在怀里，皱着眉头考虑了很久，终于叹口气答应道：“好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念在你一片孝心，我就帮帮你，这玉腰带我买下了！”然后对医生说：“你们尽快准备手术吧，手术费和治疗费由我来付！”

少年一下子给杨老板跪下了：“叔叔，谢谢您的大恩大德，我长大后一定会加倍奉还的！”

杨老板笑了，但笑得很特别，笑容里似乎隐含着深意！

时光如梭，多年后的一天清晨，阳光明媚，喜鹊喳喳。杨老板刚打开门做生意，就见一个中年人踏进店门，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有些哽咽：“叔叔，我来还您的债了！”

眼前的杨老板，头发已经花白，额间皱纹重重；眼前的中年人，衣冠楚楚，皮鞋锃亮。

杨老板平静地伸出手，拍拍中年人的肩膀，微笑着说：“你就是卖玉腰带的那个小鬼吧，我知道你迟早会来的！”

中年人摸出一张银行卡，双手奉送到杨老板面前，说：“叔叔，这卡里有一百万，这是我开公司挣来的钱，这钱干净，用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请您老人家一定收下。另外，我想赎回那条玉腰带，多少钱都行，您尽管开口，我决不还价！”

杨老板欣慰地点点头：“哟，这么多钱！有你这番心意，证明当年我没有看错人，这就足够啦！这卡你拿回去吧，我不缺钱花。”顿了顿，杨老板突然收住笑容问道：“你想赎回玉腰带，是因为它是你家祖传的宝贝吗？”

中年人的脸一下子红了，他愧疚地低下头，坦诚相告：“叔叔，我错了！我家里穷，没有任何祖传宝贝。为了筹钱给妈妈做手术，这玉腰带，其实是我偷来的！现在，我想赎回去，还给它的主人！”

杨老板的眼角湿润了，他再次拍拍中年人的肩膀，动情地说：“我当年果真没有看错人！孩子啊，其实我就是这玉腰带的主人！你从我家里偷出来，拿到我店里来卖，我当年没有揭穿你，就是念在你一片孝心！”杨老板拿出玉腰带来，中年人见腰带背面，刻着一个大大的“杨”字！

中年人目瞪口呆，百感交集。他哆嗦着嘴唇，却说不出话来，他再次给杨老板跪下了……

选自《小小说精选》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电话：0311-87065018。

干吗去



一大早，就听见隔壁两口子喊起来了。女人：“你给我站住，外面下着那么大的雨你还去？”男人：“老婆，为了不让你一直跟着我受罪，就算上刀山下油锅我也要去。”

好感人的场面！于是我问那女子：“下这么大雨，你老公这是要干什么去啊？”她没好气地说：“买彩票。”

选自《大河文摘报》

保护现场

为了节约日常开支，我在家里三令五申，上班前一定要注意关水龙头、关灯。

昨天中午，我一进家门，见客厅的吊灯亮着，厨房里的水龙头开着，老公却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看书。

我十分心疼，厉声责问老公。他却不慌不忙地说：“今天早晨是你最后离开家的，我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现场。”

选自《民间故事》



偷车

一个偷车贼被抓了现行，警察问他：“你为什么要偷车？”

偷车贼迷迷糊糊地回答：“因为酒喝多了。”

警察打断他：“现在说的是你偷车的事，醉酒不是你偷窃的理由！”

偷车贼支支吾吾地说：“就是因为我喝多了，怕开自己的车被你们查酒驾，所以想要开别人的车……”

（螺蛳粉）

选自《故事会》

负责

公司正在招聘一个职位，一人前来应聘。

老板：“我们这项工作需要一个负责任的人。”

应聘者：“我就是你想要的人。以前我工作时，每次一出什么事儿，其他人都会说是我的责任！”

选自《今日文摘》

不能休息

一家公司的经理，对工作十分热心负责，几年来竟连一次假也没休过。

董事长闻知此事后，把他叫去，说：“我知道你热心工作，连一次假都没有休过，公司为此感到很过意不去，无论如何就请你休一次假，出去散散心，怎么样？”

“你是一片好意，可是我怕公司营业额下降……”经理婉言拒绝了。

拒绝了休假以后，经理走出董事长办公室，自言自语道：“这怎么行！要是我休假一个月，营业额上升了怎么办？不能休啊！”

选自《山海经》



触屏

现在的手机、电脑都流行触屏。

有位朋友感慨：“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快，说不准哪天电视机都要改用触屏了。”

另外一朋友说：“你傻啊！有遥控器不用，非要走过去用手指戳？”

选自《上海故事》



有人帮忙

超市里人流如织，忽然广播响了起来：“顾客朋友们请注意，哪位家长丢了一个身穿黄色格子衬衫、蓝色牛仔裤的4岁男孩，请立即到服务台认领。”

这时，我旁边一名疲惫不堪的女子转身对他身边的男子说：“趁着有人帮咱们看孩子，抓紧时间买菜！”

选自《恋爱婚姻家庭》

套餐

推销员打电话让我办上网套餐，我不耐烦地说：“我已经有了！不需要了！”

推销员很执着：“可是我们的价格很优惠啊，请问您现在的网络供应商是哪一家？”

我吼道：“我隔壁邻居！”

（冯静）

选自《良友周报》

插图：彭建辉

祝您愉快



◇文／孔燕　图／段明

戴维斯每年都会去拉斐尔酒店住一阵子。酒店位于西海岸的珍珠海滩，位置优越，风景优美，服务也非常到位。戴维斯喜欢酒店的一切，除了乔伊。

乔伊是酒店的大堂接待，他不需要帮客人开车门，也不需要帮客人提行李，他只是站在前厅，对着从他面前经过的客人微笑。如果有客人回应他，他就会弯下腰，飞快地说一句“祝您愉快”，然后把手伸到半空中捻动着手指，示意客人给小费。

住在拉斐尔酒店的都是些体面人，谁也不好意思计较这么点儿钱，更何况对方是一个相貌英俊、彬彬有礼的年轻人，于是一次又一次，乔伊总能得逞。

戴维斯烦透了乔伊，可是他怕丢面子，也只能像其他客人一样，乖乖地给乔伊递上小费。

岂料乔伊尝到甜头以后越来越胆大，上次戴维斯因为没带零钱没给小费，乔伊竟然私自查到他的房间号，然后守株待兔在他房门外，趁他出门的时候索要小费。

戴维斯气得发疯，但是他没有向酒店投诉，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从那一刻起，他就打定主意要报复乔伊。

这年夏天，戴维斯再次来到了拉斐尔酒店，他没有直接进去，而是让出租车把自己送到了酒店对面的咖啡馆。

戴维斯找了一个隐蔽的座位坐下，点了一杯咖啡，透过酒店的玻璃门仔细地观察着乔伊。

乔伊还是像往常一样对着客人微笑、要小费。突然间，一个女服务生急匆匆地走过来，对着乔伊说了几句，然后就见乔伊转身离开了。

戴维斯立刻站起身，拎起行李箱朝着酒店前门走去。他知道乔伊是去接电话了，因

为电话是他拜托刚才的出租车司机打的，代价是一把零钱。

戴维斯对司机说酒店的乔伊帮过自己，但是自己生性腼腆，不好意思当面感谢，所以请司机帮忙打个匿名电话给乔伊。司机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戴维斯给了司机酒店的总机号码和一封感谢信，他相信司机念感谢信的时间足够拖住乔伊了。

趁着乔伊不在，戴维斯飞快地在前台办好了入住手续，并且赶在乔伊回来之前进了电梯。在房间里休息片刻后，戴维斯换上运动衫出了门。

电梯门一开，乔伊就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午安，戴维斯先生，您看上去气色好极了！"刚才戴维斯耍的小伎俩让乔伊错失了要小费的机会，以乔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他是不会放过戴维斯的。

戴维斯脚步不停："谢谢，乔伊！"

乔伊似乎感觉到了戴维斯的不耐烦，他不再多说，而是直接弯下腰，打算说出自己的老台词。说时迟那时快，戴维斯一把拽住了乔伊："听着，乔伊，我现在身上可没带一分钱！不过我在对面的花店订了一个花篮，如果你能帮我送到房间的话，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说完，戴维斯告诉乔伊今晚他要陪一个朋友吃饭，大概很晚才能回到房间，所以要乔伊午夜十二点准时把花篮送过去，并且只要乔伊在此之前别来打扰他，他就会给乔伊十英镑的小费。最后，戴维斯还把自己的房间号码告诉了乔伊。

十英镑对酒店服务生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乔伊内心喜出望外，不过表面还是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先生，我非常愿意帮您，可是您也知道，酒店现在的规矩可不比从前，大堂接待是严禁进入客房区的，何况还那么晚……"

"二十镑！"

"成交！"

戴维斯去海滩跑了几圈，又在躺椅上睡了一觉，直到日落时分，才慢悠悠地往回走。走到通往酒店的小路时，一个年轻人引起了戴维斯的注意。

年轻人拎着行李箱，一脸沮丧的模样，戴维斯听到他在打手机，似乎在询问其他的酒店是否还有空房间。

现在是度假的黄金期，拉斐尔酒店的房间非常走俏，不出意外的话，年轻人肯定是被酒店拒绝了。

戴维斯心血来潮想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于是主动跟年轻人搭话："嘿，小伙子，为什么不让酒店腾出一间预备房给你？"

年轻人强打起精神对戴维斯笑了笑："我试过了，先生。不过他们说只有酒店的白金卡会员才能享受临时入住预备房的服务。"

戴维斯撇了撇嘴："他们可真冷漠！"

年轻人摇摇头，说："不能怪酒店，先生，其实是我的错。我没有预定房间，酒店只是在按规矩办事！"

戴维斯本以为年轻人会满腹牢骚，可是他不仅不抱怨酒店，反而把错算在自己头上，这让戴维斯对年轻人另眼相看。

戴维斯思索片刻，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冲年轻人招了招手："跟我来吧，小伙子，我想我可以帮你！"

原来戴维斯为了报复乔伊，故意让乔伊去送花篮给他，他打算提前把酒店经理叫到自己的房间，然后让乔伊被酒店经理抓个正着。可是眼前这个年轻人，让戴维斯觉得也许可以给乔伊一个更深刻的教训。

交谈中，年轻人告诉戴维斯自己叫瑞恩，戴维斯把瑞恩带回了酒店。两人经过酒店大堂的时候，乔伊不仅没来打扰他们，还友好地冲两人挥了挥手。戴维斯心里清楚，是他先前承诺给乔伊的二十镑小费发挥了作用。

到了前台，戴维斯拿出自己的白金卡，让酒店腾出了一间预备房给瑞恩。为了表达谢意，瑞恩邀请戴维斯在酒店的高级餐厅共进晚餐，两人相谈甚欢，快到午夜才各自回房休息。

戴维斯本想着第二天好好嘲弄乔伊，可是凌晨三点，他突然接到远在费城的婶婶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叔叔因为心脏病住进了医院。戴维斯父母早逝，叔叔是他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于是他立刻起床离开酒店，乘坐最早的航班去了费城。

时隔一年，戴维斯再次来到了拉斐尔酒店，可是当他进门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门童吉姆。

吉姆身着崭新的制服，一脸喜气洋洋地说："午安，戴维斯先生！"

戴维斯怔了一下，忍不住问："吉姆，怎么是你，乔伊呢？"

吉姆耸耸肩，说："天有不测风云，先生。"

"什么意思？"

"乔伊他死了。"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怎么死的？"

戴维斯惊呆了，他迫不及待地追问着吉姆。吉姆清了清嗓子，缓缓道出了其中的故事。

按照吉姆的说法，在乔伊死的当天下午，酒店入住了一位年轻人，也许是他幸运，进门的时候竟然逃过了乔伊的双眼。乔伊不甘心，想把白天错过的小费捞回来，于是大半夜溜到客房区，敲响了年轻人的房门。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年轻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黑帮老大维奇的得力助手——变色龙瑞恩。他善于伪装，下手狠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听到这里，戴维斯已是脸色发白、站立不稳，他手捂着胸口，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上帝"。

戴维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场恶作剧，竟然会葬送了乔伊的性命。

原来当晚戴维斯和瑞恩用完餐后，戴维斯随便找了个理由，提出和瑞恩交换房间，瑞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戴维斯本想着捉弄一下乔伊，让他敲错房门、自取其辱，可是万万没想到，瑞恩竟然是黑帮成员。

天杀的瑞恩，竟然仅仅因为乔伊敲了他的房门就大开杀戒！戴维斯虽然讨厌乔伊，可此时也不禁为乔伊鸣不平："该死的瑞恩！乔伊只不过是敲了他的房门，他可以骂乔伊，甚至把乔伊打一顿都行，为什么一定要下死手？"

吉姆说："谁说不是呢？先生。我们都想不明白，可是有什么办法，那个王八蛋杀了乔伊之后就跑了，直到三个月前警察才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逮住了他。"

"他有没有交代杀害乔伊的原因？"

"怎么说呢，先生，我向来不喜欢对别人指指点点，更何况是个死人。不过这么说吧，乔伊是我见过的最贪婪的人。"

"这和他的死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先生。变色龙瑞恩偷了维奇的钻石，维奇雇了黑道上最厉害的杀手笑脸罗比来杀他；罗比平时隐姓埋名，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可是道上的人都知道，罗比每次动手前都会说四个字。"

"见鬼，吉姆！我根本不关心罗比说什么，我只想知道瑞恩为什么要杀死乔伊！"

"您听我说呀，先生。瑞恩本来没打算杀乔伊，可是据他交代，乔伊出门的时候，突然转过身对他说……"

戴维斯翻了个大白眼，没好气地瞪着吉姆："说什么？"

吉姆突然弯下腰，满脸堆笑地看着戴维斯，他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伸到半空中捻了捻手指，郑重其事地说："祝您愉快！"

选自《上海故事》2020.6

处心积虑的意外

◇文／[日] 夏树静子　图／段明



丈夫出轨

美也子是一名家庭主妇，最近丈夫洋界对她的态度越来越差了。

这天早上，因为饭菜不合胃口，丈夫又把美也子狠狠训斥了一番。面对蛮横的丈夫，性格柔顺的美也子一直是逆来顺受，可最近，她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想，40岁的女人也不算太老，如果狠狠心离开丈夫，完全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洋界因为下午要去陪客户打高尔夫，就去楼上拿球杆了。

美也子家的楼梯呈扇形，旋转着伸向二楼，中间很陡。

这时，洋界的外甥，也就是司机贞敏来了。

洋界下楼时，被绊了一下，他抱怨道："这破楼梯真的该修了，绊到我好几次了。"

"这楼梯是很危险啊，下面就是大理石地面，还是改造一下的好。"贞敏也这样觉得。

这段不经意的对话，对美也子来说算是一个助力，她想，或许有个比离婚更好的计划，关键时候贞敏也许会为自己作证。毕竟离婚也不是上策，洋界老谋深算，两人又没有孩子，虽然他的身家有十亿日元，但离婚后，他肯定不会分给自己的。

美也子不知道的是，洋界在外面早就包养了情人。情人最近怀孕了，洋界兴奋之下立下了遗嘱，要把一半的资产留给情人和私生子。洋界经常在外面拈花惹草，还让贞敏充当联络员。这次怀孕的情人叫夏美，和洋界在一起已经七年了。

美也子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她唯一的爱好就是刺绣。这天，美也子又完成了一幅新的刺绣，她把刺绣装入画框，然后把它挂在了靠楼梯扇心位置的墙上。

美也子想，这扇形旋转楼梯呈陡峭的弧形，越往扇心楼梯越窄。因为楼梯变

窄，手会本能地去抓扶手，但由于新挂画框的遮挡，扶手很难抓，而下面就是大理石的地面，这样一来，丈夫下楼时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了。

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

“您是洋界先生的太太吗？我叫夏美，您的丈夫提起过我吗？”

“没有，请问您有什么事？”

“我就开门见山了，我是您丈夫的情人，现在怀孕了，希望和您见一面，有些事还是要当面说清楚。我以洋界的名义在一家饭店订了位子，今晚六点，希望您不要爽约。”对方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过了片刻，美也子才反应过来。关于丈夫在外面的风流韵事，美也子也能猜到一些，但是还从来没有人敢正面给她难堪。她决定去会会这个叫夏美的女人。

晚上六点，美也子在服务员的指引下来到了预订的包间，对方已经等在那里了。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孕妇装。美也子想，这女人简直是在挑衅。没多久，两人就结束了会面。

合谋杀夫

两天后的晚上，美也子突然打电话向警局报警：“我丈夫从楼梯上摔下来，头部撞在楼梯口的大理石地上。我刚从外面回家……”

当班的刑警渡边和助手立即赶了过去，当他们到达时，洋界早已没有了呼吸。只见他穿着运动服，头部开了一道口子，四周有很多血。死亡时间是晚上九点左右。

据美也子讲，晚上她去参加同学聚会，九点半结束后往家赶，十点左右到家。丈夫早上离开家时说过，他晚上要去应酬，也许会晚些回来，但当美也子走进屋时，却发现丈夫倒在地上……

渡边问：“你说你丈夫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怎么会这样想？”

“因为楼梯转弯的地方很陡，他以前也被绊倒过，所以……”美也子的声音很低，但是很清晰。

渡边开始察看那个楼梯，确实像美也子说的那样，稍不注意就会摔下来，楼梯旁边的墙上还有一个裱着刺绣的画框。

这时，贞敏也到了。

原来，这天晚上洋界跟客户约好了第二天要去打高尔夫，所以提前回了家，想早点儿休息。他到家的时间和警方认定的死亡时间差不多，都是九点左右。

渡边问道：“你听死者说过楼梯很危险之类的话吗？”

贞敏毫不犹豫地说：“舅舅说过好几次的，我有一次也差点儿从那个楼梯上摔下来。”

“那幅刺绣挂在那里，风险不是会更大吗？”

贞敏解释说：“可是，夫人当时怎么会想到这些？”

这时，警察发现了一支口红，经过辨认，它并不是美也子的，极有可能是凶手不小心留下的。

不久，洋界生前立的遗嘱被曝光。渡边找到贞敏，打听夏美是谁。贞敏据实相告，并带渡边来到了夏美的住处。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美也子还不知道丈夫新立了遗嘱，因此她有动机杀死拈花惹草的丈夫，以获得遗产，但美也子的不在场证明是无懈可击的，很多同学都可以作证。同时警方还发现，夏美除了洋界，还有其他的男人，她肚子里的孩子极有可能并不是洋界的。这样一来，夏美有可能是害怕将来孩子出生后，被洋界发现真相，因此杀人。而且，案发时夏美一个人待在公寓，没有不在场证明。

至于那支口红，的确是夏美的，她说好几天前就找不到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洋界家。

由此看来，夏美的作案嫌疑很大，可她坚持说自己从来没去过洋界家。贞敏也作证，洋界和夏美约会都是在夏美的公寓里；美也子也说丈夫没带过其他的女人来家里。

案件到此陷入了僵局：美也子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首先被排除嫌疑；第二个有杀人动机的情人夏美，也没有确凿的涉案证据，相反根据美也子的证词，夏美应该不知道洋界家里的楼梯容易发生意外。

渡边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正妻和情人本是仇人，所以没有人怀疑美也子的证词，但如果是两人合谋呢？洋界死后，遗产的一半会留给夏美，另一半则由美也子继承，这不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吗？

峰回路转

就在这时，一个饭店服务员打来电话，说在案发前两天，有人以死者的名义订了包间，但来的是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正是美也子，另一人好像怀着孕。因为洋界生前是饭店的常客，美也子也去过好几次，所以服务员对她有印象。

渡边马上召集助手，分别对美也子和夏美进行审问。

按照渡边的猜想，美也子要想杀死丈夫，伪装成意外是最好的办法，她和夏美合谋，并告诉她家里楼梯的结构。夏美负责杀人，美也子则以“敌人”的身份为她作证。

面对警察的严厉盘问，美也子承认两天前去饭店见了夏美，但最终不欢而散。她之所以没说，是觉得这事太丢人。不过无论警察再怎么问，她都不承认和夏美合谋杀夫。

美也子态度很坚决：“她抢了我的丈夫，我恨她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和她合作？”

夏美那边，她也坚称自己从来没去过洋界家，并说是美也子主动打电话约她去饭店见面的，但美也子却说是夏美打电话约的她。

美也子和夏美连续几天都受到盘问，她们都坚持一开始的说辞。渡边很疑惑，按理说即使是心理素质过硬的犯罪嫌疑人，也抵不住连番的问讯，难道她们说的都是实话？不过两人证词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她们都坚持是对方约的自己。渡边决定去那家饭店走访一趟，再向那个服务员了解一下情况。

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前几天确实有人以洋界的名义订了包间，但饭店老板询问了所有店员，没有人向警局打过电话提供线索。

那到底是谁打的电话呢？美也子和夏美都说是对方打电话约的自己，难道还有第三个人存在？也许就是这第三个人，分别向美也子和夏美打电话，约她们见面，然后又伪装成服务员给警察提供线索。

除了美也子和夏美，还有谁能从死者的死亡中获利呢？

渡边想了想，还有一个人——洋界的外甥贞敏。

很快，贞敏被叫到警局，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涉案。渡边问他：“据美也子讲，那幅刺绣是最近才挂上去的，你应该没有碰过吧？”

贞敏否认道：“没有啊！”

“但我们在上面发现了你的指纹。”

贞敏脸色大变，他依稀记得自己在把洋界推下楼梯时，手好像确实碰到了画框……

原来，为了独占舅舅洋界的财产，贞敏决定杀死他，同时嫁祸给美也子和夏美。他知道洋界和美也子感情不和，也知道洋界立了新的遗嘱，要把一半的遗产留给夏美。

于是，贞敏找来自己的情人，让她分别伪装成夏美和美也子，打电话把双方约到饭店，案发后再冒充服务员，给警局打电话提供线索。这样一来，警方就会怀疑是美也子和夏美达成了协议，合谋杀夫。贞敏知道洋界家里的楼梯容易发生意外，也知道夏美不止有死者一个情人。案发当晚，洋界到家后，贞敏借口有事要和洋界商量，上了二楼。然后在下楼梯时，把洋界推了下去。那支口红，是他从夏美的公寓里偷来嫁祸用的。

美也子知道贞敏是杀人凶手后，惊呆了。如果她没有悬崖勒马，那么等待牢狱之灾的，就是自己了。美也子不禁感到庆幸……

选自《故事会》2020.5 上

天生贵族

◇文／周海亮　图／彭建辉



为了成为贵族，他付出多年的努力。虽然贵族不是隐士，但贵族绝不可以天天混迹在令人讨厌的嘈杂市井中。而他，终于在静谧的大山里，有了一处他梦寐以求的独属于他的宅院。每年他都会抽出几个月的时间，来到这山野宅院，享受他的贵族生活。

那天，他躺在门口的藤椅上喝茶，邂逅一个进山砍柴的老农。他将老农请进来参观他的宅院，给老农倒茶，端上水果，并与老农闲聊。

“你怎么会住在这里？”老农问他，“看你的模样应该是有钱人吧？但是这里，兔子都不屙屎……”

“我来这里是想享受真正安静的贵族生活。”他说，“您看看我的房子，是不是很棒？”

老农四下看看：“凑合吧。”

“怎么是凑合呢？”他说，“这房子是用石头和木头建造起来的，墙是土坯墙，我连砖都没有用。知道为什么不用砖吗？用砖，就失去了原始和粗犷的味道。”

“这不稀罕。”老农撇撇嘴，说，“俺们那个村子，家家都是这样的房子。”

“光房子还不行。”他说，“您看看院子里的这些花草，都是我从附近的山上移栽过来的。”

“这更不稀罕了。”老农说，“俺们村里遍地都是这些花草，想避都避不开，看得俺们烦。”

“您再尝尝这些水果。”他接着说，“全都是我从附近收来的，绝对纯绿色、无公害……”

“那你认为俺们吃的水果都是污染过的？”老农说，“老实跟你说，俺种了一辈子地，从来就不知道化肥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天天粗茶淡饭。”他说，“大饼子、小米粥、野菜、山上的绿茶……我一口酒都不喝……”

“俺也是啊！”老农说。

“我现在不用电话，不用电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他说。

“俺也是啊！”老农说。

“我现在基本与世隔绝。”他说，“除了每天去我自己开的那块地里浇浇水、拔拔草，回来就是喝茶、睡觉、晒太阳……”

“俺也是啊！”老农说。

“咱俩是不一样的。”他有点儿急了，“虽然咱俩吃着同样的饭，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我是贵族，您不是。”

“俺看差不多。”

“肯定不一样。”他说，“我现在无欲无求，吃得饱，睡得香，就算天塌下来，也不关我的事……”

“那你认为俺是指望发大财还是想再娶房老婆？”老农说，“俺和俺们村里的人每天都过着你说的这种生活，咱们都是一样的。”

酒鬼

◇文／好森　图／彭建辉



老王六十多岁，是个酒鬼。和别的酒鬼不同，他喝完酒从来不耍酒疯，而是找个地方锻炼身体。

最近，老王出意外死了。老王死后，灵魂去了阴曹地府。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王即便到了阴间，也改不了嗜酒的习性。

这天，老王喝酒时，邂逅了一个酒友。那酒友姓贺，单名一个九字。贺九人如其名，是个地道的酒鬼。酒逢知己千杯少，那天晚上，老王和贺九喝得非常尽兴。

喝酒时少不了吹牛皮。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是怎么死的。老王说，有一天他喝醉了酒，稀里糊涂就死了。

贺九同情道："比起你，我算是一个明白鬼。"

老王来了兴趣："你是咋死的？"

贺九愤愤道："我生前是一名货车司机。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本来要睡大觉的，没承想收货方突然打来电话，说事情有变，要求务必在第二天早晨将货送到。没办法，我只能抱着侥幸心理开着货车上路。一开始路上很顺利，但开到一个村口时，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吊死鬼，那鬼头朝下、脚朝上，在车灯的照射下，显得非常恐怖。我吓坏了，忘了拐弯，直挺挺地撞了过去，结果车毁人亡。"

霎时，老王想起了什么，情绪激动起来，他上前一把抓住贺九的衣领，骂道："王八蛋，原来是你！"

贺九一头雾水，惊叫道："你……你要干什么？"

老王怒道："什么吊死鬼？那是老子喝完酒，在村口练倒立啊！"

选自《喜剧世界》2020.5上

"绝对不一样！"他真的急了，"咱们怎么能一样呢？你生在乡下，长在乡下，你的职业就是农民，你做这些事太正常。而我呢？我是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才熬到现在这种贵族状态。现在，我种花，种菜，劈柴，喂马，住木屋，吃绿色食品，呼吸富含负离子的新鲜空气，这不是贵族的生活是什么？你知道我是怎么熬到这一步的吗？先玩命地赚钱，再玩命地健身，最后玩命地让自己厌倦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灯红酒绿以及虚伪的交际……"

"你这么说，俺总算弄明白了。"老农笑笑说，"咱俩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是玩命才成了贵族，俺一生下来就是贵族。"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

仗义女司机

◇文／王小柔　图／彭建辉



我刚在朋友圈说在北京有个会，立刻手机就响了，问我在哪条路上。作为一个准路盲，我哪说得清楚，仗义姐们儿尖着嗓子在电话里嚷嚷：“你导航一下，查查自己被卖到哪儿了。”我截了图发给她，然后安心跷起了二郎腿，等豪车接。

热火朝天的会历经三个小时到了尾声。我开始问我的司机：“人呢？怎么还不来接驾。”仗义姐们儿回：“挪不动，路上全堵得严严实实，要不你打车找我？”这句话简直如五雷轰顶啊！这时候，近千人的会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打扫卫生的大姐开始扫地，为了不给人家挡道儿，我一个箭步蹿上了舞台，站正中间。忽然感受到了被观众抛弃的艺术家的落寞，大灯挨个儿还给关了。正想着何去何从，司机让我安心等待。可算吃了定心丸。

我在会场外的大水泥台子上一屁股坐下去，还真凉快，跟垫了薄荷叶似的。

等啊等啊，天可就擦黑了。我不停地翻看火车票的信息，想问问她天黑之前还见得了面吗？这时候她来电话了，说发现一个饭馆离我很近，让我导航走过去。确实不能在这有艺术气氛的大厂房里待着。

等我到了马路上，那些车全在车道上排着，红灯绿灯都不带动的。导航说话了吓我一跳。

我先往左走，没几步，那女的就说：“前方二百米请调头。”人行道那是能随意到大路口转悠的吗？我立刻就往右走。没到二百米呢，那女的说：“目的地已到，本次导航结束。”跟挂电话似的，你想再问点儿嘛，人家不理会了。可是哪有目的地啊！

当我以自己为圆心，抻着脖子找目的地的时候，视线越过停满了车道的汽车，发现饭馆在我对面，要不让我调头呢。作为VIP嘉宾，在天色还没全暗的时候抱着包跨护栏实在怕被朝阳群众举报，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往更远的地方走。上天桥下天桥，逛游了十分钟来到了饭馆门口继续张望。

司机终于到了。没地方停车，我去央求饭馆保安，但她一把拽过我：“咱车就放这儿，罚款、拖走，随便。接你的司机必须硬气！”我在心里想，幸亏车不是我的啊！

饭后我强烈要求她把我送到最近的地铁站，我把火车票买好了。仗义姐们儿说："我一刻钟的道开了一个半小时为什么？就为了亲自送你去火车站。"人家都这么说了，你还废什么话强调地铁有准点儿啊。

送站的路程在导航里显示出深红色，她指着地图告诉我哪在堵车，然后一脚油门就开下去了。哪儿绿，她朝哪儿开，也不管能不能到南站。用她的话说："咱得躲过这段儿。"大概躲得有点儿远，导航都凌乱了，在一个桥上指导我们转了三圈。到第四圈的时候司机急了，把手机从架子上抽出来，拿左手攥着。我说："你能不一边举着手机对比一边开吗？"她说："我近视，看不清屏幕，不能再走错了。"可近视为嘛不戴眼镜呢？我觉得豪车应该给副驾驶多配几条安全带。我发现地上画着个自行车，赶紧提醒她："你开的是自行车道吧！"她说："甭管嘛道，我前面那车就是打这开过去的。"

在转晕的时候，司机把车停在立交桥上，不远处有个胳膊上文着大老虎的大哥，我说我去问问道儿，她抓着我的胳膊："我把窗户开开，你跟他喊，别下去，万一是流氓呢？"我就那么扯着嗓门在晚上九点多的北京的桥上跟一个"流氓"喊话。

最后眼瞅着路标就到了南站，可是还找不到。我都慌了往哪走呢，司机果断地说："这边！"哪有指示牌？司机说："你看地下！"机动车道上写着"南站"俩字。认字真好。

最后八点四十的车票，我十点到的北京南站。女司机，真是太仗义了。

选自《不装》

男人和鸵鸟

◇编译 / 邓笛



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餐馆，身后跟着一只成年鸵鸟。当他坐下后，服务员过来问他要点什么菜。

男人说："我要一个汉堡、一包薯条和一杯可乐。"然后，他转向鸵鸟，问："你要什么？"

鸵鸟说："我也要一样的。"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拿着账单回来了，说："请付6.4美元。"

男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钱，不多不少，正好这个数目。

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后来有一天，情况有了变化，当服务员问男人要点的菜是不是跟往常一样时，男人说："不，今天给我来一份牛排、一份烤土豆和一份沙拉。"

鸵鸟说："我也一样！"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拿着账单回来了，说："12.62美元。"

男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钱，不多不少，正好这个数目。

服务员再也抑制不住好奇心，问："先生，你怎么每次都能从口袋里精确地拿出所需的零钱呢？"

男人答道："几年前，我在打扫阁楼时发现了一盏旧灯，当我擦拭它时，一个精灵出现了，并答应满足我两个愿望。我的第一个愿望是，在我必须支付任何费用的时候，只要我把手放进口袋里，就可以拿到与所需款数目一致的钱。"

"太棒了！"服务员说，"你的这种要求不但别出心裁，实际上也更聪明，只要你活着，就会一直像你所希望的那样富有！"

男人得意地说："没错！"

服务员又问："先生，我还想请教一下，鸵鸟是怎么一回事呢？"

男人叹口气，说："我的第二个愿望是有一个女朋友。我希望这个女朋友是高个长腿，对我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并且小鸟依人。"

选自《故事会》

造梦师

◇文／闲云归路　图／周欣欣



梦境的要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一种新行业：造梦。凭借神秘的技术，做这行的人能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梦境。人们可以在梦中做一些在现实中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事情，而制造梦境的人，被称为——造梦师。

钻石大厦的顶层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此刻，李青石正在里面游泳。

李青石今年三十三岁，身材健硕，相貌英俊，是皇龙集团的总经理，算得上年轻有为。

不知为何，游泳池里的李青石，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一个人匆匆走过来，这人二十多岁，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他叫何远，是李青石的助理。一年前来到公司，为人精明，办事得力，李青石很是赏识他。

“李总，您找我？”何远低声问道。

李青石慢慢游过来，问道：“那件事办得怎么样了？”

何远脸上掠过一丝犹豫，低声道：“李总，我找了几个，但都达不到您的要求。”

“那就继续找，我要最好的造梦师，最好的，明白吗？”

“是，我这就去找！”

何远的身影消失在玻璃门后，李青石望着有些阴沉的天空，陷入了回忆当中。

四年前，李青石已是辉腾集团的董事长，叱咤风云，年少有为。但商场无情，因为一次重大投资失败，辉腾公司欠下了巨额债款，面临倒闭。他的别墅、豪车、美好的生活，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也就是在这时，李青石作出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决定，他抛弃了在一起六年的女友晶晶，和另一个女孩儿付晓婉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李青石并不爱付晓婉，只因她是皇龙集团的千金小姐，付晓婉有能力并且也答应帮他还清债务，只要他同她结婚。

李青石清晰地记得分手的时候，晶晶脸上绝望的表情。

她是个好女孩儿，就算李青石一无所有，依然陪伴在他身边，在分手的前一天，晶晶还对他说：“我打算做份兼职，多赚一些钱，帮你还债。”

但是，他背叛了她。他已经习惯了富足奢侈的生活，没有勇气过那种清贫的日子。

他以为一切都会变好，但只过了两年的时间，付晓婉一改恋爱时的温柔和体贴，渐渐恢复了千金大小姐的脾气。一旦李青石做错了什么事情，付晓婉立刻高声叫嚷，颐指气使，丝毫不顾及是否有其他人在场。

李青石受她恩惠，不敢还嘴，只能默默忍受。而且，付晓婉有间歇性心脏病，受不了刺激。

他也想过离婚，但离婚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他的名车、豪宅、富足生活、社会地位……一切都将消失，他会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他告诉自己，就是死，也不能离婚，所以当付晓婉吵得日子没法过的时候，他只是低下头、什么话都不说。

他不知该如何发泄心中的痛苦，直到有一天，何远向他推荐了一个造梦师。

他还记得那个满脸胡子的中年人掏出一个小瓶，从里面倒出一团闪烁着蓝光的烟雾状东西，带着微笑说道："这就是上帝，这里就是天堂。"

遗憾的是，中年人技艺有限，达不到他的要求，没有办法，李青石只好开始寻求更好的造梦师。

但是，好的造梦师万里无一，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还需要有极高的天赋，虽然几经努力，但依然毫无所获。

李青石叹了口气，从沉思中醒悟过来。

陆阳大师

一个星期后的中午。李青石正在处理文件，何远面带喜色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李总，您要的人找到了！"

李青石毫不犹豫地说道："这就带我去！"

半个小时后，在城郊一栋巨大的庄园门前，黑色的奔驰车缓缓停住，李青石和何远走了下来。

摁了墙上的门铃，片刻之后，走出一个十六七岁的清秀女孩儿，问道："你们找谁？"

何远掏出一张名片，说道："我们是皇龙集团的，找陆阳大师，麻烦你转告一声。"

女孩儿看了看名片，说道："你们进来吧。"

女孩儿前面引路，辗转拐过几道弯，将两人带到一个房间的门口，说道："大师就在里面，你们进去吧。"

正要推门，那女孩儿忽然道："等一下。"

说完，从身上掏出一张纸和一支笔，递到李青石面前。

李青石莫名其妙，何远问："这是什么意思？"

女孩儿看了二人一眼，说道："大师是聋哑人，只能通过纸和笔进行交流。"

女孩儿离去之后，何远说道："李总，我在门口等您。"

李青石点点头，推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的布置古香古色，透着一股温暖舒心的感觉。在房间的中央拉着一个竹帘，竹帘后隐约能看见一个戴着面纱的人影。这就是造梦师了。

李青石走到竹帘前，掏出纸笔，将来意写在上面。

竹帘中间有道缝隙，可供纸笔传递。李青石将纸笔递过去，片刻之后，又递了出来，纸上写着八个字：你想要什么样的梦？

李青石写下了一个关于妻子的梦。

纸条很快递了出来，上面写着：一个星期后可以来取。

一个星期后，李青石派何远前去城郊庄园，带回来一个青色的小瓶。

当天晚上，李青石第一次见识到了如此真实的梦境，流动的光影，独特的设计，一切都恍如现实一般。

仿佛毒品一般，李青石对陆大师制造的梦境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几天没有做梦，便感觉浑身不自在，仿佛丢了魂儿似的。

一天上午，在董事局的会议上，付晓婉正安排着下一个季度的任务，中途忽然面色苍白，双手捂住胸口，

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在医院里，李青石接到了医生的通知，心脏病复发。

这件事让他想到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他驱车赶往城郊庄园，在那个古香古色的房间里，向陆大师提出了一个要求：噩梦，越可怕越好。

竹帘后面的陆大师似乎有些发愣，好一会儿之后，纸条传出来，上面只有三个字：为什么？

李青石的回答是：这个你不需要关心，你只需要开个价格就可以。

片刻之后，陆大师的纸条传了出来：十天后来取。

十天之后，李青石从陆大师那里拿到了一个黑色的小瓶。

当天晚上，等付晓婉熟睡之后，李青石轻轻起身，将瓶中的噩梦倒进了妻子的耳中，看着那团闪烁着红光的烟雾飘进妻子的耳中，李青石露出了一个冷酷的微笑。

第二天早晨的餐桌上，付晓婉眼睛红肿，不停地抱怨着昨晚做了一晚上的噩梦，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李青石象征性地安慰几句，让她不要想太多。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现在的他只需要等待，等待着付晓婉被噩梦吓死，她脆弱的心脏一定经不起这样的刺激。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计划，妻子是被噩梦吓死的，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青石得意地笑了。

噩梦·美梦

再一次来到陆大师的庄园，李青石预订了一个更加可怕的噩梦。除此之外，还为自己要了一个关于付晓婉的美梦，他需要发泄内心的怨气。

十天之后，李青石从陆大师那里拿到了两个梦境。当天晚上，他将其中的噩梦倒入了妻子的耳中，然后将美梦倒入了自己的耳中。

这是一个全新的梦境，场景是李青石的家中。

一切竟然都跟入睡前一模一样，自己躺在床上，妻子就躺在自己身边，不得不佩服陆大师的手艺，进入梦境之后，恍惚间，李青石以为还身处现实之中。

他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钟表，指针显示是早晨八点，他又看了看自己的腕表，时间是深夜十一点。

因为梦境太过逼真，进入梦境的一瞬间，常常会令人分不清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所以陆大师告诉他一个方法，在梦境中，每一处的时间都是不一致的，如果时间一致，那就是现实；反之，则是梦境。

李青石放下心来，他毫不客气地将妻子推醒，让她去给自己做饭。

付晓婉睡眼惺忪地醒来，看了看李青石，忽然骂道：“大半夜的，你疯了吧？”

李青石抬腿一脚，骂道：“老子就是想吃，赶快去做！”

付晓婉像看怪物一般看着李青石，忽然大叫着向他冲了过来：“你竟然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李青石没防备之下，被付晓婉一把抓了个满脸花。

李青石又惊又怒，在以前的梦中，妻子都是老老实实，任凭自己差遣，但为何这次却开始反抗，一时之间，他有些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梦境。

但是再一次确认时间之后，李青石放下心来，另一方面，妻子的反抗反而激起了他的兴趣。

“这样才有意思嘛！”李青石一面摸着脸上的伤口，一面和妻子厮打起来。

缠斗中，李青石被付晓婉咬了一口，痛得大叫起来。

此举激起了他的怒火，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把水果刀，猛地刺向了付晓婉的腹部。

付晓婉面孔扭曲，大张着嘴巴，似乎想说些什么，李青石猛然又一连几刀，付晓婉脑袋一歪，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李青石长长地舒了口气，感到了一丝发自心底的畅快。

正在这时，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紧接着一个声音传了过来：“李先生、

李太太，你们没事儿吧？”

是楼下的保姆。

李青石一愣，这怎么可能？

以前他向陆大师提出过要求，梦境中只能出现妻子，陆大师每次都按照他的要求制作，但这个梦境为什么会有别人出现？

想到这里，李青石再次向墙上的钟表看去。

下一个瞬间，李青石张大了嘴巴，满脸的不可思议。

经过了和妻子打斗的这段时间之后，墙上的钟表指针指示的依然还是八点。

一开始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发现，墙上的钟表竟然停了。

难道眼前的一切竟然都是现实？自己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保姆的脚步声响起来，看样子正向楼上走来。

李青石急忙说道：“没事儿，太太又做噩梦了，你回去休息吧。”

保姆应了一声，正要走，李青石忽然问道：“哦，对了，现在几点了？”

保姆的声音传了过来：“李先生，现在是午夜十一点二十。”

李青石感觉头顶“嗡”的一声，身体开始不住地颤抖起来，这根本不是梦境，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血泊中的付晓婉大睁着双眼，似乎正在紧紧地盯着他。

李青石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再也不敢待在这里，起身来到楼下的客厅之中。

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他哆嗦着点上一支烟，努力地回忆着入睡之前的每个细节。

但杀人的恐惧让他的大脑一片混沌，根本无法集中精神。

与此同时，一阵又一阵虚弱和无力感不断向他袭来，李青石头昏脑涨，不知不觉间，迷迷糊糊地昏睡在沙发上。

李青石醒来之后，已经是第二天清晨，和煦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洒满整个房间。

保姆端着早餐走了过来：“先生，您怎么在客厅睡着了？”

李青石看了看表，已经是八点多钟了。

保姆在一旁问道：“先生，太太怎么还没醒，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您看我是不是叫她一下？”

付晓婉有晨练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起床，但现在已经八点多钟了，楼上却没有任何动静。

昨晚的记忆瞬间涌入脑海，李青石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急忙挥手说道：“太太昨天很累，想多睡一会儿，不要去打扰她了。”

保姆奇怪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没说什么，李青石呆呆地愣了片刻，忽然飞快起身，驱车赶往城郊的庄园。

他想到了那个总是蒙着面纱、神神秘秘的造梦师，难道是他在搞鬼？

出来开门的不是那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而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陌生男人。

小胡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李青石，瓮声瓮气地问道：“你找谁？”

“我找陆大师。”

“陆大师？你找错地儿了吧，这儿哪有什么陆大师？”小胡子有些不耐烦。

李青石一愣：“怎么可能？我昨天刚来过这里。”

小胡子想了想，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哦，你说的是那个女人吧，你来晚了，她昨天刚搬走。”

“女人？”李青石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片刻之后，他一把抓住小胡子的衣领，连声问道：“她去哪儿了？她去哪儿了？”

小胡子一把拽开他，骂道：“我怎么知道？神经病！”

李青石站在原地，脑子里乱成一团，此时此刻，他感觉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圈套。

片刻之后，他掏出手机拨通了何远的号码，手机里传出系统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李青石一把将手机摔在地上，他现在有些明白了，这所有的一切似乎都跟何远

有关，通过他，自己开始迷恋梦境，也是通过他，自己结识了陆大师。

李青石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害自己？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眼前的现实是，自己亲手杀死了妻子付晓婉，她的尸体正躺在家中。

警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出所有的证据。名利、金钱、地位，所有的一切全部毁了，等待自己的是身败名裂和牢狱之灾……

最后的梦境

这一天下午，李青石的别墅里，付晓婉穿着睡袍，慵懒地坐在沙发上，在她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身材高大，气宇轩昂。

付晓婉喝了一口咖啡，说道："这件事情多亏你了。"何远恭声道："董事长见外了，能为您做事是我的荣幸。"

付晓婉满意地点点头，说道："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陆大师到底用的是什么法子？"

"很简单，李总在梦中杀死了董事长，但他以为是现实。"

"那他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第二天早晨。"

"最后一个问题，陆大师为什么要求我趁他睡着之际，将他弄到客厅的沙发上？"

"因为那里是现实和梦境的交接点，陆大师会让他在那里醒过来。"

付晓婉赞赏般地叹了口气："陆大师果真是好手段！"

片刻之后，她看了看何远，忽然问道："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吗？"

何远正不知该如何回答，付晓婉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个负心汉，我为他付出那么多，可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爱过我。"

何远低头听着。

付晓婉的声音里已经带了一丝悲伤："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试图通过无理取闹，逼他跟我离婚，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他是根本不可能离婚的，我不知该怎么做，直到你推荐了这个方法。

"本来我还有些愧疚，但没想到他也起了杀心，竟然想利用噩梦吓死我，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陆大师为我制作的全都是奇妙无比的美梦。"说到这里，付晓婉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悲伤，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得意之色。

何远低着头，看不见他的表情。

付晓婉挥挥手说道："好了，去忙吧，你和陆大师做的这一切我会记在心里的。"

"多谢董事长。"

何远站起身，掏出一个青色小瓶，递到付晓婉面前："董事长，我差点忘了，这里还有一个梦境，是陆大师让我转交给您的。"

付晓婉接过小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道："难得大师这么细心。"

何远微笑着告辞离去。

当天晚上，付晓婉躺在床上，打开青色小瓶，将瓶中的梦境倒入了耳中，沉沉睡去。

这是一个全新的梦境，场景是在家中，而自己正躺在床上。

付晓婉正想起身，蒙眬中，感觉身边好像还躺着另一个人，她扭头看了一眼，忽然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

在她旁边躺着的竟是被捕的李青石，此刻，他正咧开嘴，对着她微笑。

付晓婉捂着心口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第二天上午，在城市的高速公路上，一辆老式的丰田轿车正疾驰向前。

车厢里，何远手拿着一份报纸，面带微笑，报纸上登着一则新闻：皇龙集团董事长付晓婉昨夜心脏病突发，已经离世。

片刻之后，他将报纸递给了身边的一个人。

一个戴着面纱、看不清面孔的人。

片刻之后，何远问道："师妹，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你为什么起了陆阳这个怪名字呢？"

陆大师面纱后的一双眼睛似乎发出了光，半晌说道："你猜呢？"

选自《惊奇物语》



水晶念珠

◇文/[日]东野圭吾　图/戴清胜

父子矛盾

度会直树是怀揣着演员梦想从日本来到美国的。在故乡，度会家是当地的豪门，父亲真一郎同时掌管好几家企业，他一直对直树抱以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将来能够将家族产业发扬光大。

大学毕业后，直树就去了真一郎担任董事长的制造公司，可是没过多久，他没和任何人商量，就辞了职。理由只有一个——他喜欢演戏。从高中开始，他就梦想出演好莱坞电影。

直树的决定让真一郎非常生气，几番争吵后，真一郎以断绝父子关系为要挟，试图逼迫儿子妥协。在这样的情形下，直树选择了坚守梦想，独自来到美国，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表演。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尽管直树很努力，但始终只能出演一些小角色，毕竟好莱坞对日本演员的需求并不多。

经过多年的磨砺和等待，直树终于等到了一次海选的机会。那是一部已经确定将在全球上映的大制作电影，男主角是一个日本人，演员将由海选产生。直树很早就提交了报名表，如果能从海选中脱颖而出，他便能参演。他希望电影在日本热映时，能看到父亲态度的转变。

眼看海选日益临近，这天，直树接到了姐姐贵美子从日本打来的电话，让他下周回去一趟，姐姐准备为父亲办一次生日会。

直树听后大声说："我怎么可能为这种事特地飞回去？"

"这是最后一次了，爸爸得了癌症，是晚期……医生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直树惊愕道："为什么之前没告诉我？"

"你现在是关键时期，我和妈妈不想让你分心。"

直树做了个深呼吸，说："我觉得他一定不想见我，而且我下周要参加一场海选，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贵美子说："天底下哪里会有父亲临死前不想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海选没办法调整吗？"直树想了想，说："父亲的生日是日

本时间14日，那我参加完生日会，坐第二天一早的飞机赶回来参加海选吧。”

从机场到达东京站后，直树朝新干线站台走，到家还得再坐两小时的车。这时，手机响了，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沙哑：“是直树吗？”

“啊……爸？”

“对，你现在在哪里？”

“东京站，马上去坐新干线。”

“回日本了？你终于发现出演好莱坞电影这种梦想有多愚蠢了？”

直树生气了，回道：“我依然在追求梦想！”

“那你为何厚着脸皮回来？”

“是姐姐求我回来给你过生日。我本来打算在生日会上露个脸，然后就飞回去，因为我还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海选。”

“省省吧！你怎么可能被选上？而且我也没求你为我庆生。既然你回来了，我们就见个面，好好地聊聊你的将来。”

直树愤怒了，没想到，父亲竟然会对不远万里特地赶回来给他庆祝生日的儿子说这种话，于是直树说：“没必要！我这就回美国！”

直树挂断电话，大步走向开往机场的列车。在车上，他给贵美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姐姐自己到了东京，可现在决定返回美国。贵美子忙问他出了什么事，直树没有过多解释。

祖传之宝

三周后，直树又一次回到日本，父亲真一郎已经离开了人世。

直树回到家时，母亲聪代和姐姐贵美子正准备守夜。母亲好像还对直树没有回来参加生日会心存怨气。

直树把三周前那通电话的经过说了一遍。聪代和贵美子面面相觑，她们之前根本没有把直树要回来的消息告诉真一郎，而且真一郎也不知道直树的手机号码，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给直树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贵美子问直树海选结果怎么样。这是直树最不想听到的问题，他耸耸肩：“没戏。”

海选的失败让直树很受打击，他萌生了放弃做演员的念头。

晚上，亲戚们围坐到直树等人身边，大家知道直树在美国学表演。被问到近况时，直树坦言还和之前一样，在打基础，等机会。

直树的叔叔说：“你身体里流着度会家的血，一定会成功的！”

直树苦笑道：“仅凭血脉就能成功？”

叔叔说：“在度会家，当一家之主死去，下一代的继承人就将发挥才能。直树，你也听说过水晶念珠的事吧？”

水晶念珠是度会家的祖传之宝，一家之主死后，会交给继承人。这串念珠具有神秘力量，但只有继承人知道如何让其发力。

直树挠挠头说：“说实话，我觉得念珠只是一种象征……”

叔叔说：“继承那串念珠的人，很快就会变得充满力量，勇于挑战。你父亲年轻时是个胆小鬼，可他继承念珠之后，就变得无所畏惧，在商场上屡屡挑战大项目，每次都成功。你爷爷也非常好强，在百年一遇的股市波动中孤注一掷，一举打拼出度会家的庞大家业。”

直树心想：这怎么可能？

这时，聪代说：“即使拥有念珠的力量，到头来他也没能战胜病魔。”真一郎说过，最希望自己能老死，再不然就是得癌症，他最不希望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死去。他一直都很小心，尽量避免遇到事故。真一郎不怕坐飞机或坐船，却害怕坐车，因为他觉得坐飞机或坐船，即使遭遇事故，死前都会有一段时间是有意识的，车祸却可能让人瞬间丧命。

等到夜深，亲戚们走了之后，贵美子问直树什么时候回美国，直树实话实说，说自己打算放弃当演员的梦想了。这时，聪代将一个紫色的袋子和信封交给直树：“家里的规矩，一过午夜零点，就得交给你。”说完，她和贵美子走开了。

直树取出紫色袋子里的水晶念珠，信封

里则是真一郎写给直树的信，真一郎在信中揭示了水晶念珠的秘密。原来，这串念珠具有让时间倒转的力量。当他的拥有者双手握住水晶念珠，念诵咒语，就能回到过去。这种力量一辈子只能使用一次，而且只能回到过去的某一天。用完这一次之后，直到用过的人死去，下一代继承者才能继续使用。直树的爷爷就是在知道市场走向的前提下回到过去，将所有财产全部用于购买一只注定大涨的股票。真一郎说自己也用了，用在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在信的末尾，真一郎写下了使用水晶念珠的咒语，嘱咐直树善用此宝。

父爱如山

葬礼过后，直树决定去美国，把那边的事处理完再回日本，也许会继承父亲的生意。坐在开往新干线车站的车上，直树又取出那封信。他已经读过十几遍，父亲也不是会编故事或讲笑话的人，直树慢慢相信信里写的是事实，水晶念珠确实拥有让人回到过去的力量。

如果信里说的都是真的，很多事情就都能讲通了。爷爷在那场百年一遇的股市波动中一夜暴富，之后却行事谨慎，因为念珠只能使用一次。曾经胆小的父亲因为有水晶念珠做“保险”，所以才敢不断挑战，如果以失败告终，只要回到过去就能从头来过；如果没有失败，就可以继续保留念珠的魔力。可是，父亲究竟是什么时候用了念珠的力量呢？

父亲害怕坐车，因为如果是遭遇车祸当场死亡，拥有念珠也回天乏术。如果坐飞机或坐船发生意外，只要在危急关头使用念珠回到前一天选择不坐就行了。父亲害怕失去意识，这样就没法使用念珠，而得癌症的话，至少不会马上失去意识，可以保留使用念珠的机会。

在新干线的售票口，直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对车站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如果新干线能按原定时间行驶，我就能签下那份合同，都怪你们！”

尽管工作人员态度诚恳地道歉，中年男人还是不依不饶。直树在另一个窗口买票时，小声问工作人员出了什么事。工作人员说，上个月15日，一架小型飞机坠落在轨道上，新干线因此全线停运，那个男人因此没谈成生意。

直树听完大吃一惊，上个月15日，就是父亲生日会的第二天！如果按照自己之前的计划，为了赶飞回美国的航班，他应该正打算乘坐早班的新干线。也就是说，如果当天没有在东京站折返，直接回美国，他就会因为新干线的停运而错过航班，最终无法赶去参加那场海选。

直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为什么父亲会知道自己要出席生日会？为什么他会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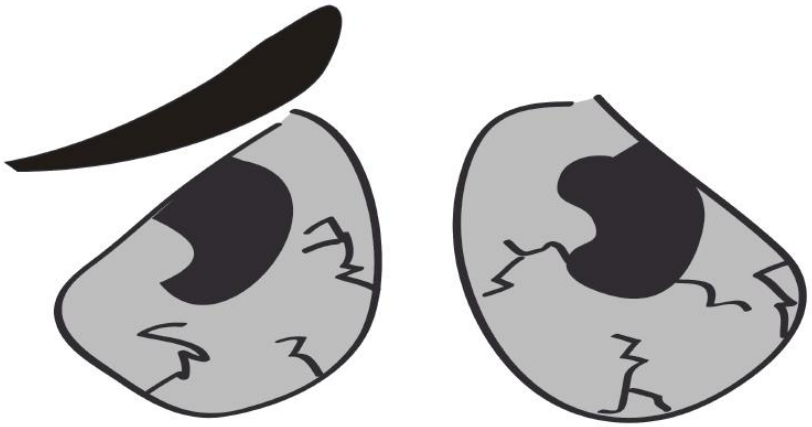
也许，父亲打电话时，已经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在生日会上，久别的独子突然出现，父子俩尽释前嫌，相谈甚欢，真一郎因此知道了儿子的手机号码。生日会第二天，儿子离家去美国参加海选，但因为新干线停运，儿子没法回美国，失去了最宝贵的机会……也许父亲并非是提前知道，而是曾经亲身经历！

直树因错过海选而懊恼不已，父亲决定使用一生只能用一次的神秘力量，回到过去的某一天，给刚刚到达东京站的儿子打电话，但他没法说出实情，因为那样的话，儿子会以为他说的是疯话，所以他只能在电话里激怒儿子……

那个曾经反对儿子追求梦想的父亲，却为了帮助儿子圆梦，使用了此生唯一一次让时间倒转的机会。现在，直树终于明白了，念珠所引导的道路，并非只有“为自己而使用”这一条。

直树觉得不能辜负父亲的遗愿，于是他掏出手机，给贵美子打电话：“我改变主意了，我要继续挑战，所以暂时不会回日本，不成功我就不回来！”

选自《故事会》





逃跑的眼睛

◇文／赵梓童　图／周欣欣

小明，是个四年级小学生。他最喜欢玩手机、玩电脑，每天都活在电子产品的世界里。可是有一天晚上……

“唉，你有没有觉得越来越干、越来越疼？”左眼问。

“是啊，我觉得我快要生病了，每天都这样可不行。兄弟，要不，咱们出走吧？”右眼说。

“好啊，趁着小主人睡着了，咱们快点儿溜走吧。”左眼说。

于是他们和其他器官告了别，大家叹口气，虽然不舍，但是总不能眼看着他们生病吧。

好像有什么力量吸引着他们，不由自主地朝着一个莫名的方向走去。他们翻过高山，看着高楼大厦不断变小，田地就像一个个魔方拼起来似的。他们穿过树林，来到草原，微风吹过，涌起一波又一波绿色的浪。

眼睛兄弟被这片美景陶醉了。“兄弟，我突然觉得很舒服，现在全身都温润润的。”左眼眨了眨说。

“我也是，像是洗了个澡那么舒服。”右眼也眨了眨。

“看，那是一座城吗？”右眼张得大大的，惊讶极了。

“是啊！一座绿色的城。”左眼也瞪得滚圆。

兄弟俩结伴走到城下，这才发现，这里真是个奇妙的地方，城墙高高的，不是砖头也不是石头砌成，而是无数棵参天大树围成的，一棵紧挨一棵，像巨大的篱笆。树冠长满了嫩嫩的叶子，阳光轻轻洒下来，宛如照射着一片透亮的翡翠。走进去，就连一幢幢房子也是由植物长成的，房子里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眼睛。

一对戴着厚厚镜片的眼睛步履蹒跚地走到他们身边，眼睛兄弟忍不住问：“你们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这里是咱们眼睛的疗养院，凡是生病的眼睛，都要来这里治病，只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咱们就又变成亮晶晶的啦。”

眼睛兄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甭提多高兴了。

这时，一只被绿色光环

笼罩的眼睛飘了过来，对他们说：“我是自然之眼，欢迎你们。跟我走，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房间。”

每天，眼睛兄弟在清晨欣赏着绿色美景，过几个钟头，就会有眼睛医生温柔地给他们按摩。当然，“眼睛城”也有大课间，还要做体操呢。“眼睛城”里的温泉，每次沐浴之后，就会觉得全身轻松，惬意得就像做了一个梦……

小明一觉醒来，发现眼前一片漆黑，“怎么回事？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了！”

他慌了神，不知怎么办才好。先起床吧，他摸索着找到衣服，可是分不出哪个是上衣哪个是裤子。好不容易分清，穿上，鞋子又找不到了。于是只好跪在地板上，伸着手到处乱摸。

突然他一怔，想起来一件事，“啊？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了！怎么去学校？怎么上课？怎么和同学玩？”

“干脆就在家里歇着吧。”他想。

小明一伸手就摸到床头柜上的平板电脑，习惯性地要打开玩游戏。可是，没有眼睛游戏怎么能玩成？就连去厕所都成了难题，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摔个跟头，一会儿，头上就起了几个包，胳膊和腿也擦伤了。

他越想越委屈，不禁号啕大哭起来。可是，没有眼睛了，他连泪也流不出来。

“回去吧，你们的主人需要你们。”泡完温泉的眼睛兄弟从梦中醒来，脑海里这句话挥之不去。

眼睛兄弟想，也好，回去后一定要狠狠地责备一番主人！一股神奇的力量将他们快速带回了家，刚回到院子，他们就听到小明长长的哭声，一阵接一阵，别提多悲惨了。

他们默不作声地溜进小明的眼眶中，小明惊讶地发现，天空恢复了蓝色，阳光又变明艳了，一切都清楚地像拿着放大镜看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回来了，主人，但是你从今往后，必须爱护我们，否则，我们还会离家出走。”

“这个梦怎么和真的一样，我的腿明明磕破了，可我的眼又好了……”小明这一早上的神奇经历，让他再看到手机和电脑，竟没了一丁点的兴趣。

送 行

◇文 / 王伟



巫大姐曾是下乡知青，当年她和孪生弟弟中必须有一个人去苏北农村插队，爸爸执意要把体弱多病的弟弟留在城里。在那个前途未卜的年代，这一走就意味着可能再也回不来，巫大姐哭过闹过，但都无济于事。

启程动身那天，爸爸骑着破旧的28自行车，载着巫大姐和行李，送到西门桥下集合地点。一路上，平日里少言寡语的爸爸对她说了好多话，巫大姐一句都听不进去，也不想听。

送上小火轮（一种小轮船），爸爸头也不回消失在人堆里，巫大姐感觉自己像个孤立无助的弃儿，心里有怨言却无处申诉。就在小火轮解开缆绳准备驶离码头时，爸爸大汗淋漓地冒了出来，跳上船塞给她几张钞票以备急用，还反反复复自责记性不好，差点把这事给忘了。说完话，爸爸又气喘吁吁地跳上了岸。

小火轮缓缓向北开去，巫大姐站在船头望着爸爸远去的背影，忽然发现他的自行车不见了，那可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而爸爸正步行往家里赶，要知道这里离家有20多里路。

时光倒流

◇文／宗原　图／段明



长生不老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梦想，经过一代代的努力，5024年，人类终于发明了时光倒流机。

这个时光倒流机可不是用来穿越时空的，只是改变个人的生命状态，让人们返老还童。进入时光机后，生命就开始倒流，从老年返回到中年、青年、少年……比如90岁的老人，可以将时光倒流80年，变成10岁的小孩，不过，90岁时的记忆也会随之消失。

虽然有记忆消失这种缺陷，但还是大受欢迎，各界人士都为之趋之若鹜，人们觉得这机器简直就是长生机、不死药、唐僧肉……上了年纪的人，以拥有一台时光倒流机为炫耀的资本；得了绝症的人也不去医院治病了，而是通过时光倒流来躲避生病，地球上的死亡人数也大大减少了。

终于有一天，人类的死亡率降到了零，殡仪馆、墓园全都破产了。太阳系内人口越来越多，已经突破了900亿，人类虽然改造了金星和火星，令这两个星球成为可以居住的家园，但是爆炸式增长的人口和日益缺乏的资源还是不可匹配，人类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即使把大楼盖到500层，也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尽管联合国号召一些反复活了几十次的人主动放弃生命，但是没有人愿意死亡，人们都在一遍遍地享受生命。

事情看似无解，宇航员竟在探索伊柯伯带时，不小心从冰冻的矮行星上带回一种病毒。这种病毒能够附着在时光倒流机上的能量核上，形成一种可怕的、致命的辐射性传染源，不断地在时光倒流机中传播。不得已，人类只能大规模地销毁时光倒流机，从此，生老病死，又成了人类必经的自然规律。

鹿大夫

◇文／雷文　图／黄胜



一天傍晚，鹿大夫正准备把他的药店关门时，门缝里挤进来一个孩子。

那男孩神色忧伤。原来他母亲得了重病，但医院并没有收治她，出于最简单的理由——他们无钱医治。

“……尊敬的鹿大夫，”男孩可怜巴巴地说，“这儿有六角钱，您能为我妈妈开点药吗？”

鹿大夫是须见到病人、查明病情才开药的，他犹豫了一下，就随小男孩来到他的家里。那个家在一个偏僻的巷陌深处，比破旧的巷子还要简陋寒碜。

床上的女人病情已极其严重，如果不到大医院接受治疗，恐怕活不过这个秋天……这是鹿大夫诊断的结果。可是当他看到小男孩蹲在地上紧紧拉着女人苍白无力的手、泪眼汪汪地望着他，鹿大夫实在不忍心把实情告诉小男孩。

他给女人留了些止痛的药物，坚决不收钱，就告辞了。男孩一直把他送到巷口。

过了几天，同样的傍晚，男孩又来到药店，为他妈妈买药。鹿大夫询问他，才知道男孩这几天为人跑腿送货又挣了几元钱。

“能不能多给我妈妈开点药？她吃了您上次开的药，说是感觉好多啦。”

鹿大夫悄悄叹着气，又给男孩开了止痛的、止咳的和增加抵抗力的药。他知道这都没用的，或许那个女人也不过是在安慰儿子而已。

“我妈妈会好吗？”男孩拿着药，问鹿大夫。他的眼睛浸泡了过多的泪水，变得红红的，却非常明亮。

“咳、咳……”鹿先生遮掩着自己的沮丧，“会好的、会好的……你妈妈会好的，孩子。”

“哈，”喜悦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孩子的脸，使它宛若透明，“我妈妈就说，看您气色和身体都调理得这么好，肯定是个高明的医生。谢谢您！”

男孩把钱币丢在桌上，拎着药立即跑了出去……

又过了十来天，傍晚，男孩第三次来了。

“大夫，请给我妈妈开点药……她昨天吐血了，难受得要命，却对我说没事，药起作用了……请鹿大夫给我妈妈开点能救命的药吧……”

男孩小手里，有三元钱。

如果不开药，就必须告诉男孩真相。鹿大夫磨磨蹭蹭给男孩开了药。取药的时候，他在心里骂着自己：骗子、无赖，这药根本没用。可是他只好又把药交给男孩，他实在不想把孩子眼里仅存的一丝希望的火苗掐灭。

又有几个傍晚，男孩来了，都拿着药走了。男孩脸上的光亮在渐渐地、不可逆转地熄灭。

“会的、会好的……”鹿大夫总是这么告诉他，声音却一次比一次低沉了。

终于有一天，男孩拿了药，没有再问那个问题，而是一声不吭地走了。这是他的救命稻草，他还怀有一丝希望，那种十分渺茫的希望——无望之望。

鹿大夫的药店地处僻静，每天顾客寥寥，生意惨淡。他从柜子里翻出了他的所有存款，也不过几百块，根本不够给那个女人医治之用。

关了店门，鹿大夫在柜台后坐到月悬中天。他取出了一把锯药材的小锯，取下锯条在磨刀石上细细磨着，直到把它磨得在月光下泛着幽蓝的光。

鹿大夫的家族挺特别的。他们头上的鹿角，是起死回生的妙药，这也使这个家族认为冥冥之中有天意要他们做大夫。

深夜里，鹿大夫来到男孩家里，喂女人喝了一种药粉。然后他把一包同样的药粉留给孩子，嘱咐他每天早中晚用温水给妈妈送服，三天后他妈妈即可痊愈。

男孩扑在突然从昏迷中苏醒、脸上泛起血色的妈妈跟前，叫着妈妈。当他准备感谢鹿大夫时，鹿大夫不知何时已经走了。注意力全在妈妈身上的他，也没有注意到鹿大夫来时头上只有一支鹿角，而且他身上棕油色的毛发已经斑白了……

选自《卖星星的人》

索宝

◇文／冀满田　图／段明

以前，在汉口的江边上有个集市，市面上有一富商名曰胡宝全，以南北易货贸易挣钱，他苦心经营十二年，赚得万贯家财。

这一日，一名乞丐晕倒在他家门口，胡宝全为人心地善良，他急忙命人把乞丐扶进府里。乞丐醒来后，盯着胡宝全看了半天，问道：“你可是胡宝全？”胡宝全点头道：“不错，我就是胡宝全，你认识我？”

那乞丐笑笑说：“真是贵人多忘事，我姓胡，十二年前你向我借了一样东西，当时约好十二年为期，今年刚好是十二年，我特意前来讨还。”

胡宝全一怔：怪不得看着这乞丐有些面熟。

十二年前的一件往事浮现在他脑海里：那时自己还年轻，刚开始做南北易货贸易，可是每次都是赔钱。这

狐狸报恩

◇文／金颂军　图／段明



贪吃的“小五”

明朝天启年间，在松江府西南方向的一条河边，也就是今天的新义村面仗港畔，住着相依为命的娘儿俩。儿子阿大30多岁，长得五大三粗，性格豪爽憨直，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尽心服侍着体弱多病的老娘。

虽说阿大憨，但常住在河边熟识水性，练就了一身河里捕鱼的好本领。有时抓得多了，除了留下几条大鱼给老娘做鱼汤补身子外，其他换点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

那年天气凉得特别快，阿大想着冬季快来了，鱼不好抓了，但老娘体弱，家里穷，其他的吃不起，抓几条鱼炖鱼汤还是可以的，所以又下了几次已经冰凉的河水，好不容易抓到了10来条大鲫鱼，养在灶间一口大缸里。

到了晚上，阿大被虫子咬醒了，忽然听到厨房里有“哗哗”的水声，心里惊疑不定，就点起了油灯，抄起板凳去看个究竟。

走进厨房，他小心翼翼靠近水缸，仔细一看，只见一只小狐狸正在水里扑腾着，怎么也爬不出来了。

阿大恍然大悟，以前养在小缸里的鱼，会莫名其妙地少，原来是被这只小畜生给偷吃掉了，这次活该它倒霉掉进了大缸里，插翅难飞了。

阿大“呵呵”乐了，想着娘正没肉吃呢，这狐狸小是小了点，但也有两三斤肉不是。

正欲动手时，他看到满是惊恐的小狐狸不住地向自己点头，眼睛里竟流出眼泪，好像在求饶。阿大的心有点软了……

这时，老娘也听到了动静，扶着门框走了进来，看到这个情形后，慈悲心肠上来了，可怜这只小狐狸，催着儿子把它放了。

阿大见娘发话，就转头憨憨地指着小狐狸说：“碰到了我娘这个菩萨你算是走运了。你别动，我抱你出来。”

说来奇怪，这小狐狸也真

的一动不动让阿大抱了出来。

阿大抱起小狐狸，摸了一下它的头，盯着它的眼睛又说道："娘身体不好，要吃这些鱼补补的，你不能再偷吃了。"

小狐狸好像听懂了，不住点着头。阿大一松手，这小狐狸倒没有急于逃命，而是绕着娘儿俩转了一圈，才跑出了门口。

母子俩做了件善事，特别高兴，当晚也是睡得特别香。但在天光微明的时候母子俩同时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有一位慈祥的老婆婆来到他们的梦里，为他们家小五不懂事而道歉，感谢母子俩慈悲心肠，放了小五，好人必有好报……

第二天一早，阿大早早起来，看到门口放着一样东西，仔细一看，浑身打了一个激灵。这东西好像是一个盘腿而坐的小孩，但有胡有须，吓得他一蹦三尺高，慌忙转头去屋里，拉出娘来看个究竟。

老娘年轻时在大户人家做过丫鬟，见过一点世面，看到这东西，真是惊喜交加。

阿大不明就里，一头雾水，老娘神秘地对他说："这是人形首乌，怕有千年了吧，大补之物。"

母子俩联想起昨晚上的梦，知道这是狐仙为了报恩送来了灵药。当下阿大也不客气，切了一点首乌和鱼一起炖汤给老娘喝。

等这首乌吃完，老娘的身体果然大好。而阿大家的鱼就再也没少过，反而隔三岔五地会在门口出现一只野兔、一只野鸟什么的。

母子俩称赞，狐狸是生灵，通人性、有良心。阿大在娘的叮嘱下，在院中专门放了一口小缸，时不时放几条鱼，这是给狐狸吃的。

以身殉难

第二年夏天，天气异常酷热，阿大在河边看到河面腾起了丝丝水汽，有鱼儿不安分地蹿出水面，岸上大队的蚂蚁急急忙忙地搬家，地里、沟里，数不清的曲蟮乱窜乱跳……晚上，天空就邪邪地刮起了大风，随后夹杂着轰隆隆的雷声和闪电，暴雨席卷了大地。

母子俩关严了门窗，就各自早早上床睡觉了。突然，熟睡中的阿大被一阵急促的抓挠声和"呜呜"叫声吵醒。

阿大起身下床打开房门，只见一只大狐狸和一只小狐狸蹿了进来。两只狐狸焦躁不安地仰脸望着他，并一次次地就地兜圈子。

阿大一想，外面又是雷电又是狂风暴雨，两只狐狸是来家里躲雨了。

哪知进了屋的两只狐狸更加急躁起来，小狐狸蹿到了里屋，咬住老娘的衣襟拼命往外拉。

大狐狸也忽然咬住了阿大的裤脚，狠命地往屋外蹿。

阿大明白了，这两只狐狸是叫他们出去。可屋外又是狂风又是暴雨，老娘的身体太弱，吃不消啊。阿大犹豫，身子还是没有往屋外移动。那只小狐狸似乎急疯了，忽然一下子全速冲向门口，身子像炮弹一样撞上了门板，"嘭"的一声，小狐狸脑浆迸裂而死，门板一下子被撞倒了。

那只大狐狸竟然看也不看小狐狸，只是眼里不住流着泪水，拼命拉着阿大的衣襟往外拽。

阿大的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顾不得其他，慌忙背起老娘冲到院子里。

就在这时，大地颤动起来，天地像在狂风暴雨中崩塌了一样，他们居住的简陋房子，瞬间被震塌……

等一切平静后，大狐狸不见了踪影，母子俩翻遍了瓦砾废墟，想寻找小狐狸的尸体好好安葬，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晚上老婆婆又托梦给疲惫不堪的母子俩，说这是对他们的一次劫难，过了这个坎，他们会一直平安幸福的。而对小五来说，这也是它修行道路上的一次磨难，它能做到舍生取义，必成正果。

选自《山海经》

怪丐

◇文／阮嘉明　图／戴清胜



一

清音寺旁有一座很大的庄院，依山傍水矗立在山岩树林之间。主人叫高玉成，他家历代有人在朝为官，家巨富，但是，传到高玉成这一代，却不做官了，高玉成学了医。他对针灸很有研究，凭一根银针，任何病痛都看，往往几针扎下去，不药而愈。高玉成这人，医术高、医德好，只要是病人，不问穷富，医好为止。穷人医好病痛拿不出钱，他还会倒给你一点儿钱，叫你回家后如何如何吃药养病。许多人远路赶来要他医，高玉成医名大振。

清音寺檐下宿着一名乞丐，乞丐白天上街要饭，晚上露宿寺檐边，已经多年了。近日，这乞丐生了一身疥疮，已开始遍身糜烂，连脚也跛了，已不能走路乞讨，卧倒在街市中，脓臭熏人，奄奄一息，好不凄惨。许多人避着他绕道走，街邻怕他饿死街头，每天都有人给他盛碗饭菜，勉强充饥，苟延残喘活了下来。

一天，高玉成上街见到乞丐如此，忙吩咐家人，将乞丐抬回到他家里去，说要为乞丐医烂疮。家人无奈，只好把乞丐抬到高府，放在高府门口旁的那间独立小屋里，掩着口鼻远远地站着，等着高玉成回来。高玉成刚踏进门槛，家人向他禀报说：“公子，乞丐抬回来了，放在小屋里。”高玉成颔颔首，表示知道了。接着就拿出银针、香艾，为乞丐扎针治病，有几处穴道还烧了香艾。痛立即止住，脓血也不流了。高玉成站起身来，对一旁观看的众家人说，快烧热水来，给乞丐洗洗身。哪想到高玉成此言一出，众家人怕臭，立即一哄而散，连个人影儿也没啦。高玉成笑了笑，只好自己动手为乞丐洗身子，洗后又用毛巾细细揩抹一遍，为他换上一套新衣裤。进屋后又吩咐家人烧绿豆



汤、米粥给乞丐吃。几天下来，乞丐已能坐起身子，也能开口说话了。乞丐也不言谢，更没一句感激的话语，只是对着高玉成笑笑，算是心领了。高玉成将乞丐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心里很是惬意，就随口问乞丐："饿了吧？"乞丐点点头。高玉成又吩咐家人烧了有营养的饭菜拿给乞丐吃。乞丐全身疥疮结了疤，不臭了，众家人又围拢了来，当着高公子面，说起奉承话来。我家公子真是菩萨心肠。乞丐你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公子的好心好意你要牢牢记心里。

高玉成听后，笑笑。

乞丐听后，也笑笑。

就此，高玉成当着乞丐面，嘱咐家人说，好好照顾好乞丐，有啥要求，快来禀报我，不能延误。家人嘻嘻笑着，诺诺连声。

几天后，乞丐对家人说："这几天蔬菜吃得嘴也淡了，去同高公子说一声，我想吃煎饼，快弄几张煎饼来，换换口味！"

家人骂道："真是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你是高家的爷爷？还挑拣起吃食来了！"没人去禀报。也真巧，高公子听见声音出来了，知道此事后，忙吩咐厨房给乞丐做了煎饼吃。煎饼一吃好几天，乞丐又对家人说，想吃鱼肉，还想喝点酒。家人听后都笑了，揶揄他说，想当初病卧街头，整天饿着肚子，脓血遍身流，当时是不是想过喝酒，吃鱼吃肉？乞丐却说，高公子不是说过，有事快快禀报，你们就去对公子如此这般地说就是啦！

"你想得美！你看我家公子心肠好，就得寸进尺，讨了水喝要喝酒。你这种人，只配卧街头，饿肚子的命，还奢想吃鱼肉？呸！"

一晃几天过去了，高玉成将家人喊去，问乞丐的情况："如今怎样了？"

家人如此说："疮已好，痂也脱了，遍身新肉，可以叫他走了。"高玉成问："乞丐可有话说？""岂肯走！如今寻到米缸了，无人时睡得香，有人时就装病，说全身痛。装得还怪像的！"

高玉成笑笑。家人又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做了皇帝想成仙。他疮一好，竟讨酒肉吃了。

高玉成却说："这没啥奇怪的，人病初愈，胃口大开，要补损就给他酒肉吃，这花得了几个钱，快去厨房说一声。"

家人怎敢违拗，伸了伸舌，忙去厨房，心里想，高家这位公子，是个败家子、烂好人一个，是呆的。

乞丐吃了一段时间的酒肉后，身体康复得更好了。一天，乞丐对高公子下半跪，谢道："高公子你真是好心肠，救命之恩，我会永铭肺腑。"

高玉成拿过一把椅子，叫乞丐坐，两人聊着。乞丐对高公子说，其实酒肉只吃了一餐，第二天就没了，还挨了骂。高公子大怒，将家人喊来，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还叫家人立即去拿酒肉，公子要陪着乞丐同吃。家人抱头鼠窜而去。从此，乞丐与家人结了仇。背地里，众家人商量着如何对付乞丐。众家人一个口径，说我们是来服侍高公子的，又不是服侍他叫花子的，如今乞丐牵着我们脖子转，还动不动就去公子处告状，怎么办？有位恶毒心肠的家人说，索性弄死他算了，省得常挨公子骂。于是就弄来许多柴草围在小屋四周，半夜三更人静后，点了火。只见烈火浓烟滚滚而起，只一点点工夫，就将小屋烧成了灰烬。众家人乐得拍手大笑，鄙视地对小屋废墟说，叫你酒肉吃饱，让你福享到头了吧！直到天亮时，众家人拿了水桶，装模作样地泼水救火。清晨，高玉成问及小屋失火之事，众家人一个口径说："半夜小屋起火，别无他损，只烧死乞丐一个，这是公子待他太好了，他福气享光啦！"

高玉成心痛地来废墟上寻觅，小屋没了，只剩下断墙残壁，一堆瓦砾，叫人清除灰尘，却见乞丐仍坐在屋中间的木椅上，神情自若。见了高公子，睁开眼来，笑嘻嘻地说："公子家的酒真酣，醉了，一觉好睡。小屋哩，怎么没了？"

众家人都来看稀奇，见乞丐如此，一个个目瞪口呆。高玉成这才知道：这乞丐还大有来头！高玉成问他：“您老贵姓，家住何方？”

乞丐回答：“陈九，无家。”

高玉成笑了笑，说：“愿与我做伴，住我家吗？”乞丐说：“高公子是我的恩人，我正要报答，住恩人家，好！”高玉成吩咐家人，为乞丐洗浴，换新衣，住到客房里去。乞丐笑着看众家人，众家人再也不敢怠慢，拥了乞丐，向后房走去。数日后，乞丐陈九容光焕发，像是变了个人。他谈吐文雅，又高深莫测，能未卜先知。公子一贯爱棋，当地无人敢与高公子较量，可谓高手，但与乞丐陈九对弈，每弈必败。公子虚心求教，陈九也尽心教他，高玉成棋艺大进，心里很喜悦。

二

一晃半载，高玉成已离不开陈九了。平时在家，与他对酌，酒后杀几盘棋，神仙一般的生活。高玉成出门会友，也带陈九去，客人也很欣赏陈九。高玉成生日这天，亲戚朋友都来贺喜。酒宴后，友人提议一博，赌掷骰子。只见三颗骰子在碗里骨碌碌转个不停。乞丐站在高玉成身旁，口里喊着“六六六”助兴。似乎骰子也听他指挥，果真转出四五六来，通吃。一连三庄通吃，别人不依了。就由他人做庄，高玉成下注。庄家掷下骰子，在碗里也转个不停，当然，乞丐陈九再不喊“六”了，他改口喊“洞洞洞”，最后还真转出个洞来，下注的统配，众人大笑。

第二天，陈九突然对高玉成说：“我要走啦！”高玉成深感奇怪，随口说：“住我家不好吗？还要到哪里去？”陈九却说：“离乱无福地，知机早避去。只是常白吃你的酒饭，心里有点搁着，临走前，我也想请你吃餐酒饭。”高玉成说：“你无家，又无进项，请啥？你想吃什么，说出来，我让人去买。”乞丐陈九笑笑，站起身就走，并说酒席备好了，会来喊你的。高玉成奇怪地问：“在哪儿？何时去吃？”乞丐说：“酒席设在园子的一个亭子里。”这时已是冬天，寒风呼呼吹，百花凋敝。高玉成脱口而出：“园子里怕是冷吧？”乞丐陈九却说：“就摆在亭子里了，我会多生火炉的，一定不叫公子觉得冷。”第二天傍晚，高玉成穿了皮袍子去园子里赴宴，乞丐前面走，高公子跟在后面。冷风直向他皮袍子里面钻。高公子两手拢住皮袍，而乞丐只穿一套夹衣，却见他一点儿也不感到冷。

一进园子，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暖洋洋的。高公子抬头一瞧，怪了，满园叶绿花红，犹如阳春三月。来到园子中间的亭子里，一桌丰盛的酒席早已摆好，菜肴还冒着热气。亭子四周也无火炉，高玉成皮袍穿不住了，脱下挂在亭子栏杆上。肴馔多奇珍，许多盘菜高玉成连见都没见过。乞丐忙介绍说：“这盘是小龙肉、那边一盘是凤髓！”高玉成坐下，正要动手斟酒，兀地一只大青鸟，落地立化为美貌女子。一身青衣，文静秀气。她拿起酒壶，为高公子斟上酒，还说了声：“请相公用酒！”喉声清亮，美目流盼多情。乞丐说：“请为公子布菜！”立时，青衣女子就挟了好几种菜肴，放高玉成面前碟子里，“相公放量饮！”高玉成心花大开，乞丐叫青衣女子跳舞助兴。青衣女子边喝边舞，高公子心里麻酥酥的，趁着酒性，伸手去抱女子。青衣女子却不见了，化成青鸟飞出亭子。高玉成一愣，随即对乞丐说：“你是天上的神仙下凡吧？”

乞丐不言，只是笑。高玉成又说：“能携我去天上游游吗？”

乞丐点了点头。高玉成大喜，敲钉钻脚地说：“何时带我去？”乞丐却说：“今日有兴，就去！”随即，两人走出园子。乞丐喝声“起”，脚下立生一朵红云，托起高玉成，冉冉向上升，直至天庭。两人跨进南天门，只见里面仙雾缭绕。两人转了几个

弯，到了天上花苑，高玉成想摘朵大花去凡间给人看看，刚刚伸手触到花上，花朵立化为美女，亭亭玉立，风姿绰约。这时，花丛中走出一位老人来，手起一杖，打到高玉成背上，喝道："何方凡夫俗子，如此不懂天规！"乞丐回头，忙讨情说："他是小的带来的客人，不知天规，还望见谅！"

"他不懂，难道你也不懂？天上岂可乱动，还不快快回去。"老人毫无情面地斥责说。"好，就走就走！"乞丐忙拉过高玉成的手急急走出苑门，腾云下到凡间。这时，高玉成只觉背上隐隐作痛，拐杖落处，衣全被花色染红，香气陈陈，扑鼻而来。乞丐却说："高公子，千万记着，回家后不要停留，快快离家，向西南山中走，不可回头，你那里不能再住啦！"又说："公子再会！"瞬间，只见乞丐飞上天去，不见了。

高玉成惊奇不已，寒冬赴乞丐宴，转瞬间，已是春天了。高玉成回家后匆匆打了个包裹，裹了些干粮，对妻子说了声："我要去京城会一个朋友！"就要走。妻子心下不悦，说："刚刚回来，又要出门，多久能回？"高玉成也说不准，随口说："几个月吧！"毫不犹豫就向西南山中避难而去。山，越走越高；林，越走越密，路却窄得寻不见道了。他拉开葛藤，拉开柴梗，一步一步向深山走去。高玉成心里铁定，绝不回头。这样走呀走，高玉成脚底磨出血泡，脚下无力，见路旁有一石，就坐下歇息。侧头一瞧，旁边竟是悬崖峭壁，高玉成顿觉头晕，身子一歪，直向悬崖跌落下去……

三

高玉成的身子悬空直下，他心里想：乞丐救我出难关，要我避西南山中，人有灾难是避不了的，这不就要跌死了。真个是命该如此！他如此想着，身子却挂在树枝上了。许久，他睁开眼，但见四周黑岩巉巉，树木葱郁，下面有流水叮咚之声。高玉成大喜，有流水处就有村，自己得救了。他双手攀树枝，爬下树，扶着柴梗，步下了山冈，沿溪顺流寻去。不知转过多少个山头，终于到了一个开阔地段，只见花红草绿，树木四合，抬头瞧去，像是有村庄，露着几个黑黑的屋脊，高玉成忙向村庄靠近。快到村边时，有块高高的大岩石，两边各坐一老人，岩石上摊开一盘棋，两位老人在弈棋，聚精会神，目不旁顾。高玉成是棋迷，站立在旁边观棋。两位老人全是棋坛高手，各不相让。棋局险象环生，两人却都能一一化解。你来我去，弈得紧张、精彩，高玉成简直看呆了，棋以和终局。老人大笑，将棋一推，说："你一个凡人，何来此地？"高玉成如实说，是从山上跌下来，慢慢沿溪过来的。

一位老人说："他从凡间来，怎知桃花源里事，还是带他回凡间吧！"又说："你随我来！"两位老人送高玉成到一窄溪处，叫他跳过去。高玉成一跃而过，才见一条小路。回头望溪那边，两位老人早不见了。再看溪，跃过处其实很宽阔，不知自己如何看花了眼，还真能一跃而过。高玉成愣了许久，这才摸着小路慢慢行去。走出深山，来到平地，肚子顿觉饥饿，摘了一把山果吃，再瞧时，却发现家乡一棵大银杏树。树下那个清音寺，已在眼前了。高玉成脚下有了劲，直奔家而去。到家，见妻子好好的，妻子问他说："怎么才回来？"高玉成说："只几天啊！""你的几天也真长！"高玉成回头四瞧，见村中房屋倒塌了许多间，人好像也稀稀的了。见高玉成回家，村民一个个都围了过来，问他一走许多年，去哪里了。高玉成一惊："已许多年？"村民纷纷告诉他，他离开的这几年里，这里遭乱军进驻，人被杀死许多，全村几百口人，只剩我们几个啦！

他心里清楚了，口里却说："今天我请客，你们邀一下，全村人都来我家喝一盅！"

选自《岁月留痕》

招安的蚊子

◇文／龙飞天　图／黄胜



千层山活跃着一群叛匪，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经常骚扰四周的县城，诛杀贪官，开仓济民，渐渐成了气候。朝廷多次派兵征剿，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千层山地形特殊，山势呈梯子形状，从下到上共有九层，每层一道关卡，易守难攻。

除了地势险要之外，八个头领个个本领高强，号称“八大金刚”。大金刚楚中流是寨主，他本是一介书生，胸中怀有山河之气，屡试不中，索性纠集了一班武夫，落草为寇，过着无法无天逍遥自在的生活。后来，朝廷见千层山无法攻破，就采取怀柔之策，派人招安。可是遭到二金刚项天隆的强烈反对，将招安的特使斩杀，对特使的随从扬言，誓死不投降。朝廷无可奈何，只得偃旗息鼓，暂且不管。

这一天，山下的喽啰上来禀报，有一个黄脸汉子扛着一把大砍刀，在第一道寨门前大喊大叫，扬言要上山入伙。楚中流率领众兄弟来到寨门望楼上，果然看见一条精瘦的汉子，扛着一把与身形极为不配的大砍刀，想来臂力不凡。

楚中流朗声问道：“好汉何处人氏？为何要来投奔千层山？”

那人自称沈真星，山东人，自幼习武，因不满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殴打了官府人员，逃难至此，仰慕千层山各位英雄好汉的名声，故此特来入伙。

八金刚牛铁塔嚷嚷道：“谁知道你是不是官府的奸细？”

沈真星哈哈大笑道：“想不到八大金刚徒有虚名，这么害怕官府。你也不用脚趾头想想，官府的奸细要是进了山寨，岂不是羊落虎口？放眼当今世上，谁能有这个豹子胆？真是笑煞我也！”

笑声惹恼了牛铁塔，他大吼一声，舞着一双铁锤，冲出寨门，高喊道：“来来来，你我大战三百回合。”两人瞬间战在一起。可是，牛铁塔稍逊一筹，败了下来，回了寨门。

沈真星仰头高喊道：“大寨主，如何？”

楚中流双手一拱，抱歉地说道：“好汉武艺高强，无奈本寨庙小，供不起大菩萨，好汉还是另投他处吧，得罪了。”楚中流心里也担

心沈真星来路不明，坏了山寨的安危。

沈真星仰天一阵狂笑，说道："大寨主，你不敢收留我，莫非担心我篡了你的寨主大位？"这话惹恼了二金刚项天隆，他气吼吼地说："这厮太狂了，待我去教训他。"说罢，挺着一杆铁枪，冲了出去，与沈真星战作一团。

两人大战一百回合，不分胜负，项天隆生了爱才之心，用枪逼开沈真星，退了几步，说道："真乃好武艺！罢了，罢了，待我去向大哥说情，收留与你。"上到望楼上，项天隆劝说楚中流留下沈真星，山寨里正是用人之际，这样一来，山寨里有了九大金刚，正好各守一个关隘。

楚中流点点头，对沈真星说道："沈兄弟，本寨可以留下你，但是按照规矩，你得送上投名状。"说罢，吩咐两名喽啰，跟着沈真星下山。

沈真星下了千层山，来到五十里外的东边官道上埋伏起来。不一会儿，就见官道上来了两个人，牵着一匹骡马，骡马的背上驮着货物。沈真星扛着大砍刀，带着两名喽啰跳了出来，抡刀大喝道："快快留下买路钱！"两人吓得跪在地上求饶。沈真星令两名喽啰搜出银两，牵了骡马货物回山，呵斥那两人快走。喽啰忙说："使不得，投名状得见人头。"沈真星说他自有分寸。

到了山寨的聚义厅，沈真星献上骡马货物和银两，楚中流面带怒色，说道："沈兄弟，人头呢？"

沈真星抱拳朗声说道："大哥，千层山干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大事，小弟见那两人是寻常百姓，我如提了他们的人头来见，岂不有违天道？待小弟以后遇到官府之人，多砍几颗人头就是了。大哥，你给一句痛快话，行也不行？"

楚中流本意就不愿收留沈真星，现在正好借投名状之由拒绝他，他张嘴说道："不行。"可是，好巧不巧，耳边突然飞来一只蚊子，嗡嗡嗡的，落在他的耳朵上叮咬。楚中流急忙伸手去拍蚊子，"啪"的一声，蚊子飞走了，可是情急之下，却把一个"不"字拍得变了声，没有说完整，听起来含混不清的，说出来的成了"哦行"。

沈真星急忙抱拳说道："多谢大哥收留，小弟我愿意为山寨效犬马之劳！"

楚中流愣住了，轻轻地嘀咕了一声："该死的蚊子！"他堂堂一寨之主，说出来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是没法收回来的。他只得顺水推舟地说："九弟，你暂且排于末位，待到它日有了功劳，再论功行赏不迟。"沈真星急忙谢过。

当晚，山寨里灯火通明，九大金刚把酒言欢，通宵达旦。沈真星很会做人，与几位弟兄相处得很好，特别是二金刚项天隆，常常拉着他切磋武艺，关系好得没话说。

转眼半年过去，千层山的探子忽然打探到消息，官军正在牛头镇集结人马，准备围困千层山。牛头镇背靠大河，东西南三面与官道相通，地理位置十分紧要。楚中流颇有帅才，决定先下手为强，兵分三路偷袭官军，打他个措手不及。

这一晚，楚中流召集众头领，在聚义厅里下达命令。他高声喊道："项天隆听令。"二金刚项天隆向前一步，答道："小弟在。"楚中流下令道："你带领五百名悍卒，二更天出发，从牛头镇东边夜端官军营盘。"

楚中流说话的时候，一只蚊子忽然飞到项天隆的耳边嗡嗡嗡，他伸手驱赶，只听到前半句"你带领五百名悍卒，二更天出发"，后半句根本没有听清楚。他本来想再问一遍，沈真星上前一步，说道："启禀大哥，小弟愿意去协助二哥。"项天隆大喜，说道："大哥，有了九弟协助，如虎添翼，岂不是更好！"楚中流点头应允。有了沈真星，项天隆就不需要楚中流重复命令了，出了山寨问问沈真星不就知道了。

出得山寨，项天隆问道："九弟，刚才大哥吩咐我们攻打哪里？"沈真星惊讶地问道："二哥，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没有听见？"项天隆搔着头不好意思地说："大哥说话的时候，也

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只蚊子，叮咬我的耳朵，我急忙伸手打蚊子，一不留神，后半句没有听见。”沈真星说道：“没关系，我听得一清二楚，让我来告诉你吧。大哥吩咐，让我们去烧粮草。”

烧粮草，得绕到牛头镇南边去，项天隆带着喽啰潜伏到粮草营盘附近，准备伺机行动，忽然发现前面出现一支队伍，沈真星率领喽啰迎上前去，一场混战。

话说项天隆领命走后，楚中流继续分派任务，三金刚带领五百悍卒从牛头镇西边进入，夜端官军营盘；四金刚带领五百悍卒，从牛头镇南边进入，火烧官军囤积的粮草。

四金刚率人摸到官军粮草营盘附近，忽然冲出一队人马，两下里摸黑混战起来。趁着混乱，沈真星背后偷袭，一刀砍下项天隆的脑袋。等到双方发现都是自己人的时候，已经损伤过半。惊醒过来的官军举着火把杀了过来，叛匪们寡不敌众，只得狼狈地逃回千层山。

回到山寨不久，三金刚也大败归来，因为东边没有二金刚的牵制，慌乱中的官军很快清醒过来，集中兵力拦截三金刚，差点将三金刚活捉。

这次大败，主要是二金刚执行了错误的命令引起的。楚中流令人把沈真星绑起来，喝问他为什么不劝阻项天隆，沈真星大声叫屈，辩解说，项天隆想邀功，说是先烧了粮草，再去攻打官军营盘，他苦劝项天隆不听，怨不得他。沈真星的话虽然有可疑之处，但是主将是项天隆，而今项天隆已死，也没法对质，楚中流只得挥手让人放了他。

沈真星为什么要谎说命令，趁乱杀死项天隆？原因很简单，他是官军的密探，奉命混进山寨，借机除去项天隆。因为项天隆是死硬的主战派，不但不接受朝廷的招安，还杀了招安的特使。朝廷要想解决千层山的叛乱问题，招安是最省力的办法。只有除掉项天隆，招安才能成为可能。

过了几天，山下的喽啰来报，官军送还项天隆的尸体，并且派来了特使，要求上山面谈招安事宜。楚中流率领众金刚把特使迎进山寨大厅，特使拿出招安方案，任命楚中流为宣州团练使，其余各大金刚分散到各地担任兵马都统。如果楚中流有其他的要求，可以提出来，朝廷会尽量满足。

楚中流心中犹豫不定，当了多年自由自在的山大王，他可不愿意当个什么团练使，受制于朝廷。但是看得出，有一些兄弟愿意被招安吃皇粮。上一次朝廷招安，有脾气火暴的二金刚在前面挡着，他不需要出面当恶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众兄弟眼巴巴地望着他，等着他发话。楚中流正在心中措辞，怎样委婉地表达拒绝之意，既不让朝廷震怒，又不会伤了兄弟们的和气。这时，忽然听见一阵嗡嗡嗡的蚊子声，该死的蚊子又来了。想起上一次收留沈真星的教训，楚中流紧闭着双唇不说话，准备伸手去拍耳边的蚊子。

可是这次蚊子却飞到楚中流的脸部前面骚扰，楚中流双手一合拍打蚊子，“啪”的一声。远远地看着，端坐在虎皮椅上的楚中流，就像在鼓掌赞同。紧跟着沈真星拍起了掌，众人也跟着拍起了掌，边拍边大声叫好。八金刚兴奋地上前拱手喊道：“大哥英明，我等被朝廷招安，从此吃起了皇粮，比在千层山上落草，强了何止百倍！”其他几名金刚连连赞同，大厅上一派喜气洋洋。

楚中流愣了，想不到拍打蚊子，产生了这么大的误会！可是事已至此，木已成舟，反悔也来不及了。他心中感到无比憋屈，站起来吩咐，山寨里大搞卫生，消灭蚊子，不能让一只蚊子活着，消灭蚊子后，再摆酒庆贺，款待特使。

众金刚拿着委任书，喜滋滋地来向楚中流告辞赴任去了。沈真星也来告辞，楚中流吩咐摆酒，要和沈真星小酌。楚中流举起酒杯说道：“九弟，想不到你真的是官府中人，当初我就心有所疑。”

沈真星微微一笑，说道：“大哥，我也是为了众兄弟好。”沈真星这次除掉二金刚项天隆，让招安成功，被朝廷嘉奖，连升三级，成为节度使，统管一方。

楚中流黯然地说：“只是苦了二弟，兄弟们都官袍加身，他却埋身于黄土之下。”

沈真星将酒往地上一倒，歉意地说：“二哥，九弟对不住你了，不过，我也是身不由己。来，祭奠你一杯酒，在地下安息吧。好在，死去你一人，换来众兄弟的荣华富贵，想来众兄弟会永远记住你的好的。”

楚中流愤愤地说：“九弟，你以为这次招安成功，真的是没有了二弟才成功的吗？说起来，你是沾了蚊子的光。”就将两次因蚊子引起的误会说了。

沈真星微微一笑，从怀里摸出一个小袋子，从袋子里捏出一只蚊子，手指轻轻一抖，蚊子飞向楚中流，围着他的头盘旋。这种嗡嗡嗡的声音，楚中流太耳熟了。沈真星手指轻轻一抖，蚊子飞回落在他的手指上，他把蚊子放入口袋里。

楚中流看得目瞪口呆。

沈真星家传的武功流派自成一家，擅长意念驱物，后来就把蚊子当作独门暗器。蚊子的寿命不长，却是随处可以就地取材的东西。蚊子被沈真星用意念驱使，发出嗡嗡声的频率，与人的心跳频率相似，可以影响人的听觉，干扰人的思维。楚中流的两次误会，就是沈真星暗中驱使蚊子干扰的，项天隆没有听清命令，也是沈真星用蚊子干扰所致。

得知真相，楚中流张口结舌，良久，才心有不甘地吐出一句话来，“该死的蚊子！”

选自《上海故事》

半世等儿抓药归

◇文／小余



他是在从镇上回来的路上被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军人抓走的，然后糊里糊涂地随船来到了一个他之前从不知道的地方。能给他温暖和触摸的东西很少，除了他怀中的那个用纸包起来的包裹，那是他从老家带来的唯一的东西。

他整整练习了4年的游泳，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带着一个废旧的轮胎，下到海里——他要游过眼前那道长长的海峡，去见自己的母亲。可不幸的是，刚游了几海里，他便被发现了，巡逻队立即将他强行从海水中捞了上来。他被判15年监禁，出来后，多次还想继续泅水偷渡，但由于监管森严，每次都无法成行。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才获得了一个探亲的难得机会。

他不敢奢望自己还能够见到母亲，也许母亲早已作古了。但让他万分欣喜的是，他居然真的找到了母亲。虽然母亲早已头发花白，耳也聋了，眼也花了。

他双膝跪倒在母亲的面前，将那个多年来一直寸步不离带在身上的包裹，双手捧送到母亲的面前。里面竟是一包早已朽成粉末、变了颜色和味道的中草药。“娘，儿把药给您抓回来了。”他号啕大哭，泪如雨下。

当年，他是在替母亲抓药回来的路上被抓走的。母亲当时得的是肺痨，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此病“十痨九死”，可母亲却意外地活了下来。“儿呀，娘这些年，一直忍着不死，就是为等你的这包药呀。”母亲颤巍巍地用双手将他扶起。

选自《华商》



错情

◇文／李军文　图／段明

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晚上，一个身着夜行衫、蒙着脸的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荆州的东门城墙上。蒙面人打探了一下四周，然后几个跳跃，径直往荆州知府张天雷的儿子张一笑的住处赶去。张一笑的卧房还亮着灯光，蒙面人在张一笑的屋顶上蹑手蹑脚地走了几步后，再把耳朵伏在瓦面上静听了片刻，然后一跃而起，用双脚倒钩着屋檐，蒙面布上一双机警的眼睛从隔着一扇已打开的窗户向里望去：只见张一笑一身就寝装扮，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手中的一张黄色的纸张，黄纸的背后，隐约可看出是圣旨两个字；卧室的书桌上放着已捆绑好的行李包。

张一笑把圣旨看了一遍后，便小心翼翼地卷了起来。就在他把圣旨放入一个长方形盒子的一瞬间，他突然把头一扭，“噗”的一声，吹灭了书桌上的蜡烛。随着他的一声劲喝，“什么人？给我下来！”话音未落，他左手一弹，两枚闪着寒光的暗器直直向“倒挂金钩”的蒙面人射去；同时，他右手往怀中一掏，一把折扇已到了手中，再身形往外一抖，右手执的折扇扇尖已到了那蒙面人的眼前。

那蒙面人还没等两枚暗器飞到眼前，便轻轻地从瓦面上一掠，向荆州城墙的西门方向奔去。张一笑哪里肯放过这个“不速之客”，也追了过去。当他追到西门外的一片树林时，那蒙面人突然站住了，再缓缓转过身来，面对着张一笑，只是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把短剑。

“你是什么人？敢夜闯我张家！”张一笑斥问道。

“取你性命的人！”蒙面人一发话，

张一笑愣住了，原来这个蒙面人竟是个女子。但很快他回过神来，“哈哈！我在荆州摆擂七日，还未碰到过能要我性命的人，我现在就看看你究竟用什么来取我的性命！”张一笑的笑声刚落，他便出招了：那折扇时而打开，对蒙面人扇、刮、盖；时而合拢对蒙面人点、打、挡。张一笑一口气攻出不下十招，几乎是招招不离蒙面人的穴道和致命处。但那蒙面人用躲、闪、挪、腾一一避开了张一笑的攻势。

张一笑不敢大意了。因为张一笑是靠这扇子功在江湖上扬名。上个月，荆州城出现了一批自称为“反清复明”的人，这伙人的出现，便让张天雷再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为了捉拿这些人，张天雷把一直在外面闯荡江湖的儿子张一笑找回助他一臂之力。谁知，张一笑一到荆州，那伙“反清复明”的人便没有了踪影。无事可做的张一笑便在荆州城南门外摆了个擂台，自己当擂主，邀请武林人士来打擂。结果，摆擂七日，死在他手中那把折扇下的武林人士达十多人。张一笑心狠手辣的手段很快引起了武林人的公愤。与此同时，张一笑高超的武功和过人的本领很快有人上报给正在招纳武林人士的康熙。康熙听后便一道圣旨要张一笑进京试训。接到圣旨的张一笑自然大喜，以至于晚上睡下了都要起来看一遍圣旨。就在那蒙面人“倒挂金钩”的时候，他便察觉出来了。他原以为一出招便会把这个蒙面人制服，谁知，蒙面人竟不费吹灰之力躲过了，心高气傲的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便一心想活捉这个蒙面人，于是就跟着蒙面人追到了树林。

可如今，张一笑有点发慌了。因为一盏茶的工夫过去了，张一笑连那蒙面人的衣角都没沾到。张一笑感到有点不妙，想跑，可没等他跑两步，他觉得眼前人影一晃，那蒙面人站在了他面前。他怔了怔，身形又一晃，一把暗器向那蒙面人飞去，趁着那蒙面人躲避暗器的时候，身体又一跃，人已离开那蒙面人十余尺。他还没来得及再运气提功，那蒙面人又出现在他眼前。

“你！你究竟是谁？想……想干什么？”张一笑大惊失色地问道。那蒙面人退又不让退，逃又不让逃，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让张一笑越来越感到害怕了。

“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吗？”那蒙面人紧紧盯住张一笑的眼睛问道。

张一笑点了点头。那蒙面人缓缓地揭开蒙在头上的黑色面巾，一张十分俊俏的面孔出现在张一笑的面前。

“师妹！是你！”张一笑大惑不解地叫了起来。

那蒙面人重新戴上面巾不待张一笑问下去，便直接说道：“其实我是‘反清复明’之人，我今晚来的目的就是要取你的性命，我没有想到与你分别十年，你竟然变得如此心狠手辣。”

“啊？你……你是什么时候加入这组织的？”知道不是师妹对手的张一笑连连求饶道。

“正因为看在当年在一起习武的分上，我才迟迟没有动手；正是怀念当年我们在一起的情景，才不顾我们的规矩，让你知晓我的真实身份，让你看到我的真面目！”

“师妹……”张一笑还想说什么。

“什么都不要说了！”蒙面人打断了他的话，“主人说了，即使你帮康熙那狗贼做事，如果你不滥杀武林同仁，我们会放你一条生路。可那些与你打擂的武林中人却全死在你的手下！”

“你们主人是谁？”

“你想知道？”

张一笑点了点头。

“那你应该知道这个牌子的主人是谁吧？我的主人就是这牌子的主人。”蒙面人边说边抛给张一笑一块牌子。张一笑接

过牌子一看，脸色立即大变，连忙喊道：“不可能！不可能……”张一笑的话还没有说完，那蒙面人手中的短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进了张一笑的心脏处……

张一笑倒下的那刻，蒙面人竟满脸泪水。

“别哭了！”不知什么时候蒙面人的背后站着位年近五旬的老者。

“他毕竟是我的师兄啊！难道您一点儿也不感到悲痛？”

“唉，我怎么不悲痛伤心！他毕竟是我的儿子啊！”老人叹息道。

这老人竟是荆州知府张天雷。张天雷其实是“反清复明”组织的领头人，他让“反清复明”的人把荆州城闹了一遍后，又把儿子张一笑叫回来帮助捉拿“反清复明”的人，其实他这么做是在考验他这个从小离家拜师学艺、闯荡江湖的儿子，有没有侠义之心。如果有侠义之心，就让他帮康熙做事，因为他深知要想让康熙灭亡，是不可能的事了。倘若他是一个心狠手辣、残害老百姓的人，便欲除掉他，以免祸害武林，毁了他的名声。谁知，七天的擂台，让张天雷对张一笑大失所望。

蒙面人明白此事的全部原因后，两眼露出一种扑朔迷离的目光……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捕快铁鹰

◇文／石上流　图／黄胜



一袭青衫，一支洞箫，一抹浅笑。怎么看，都是个风流倜傥的书生模样。于飞鱼的真实身份无人知晓。

当那妙龄女子挑着荔枝，扭动小蛮腰，从清香暗浮的涟洲柳岸娉婷而来时，原本阴郁的苍穹，一下子明媚起来。

好个俊俏的姑娘！一向只顾习武、不解风情的于飞鱼，也不禁为之心动。

那女子看到于飞鱼痴迷的目光，不禁莞尔一笑。直至她远去的倩影化为虚无，于飞鱼才收回恋恋不舍的目光，继续赶路。

于飞鱼不远千里，是冲着安城的秦癫子而来。

秦癫子亦正亦邪，用“神龙见首不见尾”来形容再恰当不过。寻觅这样一位武林奇人，实非易事。可于飞鱼是有备而来，自然胸有成竹。

暮色四合，于飞鱼优



哉游哉地朝着城南方向而去。一盏茶工夫，便来到一片薄雾弥漫的树林之中。

冷月寂寂，寒意森森。林间的荒草之中，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于飞鱼取箫在手，竖在唇边吹了起来。刹那间，上千条大小蛇儿如闻召唤般游窜过来。

于飞鱼漫不经心地瞅了一眼，箫声骤然由轻柔平和变得尖锐无比，像一把冰魄银针撒向蛇群。众蛇顿时如临大敌，四处逃窜。

“小子，别吹了，惊吓了我的蛇儿可不成。”随着警告，一个身形瘦小的老头骤然冒出。

于飞鱼窃喜，爱蛇如命的秦癫子果然现身了。

半年前，独自出海的于飞鱼在一次惊心动魄的海难中为神龙岛主于哈哈所救。当时，桅杆砸在于飞鱼的脑部，令他失去记忆。侥幸的是，他的功夫并未受到影响，从而被于哈哈收于麾下。

为称霸武林，于哈哈大肆网罗天下能人异士，致密函邀请秦癫子加盟时，竟意外地吃了“闭门羹”。于是，派遣于飞鱼出马，当面相请。

秦癫子绝非浪得虚名之辈，仅从箫声之中已破译出来者身份。未待于飞鱼说明来意，便道：“你回去转告哈哈老儿，秦癫子自由自在惯了，受不了半点儿拘束，不会受他差遣。”

于飞鱼道：“前辈可得想清楚了……不肯与于岛主结盟，难道欲与神龙岛为敌不成！”语气颇有些咄咄逼人。

“狂妄小儿，胆敢如此放肆，看老夫怎么教训你……”说话间，老人已然出手。于飞鱼虽年轻，却处变不惊，沉着应战。

风起云涌，落叶狂飞。惨淡的月色，照着两个殊死搏斗的身影……三百回合，未分胜负。

“哈哈，哈哈……”突然，树林中传来阴阳怪气的笑声。于哈哈出人意料地从天而降。

“识时务者为俊杰。秦兄，老夫亲自出马，真诚相邀，可否给在下一个薄面，随我同赴神龙岛？”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纵横江湖数十载的秦癫子也一时怔在当场。

二人联手，还怕秦癫子不乖乖就范?于哈哈按捺不住心头得意，再次纵声狂笑。

“师父，怎么让贵客在这荒郊野外，也不请回府中款待？”随着脆生生的声音，一个窈窕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借着树影间泻下的月光，于飞鱼发现，正是白天邂逅的那位姑娘。

生怕情势有变的于哈哈立即先发制人，出手如电，袭向那女子，却未留意姑娘袖中藏着剧毒的“红珊瑚”，生生让它噬了一口，瞬间暴肿，疼痛难忍。

久居神龙岛，见多识广，化解蛇毒自然并非难事。于哈哈急忙打坐，运气，逼毒……却丝毫不起作用。这才意识到，树林中弥漫的神秘气味，已封死他的御毒功法，原来对方早有设防。

“鱼儿，还不动手，更待何时？”于哈哈失去了战斗力，只能发号施令。

于飞鱼依令而动。只是他没有攻向那老少二人，而是转向于哈哈。“我等待这一天等得好苦……”

原来，于飞鱼乃刚直不阿的六扇门捕快铁鹰。为了剿灭作恶多端的江洋大盗于哈哈，他乔装打扮后设计混入神龙岛。于哈哈生性多疑，平日在幕后操纵一切，轻易不肯离岛。神龙岛高手如云，为确保万无一失，于飞鱼只能耐心等待良机。

前些天，当于哈哈下达指令时，于飞鱼便意识到，机会到了。果然如他所料，为了称霸武林再添筹码，于哈哈离开老巢尾随而来。

为了诱于哈哈现身，于飞鱼假戏真做，与秦癫子大打出手。至于令他心仪的女子无意中助了他一臂之力，则是他未曾想到的。

看来天底下许多事情，冥冥中自有定数……

选自《悲魔剑》

又见无名岛

◇文／王坚忍

接连几天的大风，把蓝莹莹的海面刮得浑黄。偏偏在昨天，叶老大的机帆船主机坏了，抛锚，锚链又被风浪生生拽断。

天色渐渐暗下来，夜潮初涨，不远处就是山峦起伏的无名小岛，如果靠上去避风当然是上上吉了，可在进入无名岛之前得绕过犬牙交错的巉岩礁石。去年开春，叶老大在慌不择路的情形下到过这个无名岛，虽说那天有雾，但主机和锚都完好无损。眼下渔船似断了线的风筝，照这么漂下去，不一头撞在巉岩礁石上，落得个樯折桅断才怪呢。自己老命丢了不算，还要搭上同船的十几条性命。他觉得不能再犹豫了，猛地脱下披在身上的棉袄，用打火机“啪”地点燃了，高举过头顶使劲挥舞，他手下的十几个渔民也一一脱下棉袄仿效。霎时，茫茫夜海上十几簇红红的火光在旋转。

就在棉袄即将燃尽、火光就要熄灭、人们几近绝望的时候，从远处传来“呜呜”的汽笛声，一艘灯火通明的海船正破浪而来。海船驶近了，叶老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远赶来救援的竟是“东海渔政2号”。他心头一沉，去年自己因在禁渔线内偷捕鲳鱼，就是被这艘船撞个正着。“渔政2号”派了一个高个、一个矮个检查员上船，依法对叶老大处以罚款。为了逃避罚款，叶老大竟把这两位检查员留到无名岛上，然后丢下两人开船而去……

叶老大别转头，对船上的渔民大声说，还不快跪下，谢救命大恩！说罢，自己带头“扑通”跪下，磕了一个响头。船上的人也一个个跪下，甲板上响起一片磕头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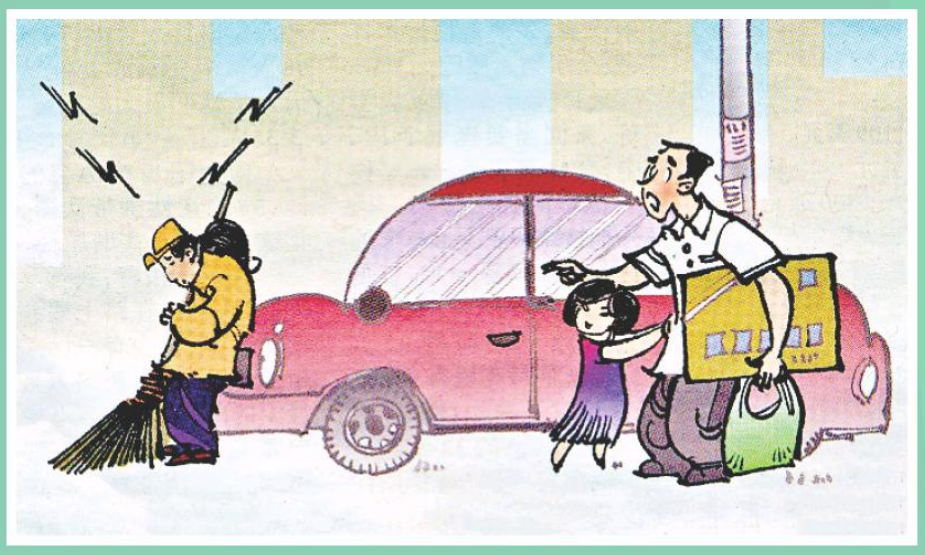
“渔政2号”那头有人说话了，老伯，别这样，快起来。叶老大觉得声音有点耳熟，他抬起头，没错，这说话的是高个检查员，他身后站着矮个的检查员。对方显然也认出他来了，高个检查员说，老伯，是您呀。叶老大听了，脸上一阵燥热，恨不得甲板上裂开个洞让自己钻下去。

“哗”的一声，从“渔政2号”上抛过来带圈的缆绳，不偏不倚地套进叶老大渔船的桩头。“渔政2号”拖着渔船，小心翼翼地绕过丛生的礁岩区，靠拢山峰耸峙的无名岛后，两条船并排系靠在一起。高个检查员和矮个检查员一前一后走上渔船，邀请叶老大他们上“渔政2号”去吃晚饭。叶老大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哽咽着说，两位检查员，你们不计前嫌，救了我们全船的性命，我对不起你们啊！他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泪水，对自己船上的人说，还愣着干什么，走，上渔政船吃饭去，把你们兜里的钱都掏出来交给我。船上人搞不清他的用意，但都老老实实地取出钱来交给他。

这些钱加上他自己兜里的钱，叶老大把厚厚一沓钱塞到两位检查员的手里，说，请收下。检查员连连摇手说：不，不，我们不能收你们的钱，救人也是我们渔政船分内事。叶老大笑了，说：两位检查员，这钱是我们船补交去年违规捕鱼的罚款！

选自《新民晚报》

★漫画吧★



让阿姨多睡一会儿／马菁海



熊孩子与熊爸爸／邸天行



独居老人／张福全



啃了几本书之后／王勇



时尚的轮回／潘铸秋

（摘自《讽刺与幽默》）

欢迎订阅

邮发代号：18-28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微店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联系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邮编：050000
地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19>